

# 太平廣記

「北宋」李昉、扈蒙、李穆

(第14冊)

A  
PUBLIC DOMAIN  
BOOK

# 目 录

##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二十六 鬼 十一

袁 炳

费庆伯

刘朗之

长孙绍祖

刘 导

刘 氏

崔罗什

沈 警

##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二十七 鬼 十二

崔子武

马道猷

顾 总

邢 鸾

肖摩侯

道人法力

肖思遇

任 胃

董寿之

樊孝谦

李文府

史万岁

房玄龄

魏 征

唐 俭

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二十八 鬼  
十三

慕容垂

李勣女

解袂人

漕店人

张 琮

刘门奴

阎 庚

明崇俨

王怀智

沙门英禅师

陈 导

王 志

巴峡人

陆余庆

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二十九 鬼  
十四

夏文荣

张希望

郑从简

房颖叔

刘 讽

相州刺史

王 湛

狄仁杰

李 皓

张守珪

杨 珪

五

张果女

华妃

郭知运

王光本

幽州衙将

韦氏女

崔尚

河湄人

中官

王籛

李令问

僧韬光

僧仪光

尼员智

杨元英

十六

薛矜

朱七娘

李光远

李 霸

洛阳鬼兵

道德里书生

安宜坊书生

裴 盛

杨 溥

薛 直

刘 洪

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三十二 鬼  
十七

唐 蟠

萧正人

韦 镒

赵夏日

茹子颜

刘子贡

刘 平

萧颖士

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三十三  
十八

黎阳客

李迴秀

琅邪人

崔 咸

季 攸

武德县田叟

裴 徽

李 陶

长洲陆氏女

刁 缅

王无有

王 升

高 生

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三十四  
十九

杨 淮

王 乙

韦 栗

河间刘别驾

王玄之

郑德懋

朱 敖

裴 虬

赵 佐

岐州佐史

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三十五 鬼  
二十

浚仪王氏

章仇兼琼

李林甫

陈希烈

杨国忠

李叔霁

新繁县令

姚肖品

梁守威

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三十六 鬼二十



二  
二  
常 夷

张守一

郑 望

宇文翹

李 莹

裴 臧

李 氏

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三十七 鬼二十

二  
二  
韦 璜

薛万石

范 俶

李 浣

张 勅

牛 爽

李 咸

李 昼

元 载

萧 审

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三十八 鬼二十三

卢仲海

王垂

武丘寺

李佐公

窦裕

商顺

李载

高励

萧遇

朱自劝

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三十九 鬼二十四

罗元则

李元平

刘参

闫敬立

崔书生

李则

陆 凭

浔阳李生

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四十 鬼二  
十五

韩 弁

卢 珣

李章武

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四十一 鬼二十  
六

李 俊

李 赤

韦 浦

郑 驯

魏 朋

道政坊宅

郑琼罗

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四十二 鬼二十七

独孤穆

华州参军

赵叔牙

周济川

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四十三 鬼二十八

陆 乔

卢江冯媪

窦 玉

李和子

李僖伯

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四十四 鬼二十九

王裔老

张弘让

寇 郿

呼延冀

安 凤

成叔弁

襄阳选人

祖 价

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四十五 鬼  
三十

郭承嘏

张 庾

刘方玄

光宅坊民

淮西军将

郭 翥

裴通远

郑 绍

孟 氏

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四十六 鬼  
三十一

利俗坊民

太原部将

成公逵

送书使者

臧 夏

踏歌鬼

卢 燕

李 湘

马 震

刘惟清

董 观

钱方义

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四十七 鬼三十一

二

吴任生

邬 涛

曾季衡

赵 合

韦安之

李佐文

胡 湓

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四十八 鬼三十二

三

辛神邕

唐燕士

郭 鄴

李全质

沈恭礼

牛 生

韦齐休

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四十九 鬼三十四

房 陟

王 超

段 何

韦鲍生妓

梁 斲

崔御史

曹 唐

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五十 鬼三十五

许 生

郝惟谅

浮梁张令

欧阳敏

奉天县民



# 太平广记(第14册)

[北宋] 李昉 扈蒙 李穆 等著

#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二十六

## 鬼十一

袁 炳 费庆伯 刘朗之 长孙绍祖  
刘 导 刘 氏 崔罗什 沈 警

### 袁 炳

宋袁炳，字叔焕，陈郡人，秦始末，为临湘令。亡后积年，友人司马逊，于将晓间如梦。见炳来，陈叙阔别，讯问安否。既而谓逊曰：“吾等平生立意着论，常言生为驰役，死为休息。今日始知，定不然矣。恒患在世为（为原作有，据明钞本改。）人，务驰求金币，共相赠遗。幽途此事，亦复如之。”逊问罪福应报，定实何如。炳曰：“如我旧见，与经教所说，不尽符同，将是圣人抑引之谈耳。如今所见，善恶大科，略不异也。然杀生故最为重禁，慎不可犯也。”逊曰：“卿此征相示，良不可言，当以语白尚书也。”炳曰：“甚善，亦请卿敬诣尚书。”时司空王僧虔为吏部，炳、逊世为其游宾，故及之。往返可数百语，辞去。逊曰：“阔别之久，恒思少集。相值甚难，何不且住？”炳曰：“止暂来耳，不可得久留。且

（且字原空缺，据《法苑珠林》卷二一补。）此辈语，不容得委悉。”揖别而去。初炳来暗夜，逊亦了不觉所以，天明得睹见。炳既去，逊下床送之。始蹶履而还暗，见炳脚间有光，可尺许，亦得照其两足，余地犹皆暗云。（出《冥祥记》）

## 费庆伯

宋费庆伯者，孝建中，仕为州治中。假归至家，忽见三驹，皆赤帻，同来云：“官唤。”庆伯云：“才谒归，那得见召。且汝常黑帻，今何得皆赤帻也？”驹答云：“非此间官也。”庆后方知非生人，遂叩头祈之，三驹同词，因许回换，言：“却后四日，当更诣君。可办少酒食见待，慎勿泄也。”如期果至，云：“已得为力矣。”庆伯欣喜拜谢，躬设酒食，见鬼饮噉不异生人。临去曰：“哀君故尔，乞秘隐也。”庆伯妻性猜妬，谓伯云：“此必妖魅所罔也。”庆伯不得已，因具告其状。俄见向三驹，楚挞流血，怒而立于前曰：“君何相误也。”言讫，失所在。庆伯遂得暴疾，未旦而卒。（出《述异记》）

## 刘朗之

梁安成王在镇，以罗舍故宅，借录事刘朗之。尝见丈夫衣冠甚伟，敛衿而立，朗之惊问，忽然失之。未久，而朗之以罪见黜，时人谓君章有神。（出《述

## 长孙绍祖

长孙绍祖，常行陈蔡间。日暮，路侧有一人家，呼宿，房内闻弹箜篌声。窃于窗中窥之，见一少女，容态娴婉，明烛独处。绍祖微调之，女抚弦不辍。笑而歌曰：“宿昔相思苦，今宵良会稀。欲持留客被，一愿抚君衣。”绍祖悦怿，直前抚慰。女亦欣然曰：“何处公子，横来相干。”因与会合，又谓绍祖曰：“昨夜好梦，今果有征。”屏风衾枕，率皆华整。左右有婢，仍命馔，颇有珍羞，而悉无味。又饮白醪酒，女曰：“猝值上客，不暇更营佳味。”才饮数杯，女复歌，歌曰：“星汉纵复斜，风霜悽已切。薄陈君不御，谁知思欲绝。”因前拥绍祖，呼婢撤烛共寝，仍以小婢配其苍头。将曙，女挥泪与别，赠以金缕小盒子：“无复后期，时可相念。”绍祖乘马出门百余步，顾视，乃一小坟也。怆然而去，其所赠合子，尘埃积中，非生人所用物也。（出《志怪录》）

## 刘 导

刘导，字仁成，沛国人，梁真简先生璠三从侄。父骞，梁左卫率。导好学笃志，专勤经籍。慕晋关康曾隐京口，与同志李士炯同宴，于时秦江初霁，共叹金陵，皆伤兴废。俄闻松间数女子笑声，乃见一青衣

女童，立导之前曰：“馆娃宫归路经此，闻君志道高闲，欲冀少留，愿垂顾盼。”语讫，二女已至。容质甚异，皆如仙者，衣红紫绢襖，馨香袭人，现年二十余。导与士炯，不觉起拜，谓曰：“人间下俗，何降神仙？”二女相视而笑曰：“住尔轻言，愿从容以陈幽抱。”导揖就席谓曰：“尘浊酒不可以进。”二女笑曰：“既来叙会，敢不同觞。”衣红绢者，西施也，谓导曰：“适自广陵渡江而至，殆不可堪，深愿思饮焉。”衣紫绢者，夷光也，谓导曰：“同官三妹，久旷深幽，与妾此行，策谓君子。”导语夷光曰：“夫人之姊，固为导匹。”乃指士炯曰：“此夫人之偶也。”夷光大笑而熟视之。西施曰：“李郎风仪，亦足相匹。”夷光曰：“阿妇夫容貌，岂得动人。”合座欢笑，俱起就寝。临晓请去，尚未天明。西施谓导曰：“妾本浣沙之女，吴王之姬，君固知之矣。为越所迁，妾落他人之手。吴王歿后，复居故国。今吴王已耄，不任妾等。夷光是越王之女，越昔贡吴王者。妾与夷光相爱，坐则同席，出则同车。今者之行，亦因缘会。”言讫惘然。导与士炯深感恨，闻京口晓钟，各执手曰：“后会无期。”西施以宝钿一只，留与导。夷光拆裙珠一双，亦赠士炯。言讫，共乘宝车，去如风雨，音犹在耳，顷刻不见。时梁武帝天监十一年七月也。（出《穷怪录》）

## 刘氏

梁武帝末年，有人姓刘，而不知名。于堂屋脊，

见一物，面如狮子，两颊垂白毛，长尺许，手足如人，徐徐举一足。须臾不见，少时刘死。（出《广古今五行记》）

## 崔罗什

长白山西有夫人墓，魏孝昭之世，搜扬天下。清河崔罗什，弱冠有令望，被征诣州，道经于此。忽见朱门粉壁，楼阁相接。俄有一青衣出，语什曰：“女郎须见崔郎。”什恍然下马，两重门内，有一青衣，通问引前。什曰：“行李之中，忽重蒙厚命，素既不叙，无宜深入。”青衣曰：“女郎平陵刘府君之妻，侍中吴质之女，府君先行，故欲相见。”什遂前，什就床坐，其女在户东坐，与什叙温凉。室内二婢秉烛，女呼一婢，令以玉夹膝置什前。什素有才藻，颇善讽濛，虽疑其非人，亦愜心好也。女曰：“比见崔郎息驾，庭树皆若吟啸，故入一叙玉颜。”什遂问曰：“魏帝与尊公书，称尊公为元城令，然否也？”女曰：“家君元城之日，妾生之岁。”什仍与论汉魏时事，悉与魏史符合，言多不能备载。什曰：“贵夫刘氏，愿告其名。”女曰：“狂夫刘孔才之第二子，名瑶，字仲璋。比有罪被摄，乃去不返。”什下床辞出，女曰：“从此十年，当更奉面。”什遂以玳瑁簪留之，女以指上玉环赠什。什上马行数十步，回顾，乃见一大冢。什届历下，以为不祥，遂躬设斋，以环布施。天统末，什为王事所牵，筑河堤于桓家冢。遂于幕下，话斯事于济南奚叔布，因下泣曰：“今岁乃是十年，

如何？”什在园中食杏，忽见一人云：“报女郎信。”俄即去，食一杏未尽而卒。十二为郡功曹，为州里推重，及死，无不伤叹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## 沈 警

沈警，字玄机，吴兴武康人。美风调，善吟咏，为梁东宫常侍，名著当时。每公卿宴集，必致骑邀之。语曰：“玄机在席，颠倒宾客。”其推重如此。后荆楚陷没，入周为上柱国，奉使秦陇，途过张女郎庙。旅行多以酒肴祈祷，警独酌水具祝词曰：“酌彼寒泉水，红芳掇岳谷。虽致之非遥，而荐之随俗。丹诚在此，神其感录。”既暮，宿传舍。凭轩望月，作《凤将雏含娇曲》。其词曰：“命啸无人啸，含娇何处娇。徘徊花上月，空度可怜宵。”又续为歌曰：“靡靡春风至，微微春露轻。可惜关山月，还成无用明。”吟毕，闻帘外叹赏之声，复云：“闲宵岂虚掷，朗月岂无明。”音旨清婉，颇异于常。忽见一女子褰帘而入，拜云：“张女郎姊妹见使致意。”警异之，乃县衣冠，未离坐而二女已入，谓警曰：“跋涉山川，因劳动止。”警曰：“行役在途，春宵多感，聊因吟咏，稍遣旅愁。岂意女郎猥降仙驾。愿知伯仲。”二女郎相顾而微笑，大女郎谓警曰：“妾是女郎妹，适庐山夫人长男。”指小女郎云：“适衡山府君小子，并以生日，同覲大姊。属大姊今朝层城未旋，山中幽寂，良夜多怀，辄欲奉屈。无惮劳也。”遂携手出门，共登一辎闾车，驾六马，驰空而行。俄至一处，

朱楼飞阁，备极焕丽。令警止一水阁，香气自外入内，帘幌多金缕翠羽，间以珠玑，光照满室。须臾，二女郎自阁后，冉冉而至。揖警就坐，又具酒肴。于是大女郎弹箜篌，小女郎援琴。为数弄，皆非人世所闻。警嗟赏良久，愿请琴写之。小女郎笑而谓警曰：“此是秦穆公、周灵王太子、神仙所制，不可传于人间。”警粗记数弄，不复敢访。及酒酣，大女郎歌曰：“人神相合兮后会难，邂逅相遇兮暂为欢。星汉移兮夜将阑，心未极兮且盘醒。”小女郎歌曰：“洞箫响兮风生流，清夜阑兮管弦道。长相思兮衡山曲，心断绝兮秦陇头。”又题曰：“陇上云车不复居，湘川斑竹泪沾余。谁念衡山烟雾里，空看雁足不传书。”警歌曰：“义熙曾历许多年，张硕凡得几时怜。何意今人不及昔，暂来相见更无缘。”二女郎相顾流涕，警亦下泪。小女郎谓警曰：“兰香姨、智琼姊，亦常怀此恨矣。”警见二郎歌濛极欢，而未知密契所在，警顾小女郎曰：“润玉，此人可念也。”良久，大女郎命履，与小女郎同出。及门，谓小女郎曰：“润玉可使伴沈郎寝。”警欣喜如不自得，遂携手入门，已见小婢前施卧具。小女郎执警手曰：“昔从二妃游湘川，见君于舜帝庙读相王碑，此时想念颇切，不意今宵得谐宿愿。”警亦备记此事，执手款叙，不能自己。小婢丽质，前致词曰：“人神路隔，别促会赊。况滉娥姁人，不肯留照；织女无赖，已复斜河。寸阴几时，何劳烦琐。”遂掩户就寝，备极欢昵。将晓，小女郎起，谓警曰：“人神事异，无宜卜昼，大姊已在门首。”警于是抱持置于膝，共叙衷款。须臾，大



女郎即复至前，相对流涕，不能自胜。复置酒，警又歌曰：“直恁行人心不平，那宜万里阻关情。只今陇上分流水，更泛从来呜咽声。”警乃赠小女郎指环，小女郎赠警金合欢结。歌曰：“结心缠万缕，结缕几千回。结怨无穷极，结心终不开。”大女郎赠警瑶镜子，歌曰：“忆昔窥瑶镜，相望看明月。彼此俱照人，莫令光彩灭。”赠答极多，不能备记，粗忆数首而已。遂相与出门，复驾輜闾，送至下庙，乃执手呜咽而别。及至馆，怀中探得瑶镜金缕结。良久，乃言于主人，夜而失所在。时同侣咸怪警夜有异香。警后使回，至庙中，于神座后得一碧笺，乃是小女郎与警书。备叙离恨，书末有篇云：“飞书报沈郎，寻已到衡阳。若存金石契，风月两相望。”（望原作忘，据陈校本改。）从此遂绝矣。（出《异闻录》）

#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二十七

## 鬼十二

崔子武 马道猷 顾 总 邢 鸾  
肖摩侯 道人法力 肖思遇 任 胄  
董寿之 樊孝谦 李文府 史万岁  
房玄龄 魏 征 唐 俭

### 崔子武

齐崔子武幼时，宿于外祖扬州刺史赵郡李宪家。夜梦一女子，姿色甚丽，自谓云龙王女，愿与崔郎私好。子武悦之，牵其衣裾，微有裂绽。未晓告辞，结带而别。至明，往山祠中观之，傍有画女，容状即梦中见者，裂裾结带犹在。子武自是通梦，恍惚成疾。后逢医禁之，乃绝。（出《三国典略》）

### 马道猷

南齐马道猷为尚书令史，永明元年，坐省中，忽见鬼满前，而傍人不见。须臾两鬼入其耳中，推出

魂，魂落履上。指以示人：“诸君见否？”旁人并不见。问魂形状云何，道猷曰：“魂正似虾蟆。”云：“必无活理，鬼今犹在耳中。”视其耳皆肿，明日便死。（出《述异记》）

## 顾 总

梁天监元年，武昌小吏顾，性昏憨，不任事。数为县令鞭朴，尝郁郁怀愤，因逃墟墓之间，彷徨惆怅，不知所适。忽有二黄衣，顾见总曰：“刘君颇祐畴日周旋耶？”总曰：“敝宗乃顾氏，先未曾面清颜，何有周旋之问？”二人曰：“仆王粲、徐干也，足下前生是刘祜，为坤明侍中，以纳赂金，谪为小吏。公当自知矣。然公言辞历历，犹见记事音旨。”因出袖中轴书示之曰：“此君集也，当谛视之。”总试省览。乃了然明悟，便觉文思坌涌。其集人多有本，唯卒后数篇记得。诗一章题云《从驾游幽丽（丽原作厉，据明抄本、陈校本改。）宫，却忆平生西园文会，因寄地文府正郎蔡伯喈》诗曰：“在汉绳纲绪，溟涘多腾湍。煌煌魏英祖，拯溺静波澜。天纪已垂定，邦人亦保完。大开相公府，掇拾尽幽兰。始从众君子，日侍贤王欢。文皇在春宫，蒸孝葵问安。监抚多余暇，园圃恣游观。末臣戴簪笔，翊圣从和銮。月出行殿凉，珍木清露团。天文信辉丽，铿锵振琅干。被命仰为和，顾已试所难。弱质不自持，危脆朽萎残。岂意十余年，陵寝梧楸寒。今来坤明国，再顾簪蝉冠。侍游于离宫，足蹶浮云端。却想西园时，生死暂悲酸。君

昔汉公卿，未央冠群贤。倘若念平生，览此同怆然。”其余七篇，传者失本。王粲谓总曰：“吾本短小，无何娶乐进女。女似其父，短小尤甚。自别君后，改娶刘荆州女，寻生一子。荆州与字翁奴，今年十八，长七尺三寸。所恨未得参丈人也。当渠年十一，与予同览镜。予谓之曰：‘汝首魁梧于予。’渠立应予曰：‘防风骨节专车，不如白起头小而锐。’予又谓曰：‘汝长大当为将。’又应予曰：‘仲尼三尺童子，羞言霸道。况承大人严训，敢措意于斫刺乎。’予知其了了过人矣。不知足下生来，有郎娘否？”良久沈思，稍如相识，因曰：“二君既是总友人，何计可脱小吏之厄？”徐干曰：“君但执前集，诉于县宰则脱矣。”总又问：“坤明是何国？”干曰：“魏武开国邺地也。公昔为其国侍中，遽忘耶？”公在坤明家累，悉无恙。贤小娇羞娘，有一篇《奉忆》，昨者已诵似丈人矣。诗曰：‘忆爷爷，抛女不归家。不作侍中为小吏，就他辛苦弃荣华。愿爷相念早相见，与儿买李市甘瓜。’”诵讫，总不觉涕泗交下，因为一章《寄娇羞娘》云：“忆儿貌。念儿心。望儿不见泪沾襟，时移世异难相见。弃谢此生当重寻。”既而王粲、徐干与总殷勤叙别，乃遗刘桢集五卷。见县令，具陈其事。令见桢集后诗，惊曰：“不可使刘公干为小吏。”既解遣，以宾礼侍之。后不知总所在，集亦寻失。时人勸子弟，皆曰：“死刘桢犹庇得生顾总，可不修进哉。”（出《玄怪录》）

后魏洛阳永和里，汉太师董卓之宅也。里南北皆有池，卓之所造，水冬夏不竭。里中太傅录尚书长孙稚，尚书右仆射郭祚，吏部尚书邢鸾，廷尉卿元洪超，卫尉卿许伯桃，凉州刺史尉成兴等六宅，皆高门华屋，斋馆敞丽，楸槐荫途，桐杨夹植。当世名为贵里。掘此地，辄得金玉宝玩之物。时邢鸾家，常掘得丹砂及钱数十万，铭云：“董太师之物。”后卓夜中随鸾索此物，鸾不与之，终年而鸾卒。（出《洛阳伽蓝记》）

## 肖摩侯

后魏胡太后末年，泽州田参军肖摩侯家人，浣一黄衫，晒之庭树，日暮忘收。夜半，摩侯家起出，见此衣为风所动，仿佛类人。谓是窃盗，持刀往击，就视乃是衣。自此之后，内外恐惧。更数日，忽有二十骑，尽为戎服，直造其家，扬旗举杖，往来掩袭。前后六七处。家人惶惧，不知何方御之。有一人云，按药方，烧羶羊角，妖自绝。即于屠肆得之，遂烧此等。后来至，掩鼻曰：“此家不知烧何物，臭秽如此！”翻然回，自此便绝。（出《五行记》）

## 道人法力

广州显明寺道人法力，向晨诣厕，于户中见一鬼，状若昆仑，两目尽黄，裸身无衣。法力素有臂

力，便缚着堂柱，以杖鞭之，终无声。乃以铁锁缚之，观其能变去否，日已昏暗，失鬼所在。

## 肖思遇

肖思遇，梁武帝从侄孙。父恚，为侯景所杀。思遇以父遭害，不乐仕进。常慕道，有冀神人，故名思遇而字望明，言望遇神明也。居虎丘东山，性简静，爱琴书。每松风之夜，罢琴长啸，一山楼宇皆惊。常雨中坐石酣歌。忽闻扣柴门者，思遇心疑有异，命侍者遥问。乃应曰：“不须问。”但言雨中从浣溪来。及侍童开户，见一美女，二青衣女奴从之，并神仙之容。思遇加山人之服，以礼见之，曰：“适闻夫人云，从浣溪来。雨中道远，不知所乘何车耶？”女曰：“闻先生心怀异道，以简洁为心，不用车舆，乘风而至。”思遇曰：“若浣溪来，得非西施乎？”女回顾二童而笑，复问：“先生何以知之？”思遇曰：“不必虑怀，应就寝耳。”及天晚将别，女以金钏子一只留诀。思遇称“无物叙情”，又曰：“但有此心不忘。”夫人曰：“此最珍奇。”思遇曰：“夫人此去，何时来？”女乃掩涕曰：“未敢有期，空劳情意。”思遇亦怆然。言讫，遂乘风而去。须臾不见，唯闻香气犹在寢室。时陈文帝天嘉元年二月二日也。（出《博物志》，陈校本作出《续博物志》）

任 胄

东魏丞相司马任胄，谋杀高欢，事泄伏诛，其家未之知。家内忽见其头在饭甑上，相召看之，少顷，失所在。俄知被戮。（出《三国典略》）

## 董寿之

北齐董寿之被诛，其家尚未之知。其妻夜坐，忽见寿之居其侧，叹息不已。妻问夜间何得而归，寿都不应答。有顷出门，绕鸡笼而行，笼中鸡惊叫。其妻疑有异，持火出户视之，见其血数斗，而寿失所在。遂以告姑，因与大小号哭，知有变。及晨，果得死闻。（出《续搜神记》）

## 樊孝谦

北齐樊孝谦，少有才名。年二十二，答秀才策，累迁至员外散骑侍郎。尝于其门首，观贵人葬车，揖方相而别。是后周年，至此葬日，有人扣门。孝谦出视，乃见所揖方相。门首立云：“君去年此日，共我语否。”孝谦惊倒。须臾便卒。贞观初，崔信明为洋州，与县丞向瓘无二说。（出《五行记》）

## 李文府

隋文帝开皇初，安定李文府，住邺都石桥坊。曾

夜置酒瓶于床下。半夜觉，忽闻瓶倒漏酒声，使婢看之，酒瓶不倒，盖塞如旧。须臾，复闻有物啜水声，索火照看，屋内静无所见。灭烛下关，未睡，似有以手指斫其膝。至三，文府起扞之，又无所得。乃拔刀四面挥之，即闻有声如飞蝉曳响，冲而出。文府后仕兖州须昌县丞，至开皇八年，见州故录事孔瓚，即须昌人，先亡。忽白日至文府厅前再拜，文府惊问何为，云：“太山府君选好人，瓚以公明干，则相荐举。”文府忧惶叩头。瓚良久云：“今更为方便，慎勿漏言。”至十年，自说之，说讫，便觉不快，须臾而死。（出《五行记》）

## 史万岁

长安待贤坊，隋北领军大将军史万岁宅。其宅初常有鬼怪，居者则死，万岁不信，因即居之。夜见人衣冠甚伟，来就万岁。万岁问其由，鬼曰：“我汉将军樊哙，墓近君居厕，常苦秽恶。幸移他所，必当厚报。”万岁许诺。因责杀生人所由，鬼曰：“各自怖而死，非我杀也。”及掘得骸柩，因为改葬。后夜又来谢曰：“君当为将，吾必助君。”后万岁为隋将，每遇贼，便觉鬼兵助己，战必大捷。（出《两京记》）

## 房玄龄

房玄龄、杜如晦微时，尝自周偕之秦，宿敷水



店。适有酒肉，夜深对食。忽见两黑毛手出于灯下，若有所请，乃各以一炙置手中。有顷复出，若掬，又各斟酒与之，遂不复见。食讫，背灯就寝，至二更，闻街中有连呼王文昂者，忽闻一人应于灯下。呼者乃曰：“正东二十里，村人有筵神者，酒食甚丰，汝能去否？”对曰：“吾已醉饱于酒肉，有公事，去不得。劳君相召。”呼者曰：“汝终日饥困，何有酒肉。本非吏人，安得公事。何妄语也？”对曰：“吾被累吏差直二相，蒙赐酒肉，故不得去。若常时闻命，即子行吾走矣。”呼者谢而去。（出《续玄怪录》）

## 魏 征

郑国公魏征，少时好道学，不信鬼神。尝访道至恒山，将及山下，忽大风雪，天地昏暗，不能进。忽有道士，策青竹杖，悬《黄庭经》。亦至路次。谓征曰：“何之？”征曰：“访道来此，为风雪所阻。”道士曰：“去此一二里，予家也，可一宿会语乎？”征许之，遂同行，至一宅，外甚荒凉，内即雕刻。延征于深阁，对灯火而坐，进以美酒嘉肴。从容论道，词理博辨，征不能屈。临曙，道士言及鬼神之事，征切言不能侵正直也。道士曰：“子之所奉者仙道也，何全诬鬼神乎？有天地来有鬼神，夫道高则鬼神妖怪必伏之；若奉道自未高，则鬼神妖怪，反可致之也。何轻之哉？”征不答，及平旦，道士复命酒以送征，仍附一简，达恒山中隐士。征既行，寻山路，回顾宿处，乃一大冢耳。探其简，题云：“寄上恒山神佐。”征恶

之，投于地，其简化一鼠而走，征自此稍信鬼神。  
(出《潇湘录》)

## 唐 俭

唐俭少时，乘驴将适吴楚。过洛城，渴甚，见路旁一小室，有妇人年二十余，向明缝衣，投之乞浆，则缝袜也。遂问别室取浆，郎渴甚，为求之。逡巡，持一盂至。俭视其室内，无厨灶，及还而问曰：“夫人之居，何不置火？”曰：“贫无以炊，侧近求食耳。”言既，复缝袜，意绪甚忙。又问何故急速也，曰：“妾之夫薛良，贫贩者也，事事十余年矣。未尝一归侍舅姑，明早郎来迎，故忙耳。”俭微挑之，拒不答，俭愧谢之，遗饼两轴而去。行十余里，忽记所要书有忘之者，归洛取之，明晨复至此，将出都，为涂刍之阻。问何人，对曰：“货师薛良之柩也。”骇其姓名，乃昨妇人之夫也，遂问所在，曰：“良婚五年而妻死，葬故城中。又五年而良死，良兄发其柩，将祔先莹耳。”俭随观焉，至其殡所，是求水之处。俄而启殡，棺上有饼两轴，新袜一双。俭悲而异之，遂东去。舟次扬州禅智寺东南，有士子二人，各领徒，相去百余步，发故殡者。一人惊叹久之，其徒往往聚笑。一人执锺，碎其柩而骂之。俭遂造之，叹者曰：“璋姓韦，前太湖令，此发者，璋之亡子。窆十年矣，适开易其棺，棺中丧其履，而有妇人履一只。彼乃裴冀，前江都尉，其发者爱姬也。平生龙之，裴到任二年而卒，葬于此一年。今秩满将归，不忍弃

去，将还于洛。既开棺，丧其一履，而有丈夫履一只。两处互惊，取合之，彼此成对。盖吾不肖子淫于彼，往复无常，遂遗之耳。”俭闻言，登舟静思之曰：“货师之妻死五年，犹有事舅姑之心。逾宠之姬，死尚如此，生复何望哉。士君子可溺于此辈而薄其妻也？”（出《续玄怪录》）

#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二十八

## 鬼十三

慕容垂 李勣女 解祿人 漕店人  
张琮 刘门奴 阎庚 明崇俨  
王怀智 沙门英禅师 陈导 王志  
巴峡人 陆余庆

### 慕容垂

唐太宗征辽，行至定州，路侧有一鬼，衣黄衣，立高冢上，神采特异。太宗遣使问之，答曰：“我昔胜君昔，君今胜我今。荣华各异代，何用苦追寻。”言讫不见，问之，乃慕容垂墓。（出《灵怪集》）

### 李勣女

贞观元年，李勣爱女卒，葬北邙，使家僮庐于墓侧。一日，女子忽诣家僮曰：“我本不死，被大树之神窃我。今值其神出朝西岳，故得便奔出。知尔在

此，是以来。我已离父母，复有此辱耻，不可归。幸你匿我，我能以致富报尔。”家僮骇愕，良久乃许，遂别置一室。其女或朝出暮至，或夜出晓来，行步如风。一月后，忽携黄金十斤以赐，家僮受之。出卖数两，乃民家所失，主者执家僮以告。洛阳令推穷其由，家僮具述此事，及追取，此女已失，其余金尽化为黄石焉。（出《孙相录》，陈校本作出《潇湘录》）

## 解袱人

江南有数人行船，见岸上两人，与船并行数里。岸上人云：“暂寄歇息。”船人许之。怪其跳踉上船，其疾如风。须臾，两人云：“暂至村，各有小袱，且寄船上，慎勿开也。”殷勤戒之，两人去后，船中一人解袱共看。每袱有五百贴子，似纸，非篆隶，并不可识。共惊，还结如故。俄顷二人回，云：“开讫，何因讳？”乃捉解袱人云：“是此人解。”遂掷解袱上岸，如掷婴儿。又于村中取人，拥之而去。经数日，一人欲放解袱者，一人不许，曰：“会遣一二年受辛苦。”乃解至富人家。其人家有好马，恒于庭中置槽，自看饮饲。此时已夜，堂门闭，欲取富人无由。一人云：“此人爱马，解马放，即应开门出。”如言，富人果出。一人提之，应手即死。取得富人，遂弃解袱人而去。此家忙惧，唯见此人在，即共殴。缚之送县，以解袱等事为辞。州县不信，遂断死，此人自雪无由，久禁乃出。（出《异闻录》）

## 漕店人

贞观中，长安城西漕店人，葬父母，凶具甚华。一二年后，忽见亡弟来，容貌憔悴。言为兄厚葬父母之故，被差为林皋驿马，只承困苦不堪，故来请兄代。兄大惊惧，更多与纸钱，遣努力且作。其后数月，又见弟来云，只承不济，兄遂不免去，其兄应时而卒。（出《异闻录》）

## 张琮

永徽初，张琮为南阳令。寝阁中，闻阶前竹有呻吟之声，就视则无所见。如此数夜，怪之，乃祝曰：“有神灵者，当相语。”其夜，忽有一人从竹中出，形甚弊陋，前自陈曰：“朱粲之乱，某在兵中，为粲所杀。尸骸正在明府阁前，一目为竹根所损，不堪楚痛。以明府仁明，故辄投告。幸见移葬，敢忘厚恩。”令谓曰：“如是不早相闻。”乃许之。明日，为具棺槨，使掘之，果得一尸，竹根贯其左目。仍加时服，改葬城外。其后令笞杀一乡老，其家将复仇，谋须令夜出，乃要杀之。俄而城中失火，延烧十余家，令将出按行之。乃见前鬼遮令马曰：“明府深夜何所之，将有异谋。”令问为谁，曰：“前时得罪于明府者。”令乃复入。明日，掩捕其家，问之皆验，遂穷治之。夜更祭其墓，刻石铭于前曰：“身殉国难，死不忘忠。烈烈贞魂，实为鬼雄。”（出《广异

## 刘门奴

高宗营大明宫，宣政殿始成，每夜，闻数十骑行殿左右，殿中宿卫者皆见焉，衣马甚洁。如此十余日，高宗乃使术者刘门奴问其故，对曰：“我汉楚王戊之太子也。”门奴诘问之：“案《汉书》，楚王与七国谋反，汉兵诛之，夷宗灭族，安有遗嗣乎？”答曰：“王起兵时，留吾在长安。及王诛后，天子念我，置而不杀，养于宫中。后以病死，葬于此。天子怜我，殓以玉鱼一双，今在正殿东北角。史臣遗略，是以不见于书。”门奴曰：“今皇帝在此，汝何敢庭中扰扰乎？”对曰：“此是我故宅，今既在天子宫中，动出颇见拘限，甚不乐。乞改葬我于高敞美地，诚所望也。慎无夺我玉鱼。”门奴奏之，帝命改葬。发其处，果得古坟，棺已朽腐，旁有玉鱼一双，制甚精巧。乃敕易棺槨，以礼葬之于苑外，并以玉鱼随之。于此遂绝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## 阎庚

张仁亶，幼时贫乏，恒在东都北市寓居。有阎庚者，马牙荀子之子也，好善自喜。慕仁亶之德，恒窃父资，以给其衣食，亦累年矣。荀子每怒庚云：“汝商贩之流，彼才学之士，于汝何有，而破产以

奉？”仁亶闻其辞，谓庚曰：“坐我累君，今将适诣白鹿山。所劳相资，不敢忘也。”庚久为仁亶胥附之友，心不忍别，谓仁亶曰：“方愿志学，今欲皆行。”仁亶奇有志，许焉。庚乃私备驴马粮食同去。六日至陈留，宿逆旅。仁亶舍其内房，房内有床。久之，一客后至，坐于床所。仁亶见其视瞻非凡，谓庚自外持壶酒至。仁亶以酒先属客，客不敢受，固属之，因与合饮。酒酣欢甚，乃同房而宿。中夕，相问行李，客答曰：“吾非人，乃地曹耳。地府令主河北婚姻，绊（绊原作纠，据《广异记》改）男女脚。”仁亶开视其衣装，见袋中细绳，方信焉。因求问己荣位年寿，鬼言：“亶年八十余，位极人臣。”复问庚，鬼云：“庚命贫，无位禄。”仁亶问何以致之，鬼云：“或绊得佳女，配之有相，当能得耳。今河北去白鹿山百余里，有一村中王老女，相极贵。顷已绊与人讠，当相为，解彼绊此，以成閤侯也。第速行，欲至其村，当有大雨濡湿，以此为信。”因诀去。仁亶与庚，行六七日，至村，遇大雨，衣装湿汗。乃至村西，求王氏舍焉。款门，久之方出，谢客云：“家有小不得意，所以迟迟，无讶也。”仁亶问其故，云：“已唯一女，先许适西村张家。今日纳财，非意单寡，此乃相轻之义。已罢婚矣。”仁亶等相顾微哂，留数日。主人极欢，仁亶乃云：“閤侯是己外弟，盛年志学，未结婚姻。”主人辞以田舍家，然有喜色。仁亶固求，方许焉。以马驴及他赍为贄，当日成亲毕，留閤侯止王氏，仁亶独往，主人赠送之。其后数年，仁亶迁侍御史、并州长史、御史大夫知政



事，后庚累遇提挈，竟至一州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## 明崇俨

唐正谏大夫明崇俨，少时，父为县令。县之门卒有道术，俨求教。教以见鬼方，兼役使之法。遗书两卷，俨阅之，书人名也。俨于野外独处，按而呼之，皆应曰：“唯。”见数百人。于是每须役使，则呼其名，无不立至者。俨尝行，见名流合祔二亲者，辄已出郊，俨随而行，召其家人谓曰：“汝主君合葬二亲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汝取灵柩，得无误发他人冢乎？”曰：“无。”俨曰：“吾前见紫车，后有夫人，年五十余，长大名家妇也。而后有一鬼，年甚壮，寡发弊衣，距跃大喜，而随夫人。夫人泣而怒曰：‘合葬何谓也？’汝试以吾言白汝主君，云明正谏有言如此。”祔亲者闻之，大惊，泣而谓俨曰：“吾幼失父，昨迁葬，决老竖取之，不知乃误如此。”崇俨乃与至发墓所，命开近西境，按铭记，果得之。乃弃他人之骨，而祔其先人。俨在内言事，及人间厌胜至多，备述人口，故不繁述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## 王怀智

唐坊州人上柱国（上柱国三字原空缺，据陈校本补）王怀智，显庆初年。其母孙氏，及弟怀善、怀表并存。至四年六月，雍州高陵，有一人失其姓名，死

经七日，背上已烂而苏，云：“在地下见怀智，见任太山录事。”遣此人执笔，口授为书，谓之曰：“汝虽合死，今方便放汝归家，宜为我持此书至坊州。访我家，白我母云：‘怀智今为太山录事，幸蒙安太。但家中曾贷寺家木作门，此既功德物，早偿之。怀善将死，不合久住。速作经像求助，不然，恐无济理。’”此人既苏，即赍书特送其舍。所谓家事，无不暗合。至三日，怀善暴死。合州道俗闻者，莫不增修功德。鄜州人勋卫侯智纯说之。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## 沙门英禅师

唐法海寺沙门英禅师，具言每见鬼，寺主沙门惠兰，怪而问焉。英曰：“向秦庄襄王遣人传语：‘饥虚甚，以师大慈，又自有所见，从者二百许人，勿辞劳费也。’吾也报云：‘后日晓时书来，（《两京新记》后日晓食书来作后日晚食当来）专相候待。’”惠兰便备酒脯之类。至时秦王果来，侍从甚众，贵贱罗列，坐食甚急，谓英曰：“弟子不食八十年矣。”英问其故，答曰：“吾生时未有佛法，地下见责功德，吾但以放生矜恤茆孤应之。以福薄，受罪未了。受此一餐，更四十年。方便得食。”因指坐上人云：“是陈轸，多为虚诈。”又指二人云：“是白起、王翦，为杀人多，受罪亦未了。”英曰：“王何不从人索食，而自受饥窘也。”答曰：“慈心少，且余人又不相见。吾贵人，不可妄作祸祟，所以然也。”因指酒脯曰：“寺主将来耶？深耽愧。”临去时，谓英曰：“甚愧禅师，弟

子有物在，当相送。城东门通化外尖冢，是弟子墓。时人不知，妄云吕不韦冢耳。”英曰：“往赤眉贼发掘，何得更有物在？”鬼曰：“贼将麓物去，细者深，贼取不得。见在。”英曰：“贫道出家，无用物处，必莫将来。”言讫谢去。（出《两京记》）

## 陈 导

唐陈导者，豫章人也，以商贾为业。龙朔中，乃泛舟之楚，夜泊江浦，见一舟溯流而来，亦宿于此。导乃移舟近之，见一人**厖**眉大鼻如吏，在舟检勘文书，从者三五人。导以同旅相值，因问之曰：“君子何往？幸喜同宿此浦。”**厖**眉人曰：“某以公事到楚，幸此相遇。”导乃邀过船中，**厖**眉亦随之。导备酒饌，饮经数巡，导乃问以姓氏，**厖**眉人曰：“某姓司徒，名弁。被差至楚，已来充使。”导又问曰：“所主何公事也？”弁曰：“公不宜见问。君子此行，慎勿以楚为意，愿适他土耳。”导曰：“何也？”弁曰：“吾非人也，冥司使者。”导惊曰：“何故不得之楚？”弁曰：“吾往楚行灾，君亦其人也。感君之惠，故相报耳。然君须以钱物计会，方免斯难。”导恳苦求之，弁曰：“但俟我从楚回，君可备婚钱一二万相贐，当免君家。”导许诺，告谢而别。是岁果荆楚大火，延烧数万家，荡无孑遗。导自别弁后，以忧虑系怀，及移舟而返，既至豫章，弁亦至矣。导以慳鄙为性，托以他事未办所许钱，使者怒，乃命从者持书一緘与导。导开读未终，而宅内掀然火起，凡所财物悉尽。

是夕无损他室，仅烧导家。弃亦不见，盖以导慳嗇负前约而致之也。（出《集异记》）

## 王 志

唐显庆三年，岐州人王志，任益州县令，考满还乡。有女美，未嫁道亡，停县州寺中累月。寺中先有学生停一房，夜初见此女来，妆饰华丽，欲伸繯缢，学生纳之。相知经月，此女赠生一铜镜，巾栉各一。令欲上道，女与生密共辞别。家人求此物不得，令遗巡房求索，于生房得之。令遗左右缚此生，以为私盗。学生诉其事，非唯得此物，兼留上下二衣。令遗人开棺验之，果无此衣。既见此征，于是释之。问其乡里，乃岐州人，因从父南任，父母俱亡，游诸州学问，不久当还。令给衣马装束同归，以为女夫，怜爱甚重。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## 巴峡人

调露年中，有人行于巴峡。夜泊舟，忽闻有人朗咏诗曰：“秋迳填黄叶，寒摧露草根。猿声一叫断，客泪数重痕。”其音甚厉，激昂而悲。如是通霄，凡吟数十遍。初闻，以为舟行者未之寝也，晓访之而更无舟船，但空山石泉，谿谷幽绝，咏诗处有人骨一具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# 陆余庆

陆余庆，吴郡人，进士擢第。累授长城尉，拜员外监察。久视中，迁凤阁舍人，历陕州刺史、洛州长史、大理寺少府监。主睿宗韞车不精，出授沂州刺史。余庆少时，尝冬日于徐亳间夜行，左右以囊橐前行，余庆缓辔蹶之。寒甚，会群鬼环火而坐，庆以为人，驰而遂下就火。讶火焰炽而不<sub>煖</sub>，庆谓之曰：“火何冷，为我脱靴。”群鬼但俯而笑，不应。庆顾视之，郡鬼悉有面衣。庆惊，策马避之，竟无患。其旁居人谓庆曰：“此处有鬼为祟，遭之者多毙。郎君竟无所惊惧，必福助也。当富贵矣！”（出《御史台记》）

#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二十九

## 鬼十四

夏文荣 张希望 郑从简 房颖叔  
刘 讽 相州刺史 王 湛 狄仁杰  
李皓 张守珪 杨 珪

### 夏文荣

周长安年初，前遂州长江县丞夏文荣，时人以为判冥事。张鷟时为（为字原缺，据陈校本补。）御史，出为处州司仓，替归，往问焉。荣以杖画地作柳字，曰：“君当为此州。”至后果除柳州司户，后改德州平昌令。荣尅时日，晷漏无差。又苏州嘉兴令杨廷玉，则天之表侄也，贪猥无厌，著词曰：“回波尔时廷玉，打獠取钱未足。阿姑婆见作天子，旁人不得抵触。”差摄御史康豈推，奏断死。时母在都，见夏文荣。荣索一千张白纸，一千张黄纸，为廷玉祷。后十日来，母如其言。荣曰：“且免死矣，后十日内有进止。”果六日有敕：“杨廷玉奉养老母残年。”又天官令史柳无忌造荣，荣书卫汉柳字曰：“卫多不成，汉柳二州，交加不定。”后果唱卫州录事，关重，即唱

汉州录事。时鸾台凤阁令史进状，诉天官注拟不平。则天责侍郎崔玄暉，暉奏：“臣注官极平。”则天曰：“若尔，吏部令史官共鸾台凤阁交换。”遂以无忌为郴州平阳主簿，鸾台令史为汉州录事焉。（出《朝野佥载》）

## 张希望

周司礼卿张希望，移旧居改造。见鬼人冯毅见之曰：“当新厩下，有一伏尸，极怒，公可避之。”望笑曰：“吾少长已来，未曾信如事，公勿言。”后月余，毅入，见鬼持弓矢，随希望后。适及阶，鬼引弓射中肩膊，希望觉背痛，以手抚之，其日卒。（出《志怪》）

## 郑从简

周左司员外郎郑从简，所居厅事常不宁，令巫者视之，曰：“有伏尸，姓宗，妻姓寇，在厅基之下。”使问之曰：“君坐我门上，我出入常值君，君自不嘉，非我之为也。”掘地三尺，果得旧骸，有铭如其言。移出改葬，于是遂绝。（出《朝野佥载》）

## 房颖叔

周地官郎中房颖叔，除天官侍郎。明日欲上，其夜，有厨子王老，夜半起。忽闻外有人唤云：“王老不须起，房侍郎不上。后三日，李侍郎上。”王老却卧至晓，房果病，两日而卒。所司奏状（状原作仗，据陈校本改。）下，即除李迥秀为侍郎，其日谢，即上。王老以其言问诸人，皆云不知，方悟是神明所告也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## 刘 讽

文明年，竟陵掾刘讽，夜投夷陵空馆。月明不寝，忽有一女郎西轩至，仪质温丽，缓歌闲步，徐徐至中轩。回命青衣曰：“紫綰取西堂花茵来，兼屈刘家六姨姨、十四舅母、南邻翘翘小娘子，并将溢奴来。”传语道：“此间好风月，足得游乐。弹琴咏诗，大是好事。虽有竟陵判司，此人已睡，明月下不足回避也。”未几而三女郎至，一孩儿，色皆绝国。紫綰铺花茵于庭中，揖让班坐。坐中设犀角酒樽，象牙杓，绿罽花觥，白琉璃盏。醪醴馨香。远闻空际。女郎谈谑歌咏，音词清婉。一女郎为录，一女郎为明府，举觞酹酒曰：“惟愿三姨寿等祁山，六姨姨与三姨婆等，刘姨夫得太山府纒成判官，翘翘小娘子嫁得朱余国太子，溢奴便作朱余国宰相。某三四女伴，啣嫁地府司文舍人。不然，嫁得平等王郎君六郎子七郎子，则平生望足矣。”一时皆笑曰：“须与蔡家娘子赏口。”翘翘时为录事，独下一筹，罚蔡家娘子曰：“刘姨夫才貌温茂，何故不与他五道主使，空称纒成判



官，怕刘姨姨不欢。请吃一盏。”蔡家娘子即持杯曰：“诚知被罚。直缘姨夫大年老昏暗，恐看五道黄纸文书不得，误大神伯公事。饮亦何伤。”于是众女郎皆笑倒。又一女郎起，传口令，仍抽一翠簪。急说，传翠簪过令，不通即罚。令曰：“鸾老头脑好，好头脑鸾老。”传说数巡，因令翠绶下坐，使说令。翠绶素吃讷，令至，但称“鸾老鸾老”。女郎皆大笑曰：“昔贺若弼弄长孙鸾侍郎，以其年老口吃，又无发，故造此令。”三更后，皆弹琴击筑，更唱迭和。歌曰：“明月秋风，良宵会同。星河易翻，欢娱不终。绿樽翠杓，为君斟酌。今夕不饮，何时欢乐。”又歌曰：“杨柳杨柳，袅袅随风急。西楼美人春梦长，繡帘斜卷千条入。”又歌曰：“玉口金缸，愿陪君主。邯郸宫中，金石丝簧。卫女秦娥，左右成行。纨縠缤纷，翠眉红妆。王欢顾眄，为王歌舞。愿得君欢，常无灾苦。”歌竟，已是四更，即有一黄衫人，头有角，仪貌甚伟，走入拜曰：“婆提王命娘子速来。”女郎等皆起而受命，即传语曰：“不知王见召，适相与望月至此，敢不奔赴！”因命青衣收拾盘筵。讽因大声嚏咳，视庭中无复一物。明旦，拾得翠钗数双，将以示人，不知是何物也。（出《玄怪录》）

## 相州刺史

唐王道坚为相州刺史，州人造板籍，毕则失之。后于州室梁间散得之，籍皆中截为短卷，遂不用矣，弃之。又有李使君在州，明早将祀社，夜洁斋，卧于

厅事。梦其父母尽来迎己，觉而恶之，具告其妻。因疾，数日卒。朱希玉为刺史，宅西院恒闭之，希玉退衙，忽一人紫服，戴高髻，乘马直入，二苍头亦乘导之，至阁乃下。直吏以为亲姻家通信也，从而视之。其人正服徐行，直入中院，院门为之开，入已复闭。乃索苍头及马，皆无之。走白希玉，希玉命开中院，但见四周除扫甚洁，帐幄围匝，施設粲然，华筵广座，馔饌穷极水陆，数十人食具器物，尽金银也。希玉见之大惊，乃酌酒酹之以祈福。遂出，闭其门。明日更开，则如旧矣。室宇封闭，草蔓荒凉，二年而希玉卒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## 王 湛

王湛判冥事，初叔玄式，任荆州富阳令，取部内人吴实钱一百贯。后诬以他事，决杀之以灭口。式带别优，并有上下考，五选不得官。以问，湛白为叔检之。经宿曰：“叔前任富阳令日，合有负心事。其案见在，冥司判云：‘杀人之罪，身后科罚。取钱一百贯，当折四年禄。’”叔曰：“诚有此事，吾之罪也。”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## 狄仁杰

则天时，狄仁杰为宁州刺史。其宅素凶，先时刺史死者十余辈。杰初至，吏白官舍久凶，先后无敢居

者。且榛荒棘毁，已不可居，请舍他所。杰曰：“刺史不舍本宅，何别舍乎？”命去封锁葺治，居之不疑。数夕，诡怪奇异，不可胜纪。杰怒谓曰：“吾是刺史，此即吾宅。汝曲吾直，何为不识分理，反乃以邪忤正。汝若是神，速听明教；若是鬼魅，何敢相干！吾无惧汝之心，徒为千变万化耳。必理要相见，何不以礼出耶？”斯须，有一人具衣冠而前曰：“某是某朝官，葬堂阶西树下，体魄为树根所穿，楚痛不堪忍。顷前数公，多欲自陈，其人辄死。幽途不达，以至于今。使君诚能改葬，何敢迁延于此！”言讫不见。明日，杰令发之，果如其言，乃为改葬，自此绝也。（原缺出处，陈校本作出《广异记》。）

## 李 皓

唐兵部尚书李皓，时之正人也。开元初，有妇人诣皓，容貌风流，言语学识，为时第一，皓不敢受。会太常卿姜皎至，皓以妇人与之。皎大会公卿，妇人自云善相。见张说曰：“宰臣之相。”遂相诸公卿，言无不中。谓皎曰：“君虽有相，然不得寿终。”酒阑，皎狎之于别室。媚言遍至，将及其私。公卿迭往窥睹，时皓在座，最后往视。妇人于是呦然有声，皎惊堕地。取火照之，见床下有白骨。当时议者，以皓贞正，故鬼神惧焉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## 张守珪

幽州节度张守珪，少时为河西主将，守玉门关。其军校皆勤勇善斗，每探候深入，颇以劫掠为事。西域胡僧者，自西京造袈裟二十余驮，还大竺国，其徒二十余人。探骑意是罗绵等物，乃劫掠之，杀其众尽。至胡僧，刀棒乱下而不能伤，探者异焉。既而索驮，唯得袈裟，意甚悔恨。因于僧前追悔，擗踊悲泣久之，僧乃曰：“此辈前身，皆负守将令，唯趣僧鬼是枉死耳。然汝守将禄位重，后当为节度大夫等官。此辈亦如君何？可（可原作不，据陈校本改。）白守将，为修福耳。然后数年，守将合有小厄，亦有所以免之。”骑还白守珪，珪留僧供养，累年去。后守珪与其徒二十五人，至伊兰山探贼。胡骑数千猝至，守珪力不能抗，下马脱鞍，示以闲暇。骑来渐逼，守珪谓左右：“为之奈何？若不获已，事理须战。”忽见山下红旗数百骑，突前出战，守珪随之，穿其一角，寻俱得出。虏不敢逐。红旗下将谓守珪曰：“吾是汉之李广，知君有难，故此相救。后富贵，毋相忘也。”言讫不见。守珪竟至幽州节度御史大夫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## 杨 珪

开元中，洛阳令杨珪，常因出行，见槐阴下有卜者，令过，端坐自若。伍伯诃使起避，不动。珪令散手拘至厅事，将捶之，躬自责问。术者举首曰：“君是两日县令，何以责人？”珪问其事，曰：“两日后，君当命终。”珪甚愕，问何以知之，术者县告所见，

举家惊惧，谓术者曰：“子能知之，必能禳之，若之何而免也？”珪再拜求解，术者曰：“当以君之闻见，以卫执事。免之与否，未可知也。”乃引珪入东院亭中。令珪被发跣足，墙面而立，己则据案而书符。中夕之后，喜谓珪曰：“今夕且幸免其即来。明日，可以三十张纸作钱，及多造饼餠，与壶酒，出定罪（陈校本罪作远，按洛阳有定鼎门，疑罪字为鼎字之讹。）门外，桑林之间，俟人过者则饮之。皂裘右袒，即召君之使也。若留而饮餠，君其无忧。不然，实难以济。君亦宜易衣服，处小室，以伺之，善为辞谢，问以所欲。子之策尽于是矣。”珪如其言。洎日西景，酒餠将专罄，而皂裘不至。珪深以为忧，须臾遂至。使人邀屈，皂裘欣然，累有所进。珪乃拜谒。人云：“君昨何之，数至所居，遂不复见。疑于东院安处，善神监护，故不敢犯。今地府相招未已，奈何？”珪再拜求救者千数，兼烧纸钱，资其行用。鬼云：“感施大惠，明日，当与府中诸吏同来谋之，宜盛饌相待。”言讫不见。明日，珪设供帐，极诸海陆候之。日晚，使者与其徒数十人同至，宴乐殊常浩畅，相语曰：“杨长官事，焉得不尽心耶？”久之，谓珪：“君对坊杨锡，亦有才干，今措王作金以取彼。君至五更，鼓声动，宜于锡（锡原作禄，据《广异记》改。）门相候。若闻哭声，君则免矣。”珪如其往，见鬼便在树头，欲往锡舍，为狗所咋，未能得前。俄从缺墙中入，迟回闻哭声，珪遂获免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#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三十

## 鬼十五

张果女 华妃 郭知运 王光本  
幽州衙将 韦氏女 崔尚 河湄人  
中官 王籛 李令问 僧韬光  
僧仪光 尼员智 杨元英

### 张果女

开元中，易州司马张果女，年十五，病死。不忍远弃，权瘞于东院阁下。后转郑州长史，以路远须复送丧，遂留。俄有刘乙代之。其子常止阁中，日暮仍行门外，见一女子，容貌丰丽，自外而来。刘疑有相奔者，即前诣之，欣然款浹。同留共宿，情态缠绵，举止闲婉。刘爱惜甚至，后暮辄来，达曙方去。经数月，忽谓刘曰：“我前张司马女，不幸夭没，近殡此阁。命当重活，与君好合。后三日，君可见发，徐候气息，慎无横见惊伤也。”指其所瘞处而去。刘至期甚喜，独与左右一奴夜发，深四五尺，得一漆棺。徐开视之，女颜色鲜发，肢体温软，衣服汝梳，无污坏者。举置床上，细细有鼻气。少顷，口中有气，灌以

薄糜，少少能咽，至明复活，渐能言语坐起。数日，始恐父母之知也，因辞以习书，不便出阁，常使赍饮食诣阁中。乙疑子有异，因其在外送客，窃视其房，见女存焉。问其所由，悉具白，棺木尚在床下，乙与妻歔歔曰：“此既冥期至感，何不早相闻？”遂匿于堂中。儿不见女，甚惊。父乃谓曰：“此既申契殊会，千载所无，白我何伤乎？而过为隐蔽。”因遣使诣郑州，具以报果，因请结婚。父母哀感惊喜，则尅日赴婚，遂成嘉偶，后产数子。（原缺出处，明钞本、陈校本俱作出《广异记》）

## 华 妃

开元初，华妃有宠，生庆王琮，薨葬长安。至二十八年，有盗欲发妃冢，遂于莹外百余步，伪筑大坟，若将葬者。乃于其内潜通地道，直达冢中。剖棺，妃面如生，四肢皆可屈伸，盗等恣行凌辱。仍截腕取金钏，兼去其舌。恐通梦也，侧立其尸，而于阴中置烛。悉取藏内珍宝，不可胜数，皆徙置伪冢。乃于城中，以辆车载空棺会。日暮，便宿墓中，取诸物置魂车及送葬车中，方掩而归。其未葬之前，庆王梦妃被发裸形，悲泣而来曰：“盗发吾冢，又加截辱，孤魂幽枉，如何可言。然吾必伺其败于春明门也。”因备说其状而去。王素至孝，忽惊起涕泣。明旦入奏，帝乃召京兆尹万年令，以物色备（广异记备作补）盗甚急。及盗载物归也，欲入春明门，门吏诃止之，乃搜车中，皆诸宝物，尽收群盗。拷掠即服，

逮捕数十人，皆贵戚子弟无行检者。王乃请其魁帅五人，得亲报仇，帝许之。皆探取五脏，烹而祭之，其余尽榜杀于京兆门外。改葬贵妃，王心丧三年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## 郭知运

开元中，凉州节度郭知运出巡，去州百里，于驿中暴卒。其魂遂出，令驿长锁房勿开，因而却回府，徒从不知也。至舍四十余日，处置公私事毕，遂使人往驿，迎已丧。既至，自看其殓。殓讫，因与家人辞诀，投身入棺，遂不复见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## 王光本

王光本，开元时为洛州别驾。春月，刺史使光本行县。去数日，其妻李氏暴卒。及还，追以不亲医药，意是枉死。居恒恸哭，哀感旁邻，后十余日，属诸子尽哭。光本因复恸哭百余声，忽见李氏自帟而出，靓妆炫服，有逾平素。光本辍哭，问其死事，李氏云：“妾尚未得去，犹在此堂。闻君哀哭恸之甚，某在泉途，倍益凄感。语云：‘生人过悲，使幽壤不安。’信斯言也。自兹以往，不欲主君如是，以累幽冥耳。”因付嘱家人，度女为尼，放婢为平人，事事有理。留一食许，谓光本曰：“人鬼道殊，不宜久住，此益深恨。”言讫，入堂中遂灭。男女及他人，



但闻李氏言，唯光本见耳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## 幽州衙将

开元中，有幽州衙将姓张者，妻孔氏，生五子而卒。后娶妻李氏，悍妒狠戾，虐遇五子，且鞭捶之。五子不堪其苦，哭于其母墓前，母忽于冢中出，抚其子，悲恸久之。因以白布巾题诗赠张曰：“不忿成故人，掩涕每盈巾。死生今有隔，相见永无因。匣里残汝粉，留将与后人。黄泉无用处，恨作冢中尘。有意怀男女，无情亦任君。欲知肠断处，明月照孤坟。”五子得诗，以呈其父。其父恸哭，诉于连帅，帅上闻，勅李氏决一百，流岭南，张停所职。（出《本事诗》）

## 韦氏女

洛阳韦氏，有女殊色。少孤，与兄居。邻有崔氏子，窥见悦之。厚赂其婢，遂令通意，并有赠遗。女亦素知崔有风调，乃许之，期于竹间红亭之中。忽有曳履声，疑崔将至，遂前赴之。乃见一人，身長七尺，张口哆唇，目如电光，直来擒女。女奔走惊叫，家人持火视之，但见白骨委积，血流满地。兄乃诘婢得实。杀其婢而剪其竹也。（出《惊听录》）

# 崔尚

开元时，有崔尚者，著《无鬼论》，词甚有理。既成，将进之。忽有道士诣门，求见其论。读竟，谓尚曰：“词理甚工，然天地之间，若云无鬼，此谬矣。”尚谓：“何以言之？”道士曰：“我则鬼也，岂可谓无？君若进本，当为诸鬼神所杀。不如焚之。”因而不见，竟失其本。（出《玄怪录》）

# 河湄人

开元六年，有人泊舟于河湄者，见岸边枯骨，因投食而与之。俄闻空中愧谢之声，及诗曰：“我本邯郸士，祇役死河湄。不得家人哭，劳君行路悲。”（出《灵怪录》）

# 中官

有中官行，宿于官坡馆，脱绛裳，覆锦衣，灯下寝。忽见一童子，捧一樽酒，冲扉而入。续有三人至焉，皆古衣冠，相谓云：“崔常侍来何迟？”俄复有一人续至，凄凄然有离别之意，盖崔常侍也。及至举酒，赋诗聊句，末即崔常侍之词也。中官将起，四人相顾，哀啸而去，如风雨之声。及视其户，扃闭如旧，但见酒樽及诗在。中官异之，旦馆吏云：“里人

有会者，失其酒樽。”中官出示之，乃里人所失者。聊句歌曰：“床头锦衾斑复斑，架上朱衣殷复殷。空庭朗月闲复闲，夜长路远山复山。”（出《灵怪集》）

## 王 籛

兖州王籛，性刚鸷，无所惮畏，常陵侮鬼神。开元中，乘醉往庄，去郭三十里。籛不涉此路，已五六年矣。行十里已来，会日暮。长林下见一妇人，问籛所往。请寄一袱，而忽不见。乃开袱视之，皆纸钱枯骨之类。籛笑曰：“愚鬼弄尔公。”策马前去，忽遇十余人聚向火。时天寒，日已昏，籛下马诣之。话适所见，皆无应者。籛视之，向火之人半无头，有头者皆有面衣。籛惊惧，上马驰去。夜艾，方至庄，庄门已闭。频打无人出，遂大叫骂。俄有一奴开门，籛问曰：“奴婢辈今并在何处？”令取灯而火色青暗，籛怒，欲捽奴，奴云：“十日来，一庄七人疾病，相次死尽。”籛问：“汝且如何？”答曰：“亦已死矣。向者闻郎君呼叫，起尸来耳。”因忽颠仆，既无气矣。籛大惧，走投别村而宿。周岁，发疾而卒。（出《灵异集》，明钞本、陈校本俱作出《灵怪集》）

## 李令问

李令问，开元中为秘书监，左迁集州长史。令问

好服玩饮馔，以奢闻于天下。其炙驴罍鹅之属，惨毒取味。天下言服馔者，莫不祖述李监，以为美谈。令问至集州，染疾，久之渐笃。刺史以其名士，兼是同宗，恒令夜开城门，纵令问家人出入。刺史之子，尝夜与奴私出游。至城门，遥见甲仗数百人，随一火车，当街而行。惊曰：“不闻有兵，何得此辈？”意欲驰告父，且复伺其所之。寻而已至城壕，火车从水上过，曾不渍灭，方知是鬼。走投其门，门已闭。不得归，遂奔令问门中处之。既入，火车亦至令问中门外。其子虽恐惧，仍窃窥之。忽闻堂中十余人诵经，甲仗等迟回良久。有一朱衣鬼，径三踢关，声如雷震，经声未绝。火车移上堂阶，遥见堂中灯火清静，尚有十余人侍疾。朱衣鬼又挟窗棂，其声如前，令问左右者皆走散。鬼自门持令问出，遂掷于火车中，群鬼拥之而去。其子还舍，述其事。刺史明日令人问疾。令问家中余口，无敢起者。使者叫呼方出，云：“昨夜被惊，至今战惧未已。令问尸为鬼所掷，在堂西北陈重床之下。”家人乃集而哭焉。（出《灵怪录》，明钞本、陈校本俱作出《灵怪集》）

## 僧韬光

青龙寺僧和众、韬光，相与友善。韬光富平人，将归，谓和众曰：“吾三数月不离家，师若行，必访我。”和众许之，逾两月余。（逾两月余四字原空缺，据许本、黄本补。）和众往中都，道出富平，因寻韬光。和众日暮至，离居尚远，（离居尚远四字原

空缺，据许本、黄本补。）而韬光来迎之曰：“劳师相寻，故来迎候。”与行里余，将到家。谓和众曰：“北去即是吾家，师但入须我，我有少务，要至村东，少选当还。”言已东去。和众怪之，窃言曰：“彼来迎候，何预知也？欲到家舍吾，何无情也？”至其家扣门，韬光父哭而出曰：“韬光师不幸，亡来十日，殡在村东北。常言师欲来，恨不奉见。”和众吊唁毕，父引入，于韬光常所居房舍之。和众谓韬光父曰：“吾适至村，而韬光师自迎吾来，相与谈话里余。欲到，指示吾家而东去。云要至村东，少闲当返。吾都未知是鬼，适见父，方知之。”韬光父母惊谓和众曰：“彼既许来，来当执之。吾欲见也。”于是夜久，韬光复来，入房谓和众曰：“贫居客来，无以供给。”和众请同坐，因执之叫呼。其父与家人并至，秉烛照之，形言皆韬光也。纳之瓮中，以盆覆之。瓮中忽哀诉曰：“吾非韬光师，乃守墓人也。知师与韬光师善，故假为之。如不相烦，可怨造次，放吾还也。”其家不开之，瓮中（瓮中二字原空缺，据许本、黄本补。）密祈请转苦。日出后却覆，如惊飏飞去，而和众亦还。后不复见（还后不复见五字原空缺，据许本、黄本补。）焉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## 僧仪光

青龙寺禅师仪光，行业至高。开元十五年，有朝士妻丧，请之至家修福。师往其家数日，居于庑前，

大申供养。俗每人死谒巫，即言其杀出日，必有妨害，死家多出避之。其夜，朝士家皆出北门潜去，不告师。师但于堂明灯诵经，忽见二人侍之。夜将半，忽闻堂中人起取衣开门声，有一妇人出堂，便往厨中营食，汲水吹火。师以为家人，不之怪也。及将曙，妇人进食，捧盘来前，独带面衣，徒跣。再拜言曰：“劳师降临，今家人总出，恐斋粥失时，弟子故起，为师造之。”师知是亡人，乃受其献。方祝，祝未毕，闻开堂北户声。妇人惶遽曰：“儿子来矣。”因奔赴堂内，则闻哭。哭毕，家人谒师，问安否。见盘中粥，问师曰：“弟子等夜来实避殃祸，不令师知，家中无人，此粥谁所造？”师笑不答，堂内青衣惊曰：“亡者夜来尸忽横卧，手有面汗，足又染泥。何谓也？”师乃指所造粥以示之，其家惊异焉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## 尼员智

广敬寺尼员智，尝与同侣于终南山中结夏。夏夜月明下，有哭而来者，其声雄大，甚悲。既至，乃一人，长八尺余，立于庐前。声不辍，遂至夜半，声甚呜咽，涕泪横流。尼等执心正念不惧，而哭者竟不言而去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## 杨元英

杨元英，则天时为太常卿，开元中，亡已二十载。其子因至冶成坊削家，识其父冢中剑。心异之，问削师：“何得此剑？”云：“有贵人形状衣服，将令修理，期明日五时来取。”子意是父授，复疑父冢为人所开。至日，与弟同往削师家室中，伺之。至时取剑，乃其父也，骑白马，衣服如生时，从者五六人。兄弟出拜道左，悲涕久之。元英取剑下马，引诸子于僻处，分处家事。末问：“汝母在家否？”云：“合葬已十五年。”元英言：“我初不知。”再三叹息，谓子曰：“我有公事，不获久住。明日，汝等可再至此，当取少资，助汝辛苦。”子如期至，元英亦至，得三百千，诫之云：“数日须用尽。”言讫诀去，子等随行涕泣。元英又谓子曰：“汝等不了此事，人鬼路殊，宁有百年父子耶？”言讫诀去。子随骋出上东门，遥望入邙山中，数十步忽隐不见。数日，市具都尽。三日后，市人皆得纸钱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#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三十一

## 鬼十六

薛 矜 朱七娘 李光远 李 霸  
洛阳鬼兵 道德里书生 安宜坊书生  
裴 盛 杨 溥 薛 直 刘 洪

### 薛 矜

薛矜者，开元中为长安尉，主知宫市，迭日于东西二市。一日于东市市前，见一坐车，车中妇人，手如白雪。矜慕之，使左右持银镂小合，立于车侧。妇人使侍婢问价，云：“此是长安薛少府物，处分令车中若问，便宜饷之。”妇人甚喜谢，矜微挑之，遂欣然，便谓矜曰：“我在金光门外，君宜相访也。”矜使左右随至宅。翌日往来过，见妇人门外骑甚众，跃蹶未通。客各引去，矜令白己在门，使左右送刺。乃邀至外厅，令矜坐，云：“待汝束。”矜觉火冷，心窃疑怪。须臾，引入堂中。其幔是青布，遥见一灯，火色微暗，将近又远，疑非人也。然业已求见，见毕当去，心中恒诵千手观音咒。至内，见坐中帐中，以罗巾蒙首，矜苦牵曳，久之方落，见妇人面长尺余，正



青色，有声如狗，矜遂绝倒。从者至其室宇，但见殡宫，矜在其内，绝无间隙。遽推壁倒，见矜已死，微心上暖。移就店将息，经月余方苏矣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## 朱七娘

东都思恭坊朱七娘者，倡姬也，有王将军，素与交通。开元中，王遇疾卒，已半岁，朱不知也。其年七月，王忽来朱处，久之日暮，曰：“能随至温柔坊宅否？”朱欲许焉，其女弹唱有名，不欲母往。乃曰：“将军止此故佳，将还有所惮耶？”不获已，王以后骑载去。入院，欢洽如故。明旦，王氏使婢收灵床被，见一妇人在被中，遽走还白。王氏诸子，惊而来视。问其故，知之父所引。哀恻久之，遂送还家焉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## 李光远

李光远，开元中，为馆陶令。时大旱，光远大（明钞本大作将。）为旱书，书就暴卒。卒后，县申州，州司马覆破其旱。百姓胥怨，有恸哭者，皆曰：“长官不死，宁有是耶？”其夜，光远忽乘白马，来诣旱坊，谓百姓曰：“我虽死，旱不虑不成。司马何人，敢沮斯议。”遂与百姓诣司马宅，通云：“李明府欲见。”司马大慎，使人致谢。光远责云：“公非

人，早是百姓事，何以生死为准？宜速成之，不然，当为厉矣。”言讫，与百姓辞诀方去。其年早成，百姓赖焉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## 李 霸

岐阳令李霸者，严酷刚鸷，所遇无恩。自承尉已下，典吏皆被其毒。然性清岷（音胫。恨也。）自喜，妻子不免饥寒。一考后暴亡。既柩庭绝吊客。其妻每抚棺恸哭，呼曰：“李霸在生云何？今妻子受此寂寞。”数日后，棺中忽语曰：“夫人无苦，当自办归。”其日晚衙，令家人于厅事设案几，霸见形，令传呼召诸吏等。吏人素所畏惧，闻命奔走，见霸莫不战惧股欬。又使召丞及簿尉，既至。（既至二字原空缺。据明钞本、陈校本补。）霸诃怒云：“君等无情，何至于此！为我不能杀君等耶？”言讫，悉颠仆无气。家人皆来拜庭中祈祷，霸云：“但通物数，无忧不活。卒以五束绢为准，（明钞本作赠。）绢至便生。”各谢讫去后，谓两衙典：“吾素厚于汝，何故亦同众人？唯杀汝一身，亦复何益？当令两家马死为验。”须臾，数百疋一时皆倒欲死。遂人通两疋细马，马复如故，因谓诸吏曰：“我虽素清，今已死，谢诸君，可能不惠涓滴乎？”又率以五疋绢毕。指令某官出车，某出骑，某吏等修，违者必死。一更后方散。后日处分悉了，（了原作便，据明钞本改。）家人便引道，每至祭所，留下歆飧，飧毕，又上马去。凡十余里，已及郊外，遂不见。至夜，停车骑，妻子

欲哭，棺中语云：“吾在此，汝等困弊，无用哭也。”霸家在都，去岐阳千余里，每至宿处，皆不令哭。行数百里，忽谓子曰：“今夜可无寐，有人欲盗好马，宜预为防也。”家人远涉困弊，不依约束，尔夕竟失马。及明启白，霸云：“吾令防盗，何故贪寐？虽然，马终不失也。近店东有路向南，可遵此行十余里，有眈林，马系在林下，往取。”如言得之。及至都，亲族闻其异，竞来吊慰，朝夕谒请，霸棺中皆酬对，莫不踖閤。观听聚喧，家人不堪其烦。霸忽谓子云：“客等往来，不过欲见我耳。汝可设厅事，我欲一见诸亲。”其子如言，众人于庭伺候。久之曰：“我来矣！”命珪帟，忽见霸，头大如雍，眼亦睛突，瞪视诸客等。客莫不颠仆，稍稍引去。霸谓子曰：“人神道殊，屋中非我久居之所，速殡野外。”言讫不见，其语遂绝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## 洛阳鬼兵

贞元二十三年，（按贞元无二十三年，下云帝在东京，疑贞字为开字之误。）夏六月，帝在东京。百姓相惊以鬼兵，皆奔走不知所在，或自冲击破伤。其鬼兵初过于洛水之南，坊市喧喧，渐至水北。闻其过时，空中如数千万骑甲兵，人马嘈嘈有声，俄而过尽。每夜过，至于再，至于三。帝恶之，使巫祝禳厌，每夜于洛水滨设饮食。尝读《北齐书》。亦有此事。天宝（宝字原空缺，据黄本补。）中，晋阳云有鬼兵，百姓竟击铜铁以畏之，皆不久丧也。（出《纪

## 道德里书生

唐东都道德里有一书生，日晚行至中桥，遇贵人部从，车马甚盛。见书生，呼与语，令从后。有贵主，年二十余，丰姿绝世，与书生语不辍。因而南去长夏门，遂至龙门，入一甲第，华堂兰室。召书生赐珍馐，因与寝。夜过半，书生觉，见所卧处，乃石窟。前有一死妇人，身王洪涨，月光照之，秽不可闻。书生乃履危攀石，仅能出焉。晓至香山寺，为僧说之，僧送还家，数日而死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## 安宜坊书生

开元末，东京安宜坊有书生，夜中闭门理书。门隙中，忽见一人出头。呵问何辈，答云：“我是鬼，暂欲相就。”因邀书生出门。书生随至门外，画地作十字，因尔前行。出坊，至寺门铺，书生云：“寺观见，必不得度。”鬼言：“但随我行，无苦也。”俄至定鼎门内，鬼负书生从门隙中出，前至五桥，道旁一冢，天窗中有火光。鬼复负书生上天窗侧，俯见一妇人，对病小儿啼哭，其夫在旁假寐。鬼遂透下，以手掩灯，妇人惧，呵其夫云：“儿今垂死，何忍贪卧！适有恶物掩火，可强起明灯。”夫起添烛，鬼回避妇人。忽取布袋盛儿，儿犹能动于布袋中。鬼遂负出，

至天窗上，兼负书生下地。送入定鼎门，至书生宅，谢曰：“吾奉地下处分，取小儿，事须生人作伴，所以有此烦君。当可恕之。”言讫乃去，其人初随鬼行，所止之处，辄书十字。翌日，引其兄弟覆之，十字皆验。因至失儿家问之，亦同也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## 裴 盛

董士元云，义兴尉裴盛昼寝，忽为鬼引，形神随去。云：“奉一儿。”至儿家，父母夹儿卧，前有佛事。鬼云：“以其佛。”（明钞本佛下空缺三字，似有脱文。）生人既至，鬼手一挥，父母皆寐。鬼令盛抱儿出床，抱儿喉有声，父母惊起。鬼乃引盛出，盛苦邀甚至舍，推入形中乃悟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## 杨 溥

豫章诸县，尽出良材，求利者采之，将至广陵，利则数倍。天宝五载，有杨溥者，与数人入林求木。冬夕雪飞，山深寄宿无处。有大木横卧，其中空焉，可容数人，乃入中同宿。而导者未眠时，向山林再拜咒曰：“士田公，‘今夜寄眠，愿见护助。’”如是三请而后寝。夜深雪甚，近南树下，忽有人呼曰：“张礼。”树头有人应曰：“诺。”“今夜北村嫁女，大有酒食，相与去来。”树头人曰：“有客在此，须守至明。”

若去，黑狗子无知，恐伤不宥。”（明钞本不宥作人命。）树下又曰：“雪寒若是，且求饮食，理须同去。”树上又曰：“雪寒虽甚，已受其请，理不可行，须防黑狗子。”呼者乃去，及明装毕，撤所卧毯，有黑虺在下，其大若瓶，长三尺而蛰不动，方惊骇焉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## 薛直

胜州都督薛直，丞相纳之子也，好杀伐，不知鬼神。直在州，行县还归，去州二驿，逢友人自京来谒。直延入驿厅，命食，友人未食先祭，直曰：“出此食谓何？”友人曰：“佛经云，有旷野鬼，食人血肉，佛往化之，令其不杀，故制此戒。又俗所传，每食先施，得寿长命。”直曰：“公大妄诞，何处有佛？何者是鬼？俗人相诳，愚者雷同，智者不惑。公盖俗人耳！”言未久，空中有声云：“薛直，汝大狂愚！宁知无佛！宁知无鬼！来祸于君，命终必不见妻子。当死于此，何言妄耶？”直闻之大惊，趋下再拜，谢曰：“鄙人蒙固，不知有神，神其诲之。”空中又言曰：“汝命尽午时，当急返，得与妻孥相见。不尔，殡越于此矣！”直大恐，与友人驰赴郡，行一驿，直入厅休偃。从者皆休，忽见直去，从者百余人，皆左右从人。驿吏入户，已死矣。于是驿报其家。直已先至家，呼妻与别曰：“吾已死北驿，身在今是鬼，恐不得面诀，故此暂来。”执妻子之手，但言努力，复乘马出门，奄然而歿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# 刘 洪

沛国刘洪，性刚直，父为折冲都尉，薛楚玉之在范阳，召为行军。洪随之蓟，因得给事楚玉，楚玉悦之。楚玉补屯官，洪请行。檀州有屯曰太和，任者辄死，屯遂荒废，洪乃请为之。楚玉以凶难之，洪曰：“妖由人兴，妖不自作。洪且不惧，公何惜焉？”楚玉遂以为太和屯官。洪将人吏到屯。屯有故墟落，洪依之架屋。匠人方运斧而度，木自折举，击匠人立死。洪怒，叱吏卒，扶匠人起而笞之。询曰：“汝是何鬼，吾方治屯，汝则干之，罪死不赦！”笞数发，匠人言说：“愿见宽恕，吾非前后杀屯官者也。杀屯官者，自是辅国将军。所居去此不远，吾乃守佛殿基鬼耳。此故墟者，旧佛殿也。以其净所，故守之。吾因为人有罪，配守此基。基与地平，吾方得去。今者来，故诉于公。公为平之，吾乃去为人矣。”洪曰：“汝言辅国不远，可即擒来。”鬼曰：“诺。”须臾，匠人言曰：“刘洪，吾辅国将军也。汝为人强直，兼有才干，吾甚重之，将任汝以职。今当辟汝，即大富贵矣。勉之。”因索纸，作诗二章。其匠人兵卒也，素不知诗。及其下笔，书迹特妙，可方王右军。薛楚玉取而珍之，其诗曰：“乌乌在虚飞，玄驹遂野依。名今编户籍，翠过叶生稀。”其二章曰：“个树枝条朽，三花五面啼。移家朝度日，谁觉□。”（谁觉□陈校本作逸□迟。）诗成而去。匠人乃屯属役。数日疾甚，舁至范阳。其父谒名医薛，亦会疾。洪言语如常，而二冷密冷气侵

□□□□□。 (而二冷密冷气侵□□□□□。黄本作而二人密介气侵未岁乃卒□。) 洪初得鬼诗，思不可解。及卒，皆黑，遂以载棺。“名今编户籍”，盖洪名。“生希”者。言洪死像也。其二章“个树枝条朽”，故枝条朽也。“三花五面啼”者，洪家有八口，洪又二人亡，所谓三花也。五人哭之，所谓五面啼。洪死后二十日，故吏野外见洪紫衣，从二百骑，神色甚壮。告吏曰：“吾已为辅国将军所用，大富贵矣。今将骑从向都迎母。”母先在都。初洪舅有女，养于刘氏，年与洪齿，尝与洪言曰：“吾闻死者有知，吾二人，先死必扰乱存者，使知之。”是日，女在洪母前行，忽有引其衣者，令不得前，女怪之。须臾得前，又引其中，取其梳，如相狎者。洪母惊曰：“洪（洪原作汝。据陈校本改。）存日尝有言，须（明钞本、许本须作顷。）来在军，久绝书问。今见死乎？何与平生言协也？”母言未毕，洪即形见庭中，衣紫金章，仆从多至。母问曰：“汝何缘来？”洪已富贵，身亦非人。福乐难言，故迎母供养。”于是车舆皆进，母则升舆，洪乃侍从，遂去。去后而母殂，其见故吏时，亦母殂之日也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

#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三十二

## 鬼十七

唐 嵒 萧正人 韦 镒 赵夏日  
茹子颜 刘子贡 刘 平 萧颖士

### 唐 嵒

唐嵒者，晋昌人也。其姑适张恭，即安定张辄（明钞本辄作轨。）之后。隐居滑州卫南，人多重之。有子三人，进士擢第。女三人，长适辛氏，次适梁氏，小女姑钟念，习以诗礼，颇有令德。开元中，父亡，哀毁过礼，嵒常慕之，及终制，乃娶焉，而留之卫南庄。开元十八年，嵒以故入洛，累月不得归。夜宿主人，梦其妻隔花泣，俄而窥井笑，及觉，心恶之。明日，就日者问之，曰：“隔花泣者，颜随风谢；窥井笑者，喜于泉路也。”居数日，果有凶信。嵒悲恻倍常。后居数岁，方得归卫南，追其陈迹，感而赋诗曰：“寢室悲长簟，妆楼泣镜台。独悲桃李节，不共夜泉开。魂兮若有感，仿佛梦中来。”又曰：“常时华堂静，笑语度更筹。恍惚人事改，冥寞委荒丘。阳原歌薤露，阴壑悼藏舟。清夜庄台月，空

想画眉愁。”是夕凤露清虚，蟠耿耿不寐。更深，悲吟前悼亡诗。忽闻暗中若泣声，初远，渐近。蟠惊侧，觉有异，乃祝之曰：“偿是十娘子之灵，何惜一相见叙也？勿以幽冥，隔碍宿昔之爱。”须臾，闻言曰：“儿郎张氏也，闻君悲吟相念，虽处阴冥，实所恻怆。蟠君诚心，不以沉魂可弃，每所记念，是以此夕与君相闻。”蟠惊叹，流涕呜咽曰：“在心之事，卒难申叙。然须一见颜色，死不恨矣。”答曰：“隐显道隔，相见殊难。亦虑君亦有疑心，妾非不欲尽也。”蟠词益恳，誓无疑贰。俄而闻唤罗敷取镜，又闻暗中飒飒然人行声，罗敷（取镜又闻暗中飒飒然人行声罗敷十四字原缺，据明钞本、陈校本补。）先出前拜。言：“娘子欲叙夙昔，正期与七郎相见。”蟠问罗敷曰：“我开元八年，典汝与仙州康家。闻汝已于康家死矣，今何得在此？”答曰：“被娘子赎来，今看阿美。”阿美即蟠之亡女也。蟠又惻然。须臾命灯烛，立于阼阶之北。蟠趋前，泣而拜，妻答拜，蟠乃执手，叙以平生。妻亦流涕谓蟠曰：“阴阳道隔，与君久别，虽冥冥无据，至于相思，尝不去心。今六合之日，冥官感君诚恳，放儿暂来。千年一遇，悲喜兼集。又美娘又小，嘱付无人。今夕何夕，再遂申款。”蟠乃命家人列拜起居。徙灯入室，施布帷帐。不肯先坐，乃曰：“阴阳尊卑，以生人为贵，君可先坐。”蟠即如言。笑谓蟠曰：“君情既不易平生，然闻已再婚，新故有间乎？”蟠甚怍。妻曰：“论业君合（陈校本合作命。）再婚。（“新故有间乎蟠甚怍妻曰论业君合再婚”十六字原缺，据明钞本、陈校本

补。)君新人在淮南，吾亦知甚平善。”因语“人生修短，固有定乎？”答曰：“必定矣。”又问：“佛称宿因（陈校本因作缘。）不谬乎？”答曰：“理端可鉴，何谬之有？”（“又问佛称宿因不谬乎答曰理端可鉴何谬之有”十九字原缺，据明钞本、陈校本补。）又问：“佛与道孰是非？”答曰：“同源异派耳。别有太极仙品，总灵之司，出有入无之化，其道大哉。其余悉如人间所说。今不合具言，彼此为累。”蟠惧，不敢复问。因问：“欲何膳？”答曰：“冥中珍羞亦备，唯无浆水粥，不可致耳。”蟠即令备之。既至，索别器，摊之而食，向口如尽。及撤之，粥宛然。蟠悉饭其从者，有老姥，不肯同坐。妻曰：“倚是旧人，不同群小。”谓蟠曰：“此是紫菊啗，岂不识耶？”蟠方记念。别席饭。其馀侍者，蟠多不识，闻呼名字，乃是蟠从京回日，多剪纸人奴婢，所题之名。问妻，妻曰：“皆君所与者，乃知钱财奴婢，无不得也。”妻曰：“往日常弄一金镂合子，藏于堂屋西北斗龠中，无有人知处。”蟠取果得。又曰：“岂不欲见美娘乎，今已长成。”蟠曰：“美娘亡时襁褓，地下岂受岁乎？”答曰：“无异也。”须臾，美娘至，可五六岁。蟠抚之而泣，妻曰：“莫抱惊儿。”罗敷却抱，忽不见。蟠令下帘帷，申繯缒，宛如平生。蟠觉手足呼吸冷耳。又问：“冥中居何处？”答曰：“在舅姑左右。”蟠曰：“娘子神灵如此，何不还返生？”答曰：“人死之后，魂魄异处，皆有所录，杳不关形骸也。君何不验梦中，安能记其身也？儿亡之后，都不记死时，亦不知殡葬之处。钱财奴婢，君与则知。至

如形骸，实总不管。”既而绸缪夜深，蟠曰：“同穴不远矣。”妻曰：“曾闻合葬之礼，盖同形骸。至精神，实都不见，何烦此言也？”蟠曰：“妇人没地，不亦有再适乎？”答曰：“死生同流，贞邪各异。且儿亡，堂上欲夺儿志，嫁与北庭都护郑乾观侄明远。儿誓志确实，上下矜悯，得免。”蟠闻抚然，感怀而赠诗曰：“峯阳桐半死，延津剑一沈。如何宿昔内，空负百年心。”妻曰：“方见君情，辄欲留答，可乎？”蟠曰：“曩日不属文，何以为词？”妻曰：“文词素慕，虑君嫌猜而不为。言志之事，今夕何爽？”遂裂带题诗曰：“不分殊幽显，那堪异古今。阴阳途自隔，聚散两难心。”又曰：“兰阶兔月斜，银烛半含花。自怜长夜客，泉路以为家。”蟠含涕言叙，悲喜之间，不觉天明。须臾，闻扣门声。翁婆使丹参传语：“令催新妇，恐天明冥司督责。”妻泣而起，与蟠诀别，蟠修启状以附之，整衣，闻香郁然，不与世同，“此香何方得？”答言：“韩寿余香，儿来，堂上见赐。”蟠执手曰：“何时再一见？”答曰：“四十年耳。”留一罗帛子，与蟠为念。蟠答一金钿合子。即曰：“前途日限，不可久留。自非四十年内，若于墓祭祀，都无益。必有相飧，但于月尽日、黄昏时，于野田中，或于河畔，呼名字，几尽得也。匆匆不果久语，愿自爱。”言讫，登车而去，扬袂，（袂原作被，据明钞本改。）久之方灭。举家皆见，事见唐蟠手记。（出《通幽记》）

萧正人

琅邪太守许诚言，尝言，幼时与中外兄弟，夜中言及鬼神。其中雄猛者，或言：“吾不信邪，何处有鬼？”言未终，前檐头鬼忽垂下二胫，胫甚壮大，黑毛且长，足履于地。言者走匿。内弟萧正人，沉静少言，独不惧，直抱鬼胫，以解衣束之甚急。鬼拳胫至檐，正人束之，不得升，复下，如此数四。既无救者，正人放之，鬼遂灭。而正人无他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## 韦 镒

监察御史韦镒，自贬降量移虢州司户参军。镒与守有故，请开虢州西郭道。镒主之，凡开数里，平夷丘墓数百。既而守念镒，至湖按覆。有人至湖，告镒妻死。镒妻亡七日，召寺僧斋。镒神伤丧志，诸僧慰勉。斋罢，镒送僧出门，言未毕，若有所见，则揖僧退，且言曰：“弟子亡妻形见。”则若揖让酬答，至堂仆地，遂卒。人以为平夷丘墓之祸焉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## 赵夏日

宁王文学赵夏日，文章知名，以文学卒官。终后，每处理家事如平生，家内大小，不敢为非。常于灵帐中言，其声甚厉。第二子常见之，率常在宅。及三岁，令其子传语，遍别人，因绝去。（出《纪

## 茹子颜

吴人茹子颜，以明经为双流尉，颇有才识，善医方，由是朝贤多识之。子颜好京兆府博士，及选，请为之。既拜，常在朝贵家。及归学，车马不绝。子颜之娅张虚仪，选授梓州通泉尉。家贫，不能与其妻行。仍有债数万，请子颜保。虚仪去后两月余，子颜夜坐，忽檐间语曰：“吾通泉尉张虚仪也，到县数日亡。今吾柩还，已发县矣。吾平生与君特善，赴任日，又债负累君。吾今亡，家又贫匮，进退相扰，深觉厚颜。”子颜问曰：“君何日当至京，吾使人迎候。”鬼乃具言发时日，且求食。子颜命食，于坐谈笑如故。至期，丧果至。子颜为之召债家，而归其负。鬼又旦夕来谢恩，其言甚恳，月余而绝。子颜亦不以介意。数旬，子颜亦死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## 刘子贡

京北人刘子贡，五月二十二日，在病热卒。明日乃苏，自言被录至冥司，同过者十九人。官召二人出，木括其头，加钉俶詠焉，命击之，曰：“此二人罪重，留，余者且释去。”又引子贡历观诸狱，但空墙垣为数十院，不见人。（“子贡历观诸狱但空墙垣为数十院不见人”十七字原缺，据明钞本、陈校本

补。)子贡问曰：“此为何处？”人曰：“此皆地狱也。缘同光王生，故休罪人七日，此中受罪者暂停。若遇其鼓作，罪人受苦，可惊骇耳目。”子贡娶于难江县令苏元宗，见元宗于途，问之曰：“丈人在生好善，何得在此？”元宗曰：“吾前生有过，故留。然事已办，今将生天，不久矣。”又问：“二子先死者何在？”“长者愿而信，死便生天，少儿贼而杀，见在地狱。”又遇邻人季暉，暉曰：“君为传语吾儿，吾坐前坐罪，大被拘留。为吾造观世音菩萨像一，写《妙法莲花经》一部，则生天矣。”又遇其父慎，慎曰：“吾以同光王生，故得假在外。不然，每日受罪，苦不可言。坐吾弹杀鸟兽故，每日被牛头狱卒，烧铁弹数千，其色如火，破吾身皮数百道，纳热弹其中。痛苦不可忍。”又见身存者多为鬼。子贡以二十三日生，生七日，至二十九日又殂，遂不活矣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## 刘 平

唐咸通中，有五经博士庐綵，得神仙补养之道。自言生于隋代，宿旧朝士，皆云童幼时见，奕世奉之，不穷其寿。安史之乱，隐于终南山中。其后或出或处，令狐垺喻以柱下漆园之事。稍从宦于京师。常言与处士刘平善。天宝中，居于齐鲁。尤善吐纳之术，能夜中视物，不假灯烛。安禄山在范阳，厚弊致于门下。平见禄山左右，常有鬼物数十，殊形诡状，持炉执盖，以为导从。平心异之，谓禄山必为人杰。

及祿山朝覲，与平俱至华阴县。值叶法善投龙西岳，平旋见二青衣童子，乘虚而至。所谓祿山鬼物，皆弃炉投盖，狼狽而走。平因知祿山为邪物所辅，必不以正道克终。及祿山归范阳，遂逃入华山而隐。（出《剧谈录》）

## 萧颖士

兰陵萧颖士，为扬州功曹，秩满南游。济瓜洲渡，船中有二少年，熟视颖，相顾曰：“此人甚似鄱阳忠烈王也。”颖士即鄱阳曾孙。乃自款陈，二子曰：“吾识尔祖久矣。”颖士以广众中，未敢询访。俟及岸，方将问之，二子忽遽负担而去。颖士必谓非神即仙，虔心向嘱而已。明年，颖士比归，至于颍<sup>颍</sup>，方与邑长下帘昼坐，吏白云：“擒获发冢盗六人。”登令召入，束缚甚固，旅之于庭，二人者亦在其中，颖士大惊。（“二人者亦在其中颖士大惊”十一字原作“颖士惊曰二人云非仙则神。据明钞本改。）因具述曩事。邑长即令先穷二子，须臾款伏，左验明著，皆云发墓有年。尝开鄱阳公冢，大获金玉。当门有贵人，颜色如生，年方五十许，须鬓斑白，僵卧于石塌，姿状正与颖士相类，无少差异。昔舟中相遇，又知萧氏，固是鄱阳裔也，岂有他术哉。（出《集异记》）



#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三十三

## 鬼十八

黎阳客 李迴秀 琅邪人 崔 咸  
季 攸 武德县田 斐 徽 李 陶  
长洲陆氏女 刁 緬 王无有 王 升  
高 生

### 黎阳客

开元中，有士人家贫，投丐河朔，所抵无应者。转至黎阳，日已暮，而前程尚遥。忽见路旁一门，宅宇甚壮，夜将投宿。乃前扣门，良久，奴方出。客曰：“日暮，前路不可及，辄寄外舍，可乎？”奴曰：“请白郎君。”乃入。须臾闻曳履声，及出，乃衣冠美丈夫，姿度闲远，昂然秀异。命延客，与相拜谒，曰：“行李得无苦辛，有弊庐，不足辱长者。”客窃怪其异，且欲审察之，乃俱就馆，颇能清论，说齐周己来，了了皆如目见。客问名，曰：“我颖川荀季和，先人因官，遂居此焉。”命设酒肴，皆精洁，而不甚有味。有顷，命具榻舍中。邀客入，仍敕一婢侍宿。客候婢款狎，乃问曰：“郎君今为何

官？”曰：“见为河公主簿，慎勿说也。”俄闻外有叫呼受痛之声，乃窃于窗中窥之。见主人据胡床，列灯烛，前有一人，被发裸形，左右呼群鸟啄其目，流血至地。主人色甚怒曰：“更敢暴我乎？”客谓曰：“何人也？”曰：“何须强知他事。”固问之，曰：“黎阳令也，好射猎，数逐兽，犯吾垣墙，以此受治也。”客窃记之。明旦顾视，乃大冢也。前问，人云是荀使君墓。至黎阳，令果辞以目疾。客曰：“能疗之。”令喜，乃召入，具为说之。令曰：“信有之。”乃暗令乡正，具薪数万束，积于垣侧。一日，令率群吏，纵火焚之，遂易其墓，目即愈。厚以谢客而不告也。后客还至其处，见一人头面焦烂，身衣败絮，蹲于榛棘中，直前诣，客不识也。曰：“君颇忆前寄宿否？”客乃惊曰：“何至此耶？”曰：“前为令所苦，然亦知非君本意，吾自运穷耳。”客甚愧悔之，为设薄酌，焚其故衣以赠之。鬼忻受遂去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## 李迥秀

尚书李迥秀，素与清禅寺僧灵贞厚善。迥秀卒数年，灵贞忽见两吏，赍符追之，遂逼促就路，奄然而卒。前至一处，若官曹中。须臾延谒，一人朱衣银章，灵贞自疑命当未死。朱衣曰：“弟子误相追，罽梨当还。”命敕前吏送去。欲取旧路，吏曰：“此乃不可往，当别取北路耳。”乃别北行，路甚荒塞，灵颇不怪。可行数十里，又至一府城，府甚丽。门吏前呵云：“可方便见将军。”即引入，见一人紫衣，据厅

事，年貌与李公相类，谓曰：“贞公那得远来？”灵贞乃知正是。因延升阶，叙及平旧。临别握手曰：“欲与鬪梨论及家事，所不忍言。”遂忽见泪下。灵贞固请之，乃曰：“弟子血祀将绝，无复奈何。可报季友等，四时享奠，勤致丰洁。兼为写《法华经》一部，是所望也。”即挥涕诀。灵贞遂苏，具以所见告。诸子及季友，素有至性焉，为设斋及写经。唯斋损独怒曰：“妖僧妄诞，欲诬玷先灵耳！”其后竟与权梁山等谋反伏诛，兄弟流窜，竟无种嗣矣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## 琅邪人

琅邪有人行过任城，暮宿郭外。主人相见甚欢，为设杂果。客探取怀中犀鞞小刀子，将以割梨，主人色变，遂奄然而逝。所见乃冢中物也。客甚惧，然亦以此刀自护。且视冢旁有一穴，日照其中颇明，见棺梓已腐败，果盘乃树叶贮焉。客匍匐得出，问左右人，无识此冢者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## 崔 咸

博陵崔咸，少习静，家于相州，居常葺理园林。独在斋中，夜雷雨后，忽有一女子，年十六七，逾垣而入。拥之入室，问其所从来，而终无言。咸疑其遁者，乃深藏之。将旦而毙，咸惊惧，未敢发。乃出于

里内，占其失女家。须臾，有奴婢六七人，丧服行语，若有寻求者。相与语曰：“死尚逸，况生乎？”咸从而问之，对曰：“郎君何用问？”固问之，乃曰：“吾舍小娘子，亡来三日。昨夜方殓，被雷震，尸起出，忽不知所向。”咸问其形容衣服，皆是宵遁者，乃具昨夜之状。引至家验之，果是其尸，衣裳足履皆泥污。其家大异之。归将葬，其尸重不可致，咸乃奠酒祝语之，乃去，时天宝元年六月。（出《通幽记》）

## 季 攸

天宝初，会稽主簿季攸，有女二人，及携外甥孤女之官。有求之者，则嫁己女，己女尽而不及甥。甥恨之，因结怨而死，殡之东郊。经数月，所给主簿市胥吏姓杨，大族子也，家甚富，貌且美。其家忽有失胥，推寻不得。意其为魅所惑也，则于废墟墓访之。时大雪，而女殡室有衣裾出。胥家人引之，则闻屋内胥叫声，而殡宫中甚完，不知从何人。遽告主簿，主簿发其棺，女在棺中，与胥同寝，女貌如生。其家乃出胥，复修殡屋。胥既出如愚，数日方愈。女则下言（下言原作不值，据明钞本改。）于主簿曰：“吾恨舅不嫁，惟怜己女，不知有吾，故气结死。今神道使吾嫁与市吏，故辄引与之同衾。既此邑已知，理须见嫁。后月一日，可合婚姻。惟舅不以胥吏见期，而违神道。请即知闻，受其所聘，仍待以女胥礼。至月一日，当具饮食，吾迎杨郎。望伏所请焉。”主簿惊

叹，乃召胥一问。为杨胥，（明钞本为杨胥作谓之胥。）于是纳钱数万，其父母皆会焉。攸乃为外生女造作衣裳帷帐，至月一日，又造饌大会。杨氏鬼又言曰：“蒙恩许嫁，不胜其喜，今日故此亲迎杨郎。”言毕，胥暴卒，乃设宴婚礼，厚加棺殓，合葬于东郊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## 武德县田叟

武德县酒封村田叟，日晚，将往河内府南，视女家礼事。出村，有二人随之。与叟言，谓叟曰：“吾往河南府北，喜翁相随。”及至路而二人不肯去。叟视之非凡，乃下驴谓之曰：“吾与汝非旧相识，在途相逢，吾观汝指顾，非吉人也。汝姑行，吾从此南出。汝若随吾，吾有返而已，不能偕矣。”二人曰：“慕老父德，故此陪随。如不愿俱，请从此逝，翁何怒也？”方酬答，适会田叟邻舍子，自东来，问叟何为，叟县以告。邻舍子告二人，老父不愿与君俱，可东去，从老父南行，君何须相绊也？”二人曰：“诺。”因东去，叟遂南。邻舍子亦西还，到家未几，闻父老惊家叫。邻舍子问之，叟男曰：“父往女家，计今适到。而所乘驴乃却来，何谓也？”邻舍子乃告以田叟逢二人状，因与叟男寻之。至与二人言处，叟死沟中，而衣服甚完，无损伤。乃知二人取叟之鬼也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## 裴 徽

河东裴徽，河南令回之兄子也。天宝中，曾独步行庄侧，途中见一妇人，容色殊丽，瞻靚艳魴，久之。徽问：“何以独行？”答云：“适婢等有少交易，迟迟不来，故出伺之。”徽有才思，以艳词相调，妇人初不易色，齐献酬数四。前至其家，邀徽相过。室宇宏丽。入门后，闻老婢怒云：“女子何故令他人来？名教中宁有此事。”女辞门有贤客，家人问者甚众。有顷老婢出，见（见原作门，据明钞本改。）徽辞谢，举动深有士风。须臾，张灯施幕，邀徽入坐。侍数人，各美色，香气芳馥，进止甚闲。寻令小娘子出云：“裴郎何须相避？”妇人出，不复入。徽窃见室中甚器，设绮帐锦茵，如欲嫁者，独心喜欲留。会腹胀，起如（如原作湊，据明钞本、陈校本改。）厕，所持古剑，可以辟恶。厕毕。取剑坏（剑坏原作裹剑。据明钞本改。）纸，忽见剑光粲然，执之欲回，不复见室宇人物。顾视在孤墓上丛棘中，因大号叫。家人识徽，持烛寻之。去庄百余步，瞪视不能言，久之方悟尔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## 李 陶

天宝中，陇西李陶，寓居新郑。常寝其室，睡中有人摇之，陶惊起，见一婢袍裤，容色甚美。陶问：“那忽得至此？”婢云：“郑女郎欲相诣。”顷之，

异香芬馥，有美女从西北隙壁中出，至床所再拜。陶知是鬼，初不交语，妇人惭怍却退。婢慢骂数四云：“田舍郎，待人故如是耶？令我女郎愧耻无量。”陶悦其美色，亦心讶之，因给云：“女郎何在？吾本未见，可更呼之。”婢云“来。”（明钞本云来作乃止。）又云：“女郎重君旧缘，且将复至，忽复如初，可以殷勤也。”及至，陶下床致敬，延止偶坐，须臾相近。女郎貌既绝代，陶深悦之，留连十余日。陶母躬自窥覘，累使左右呼陶，陶恐阻己志，亦终不出。妇云：“大家召君，何以不往？得无坐罪于我？”陶乃诣母，母流涕谓陶曰：“汝承人昭穆，乃有鬼妇乎？”陶云改之。自尔留连，半岁不去。其后陶参选，之上都，留妇在房。陶后遇疾笃，鬼妇在房，谓其婢云：“李郎今疾亟，为之奈何？当相与往省问。”至潼关，为鬼关司所遏，不得过者数日。会陶堂兄亦赴选入关，鬼（关鬼原作鬼关，据明钞本、许本改。）得随过。其夕，至陶所，相见忻悦。陶问：“何得至此？”云：“见卿疾甚，故此相视。”素所持药，因和以饮陶，陶疾寻愈。其年选得临津尉，与妇同众至舍。数日，当之官。鬼辞不行，问其故，云：“相与缘尽，不得复去。”言别凄怆，自此遂绝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## 长洲陆氏女

长洲县丞陆某，家素贫。三月三日，家人悉游虎丘寺，女年十五六，以无衣不得往，独与一婢守舍。

父母既行，慨叹投井而死。父母以是为感，悲泣数日，乃权殡长洲县。后一岁许，有陆某者，曾省其姑。姑家与女殡相近，（相近原作同出，据明钞本改。）经殡宫过，有小婢随后，云：“女郎欲暂相见。”某不得已，随至其家。家门卑小，女郎靓妆，容色婉丽。问云：“君得非长洲百姓耶？我是陆丞女，非人，鬼耳。欲请君传语与府。今临顿李十八求婚，吾是室女，义难自嫁。可与白大人，若许为婚，当传语至此，其人尚留殡宫中。”少时，当州坊正，从殡宫边过，见有衣带出外，视之，见妇人。以白丞。丞自往，使开壁取某，置之厅上，数日能言。问焉得至彼，某以女言对，丞叹息。寻令人问临顿李十八，果有之，而无恙自若。初不为信，后数日乃病，病数日卒。举家叹恨，竟将女与李子为冥婚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## 刁 緬

宣城太守刁緬，本以武进。初为玉门军使，有厕神形见外厩，形如大猪，遍体皆有眼，出入溷中，游行院内。緬时不在，官吏兵卒见者千余人。如是数日。緬归，祭以祈福，厕神乃灭。緬旬迁伊州刺史，又改左卫率右骁卫将军左羽林将军，遂贵矣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## 王无有



楚丘主簿王无有，新娶，妻美而妒。无有疾，将如厕，而难独行，欲与侍婢俱，妻不可。无有至厕，于垣穴中，见人背坐，色黑且壮。无有以为役夫，不之怪也。顷之，此人回顾，深目巨鼻，虎口乌爪。谓无有曰：“盍与子鞋。”无有惊，未及应，怪自穴引手，直取其鞋，口咀之。鞋中血见，如食肉状，遂尽之。无有恐，先告其妻，且尤之曰：“仆有疾如厕，虽一婢相送，君适固拒。果遇妖怪，奈何？”妇犹不信，乃同观之。无有坐厕，怪又见，夺余一鞋。妻恐，扶无有还。他日，无有至后院，怪又见，语无有曰：“吾归汝鞋。”因投其旁，鞋并无伤。无有请巫解奏，鬼复谓巫：“王主簿禄尽，余百日寿。不速归，死于此。”无有遂归乡，如期而卒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## 王 升

吴郡陆望，寄居河内。表弟王升，与望居相近。晨谒望，行至庄南故村人杨侃宅篱间，忽见物（物字原缺，据明钞本、陈校本补。）两手据厕，大耳深目，虎鼻猪牙，面色紫而黧烂，直视于升，惧而走。见望言之，望曰：“吾闻见厕神无不立死，汝其勉之。”升意大恶，及还即死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## 高 生

天宝中，有渤海高生者，亡其名。病热而瘠，其

臆痛不可忍。召医视之，医曰：“有鬼在臆中，药可以及。”于是煮药而饮之，忽觉暗中动摇。有顷，吐涎斗余，其中凝固不可解，以刀剖之，有一人涎中起。初甚么麽，俄长数尺。高生欲苦之，其人趋出，降阶遽不见。自是疾闻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#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三十四

## 鬼十九

杨 准 王 乙 韦 栗 河间刘别驾  
王玄之 郑德懋 朱 敖 裴 虬  
赵 佐 岐州佐史

### 杨 准

唐杨准者，宋城人，士流名族。因出郊野，见一妇人。容色殊丽。准见挑之，与野合。经月余日，每来斋中，复求引准去。准不肯从，忽而心痛不可忍，乃云：“必不得已，当随君去，何至苦相料理。”其疾遂愈，更随妇人行十余里。至舍，院宇分明，而门户卑小。妇人为准设食，每一举尽稬。心怪之，然亦未知是鬼。其后方知。每准去之时，闭房门，尸卧床上，积六七日方活。如是经二三年。准兄渭准曰：“汝为人子，当应绍续。奈何忽与鬼为匹乎？”准惭惧，出家被缁服，鬼遂不至。其后准反初服。选为县尉，别婚家人子。一年后，在厅事理文案，忽见妇人从门而入，容色甚怒。准惶惧，下阶乞命，妇人云：“是度无放君理。”极辞搏之，准遇疾而卒。（出

## 王 乙

临汝郡有官渠店，店北半里许李氏庄王乙者，因赴集，从庄门过。遥见一女年可十五六，相待欣悦，使侍婢传语。乙徘徊槐阴，便至日暮，因诣庄求宿。主人相见甚欢，供设亦厚。二更后，侍婢来云：“夜尚未深，宜留烛相待。”女不久至，便叙绸缪，事毕。女悄然忽患，乙云：“本不相识，幸相见招。今叙平生，义即至重。有何不畅耶？”女云：非不尽心，但适出门闭，逾垣而来。（逾字来字原缺，据明钞本补。）墙角下有铁爬，爬齿刺脚，贯彻心痛，痛不可忍。”便出足视之。言讫辞还，云：“已应必死。君若有情，回日过访，以慰幽魂耳。”后乙得官东归，涂次李氏庄所，闻其女已亡。私与侍婢持酒馔至殡宫外祭之，因而痛哭。须臾，见女从殡宫中出，乙乃伏地而卒，侍婢见乙魂魄与女同入殡宫，二家为冥婚焉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## 韦 栗

韦栗者，天宝时为新淦丞，有少女十余岁。将之官，行上扬州，女向（向明钞本作白。）栗，欲市一漆背金花镜。栗曰：“我上官艰辛，焉得此物？待至官与汝求之。”岁余女死，栗亦不记宿事。秩满，载

丧北归，至扬州，泊河次。女将一婢持钱市镜，行人见其色甚艳，状如贵人家子，争欲求卖。有一少年年二十余，白皙可喜，女以黄钱五千余之，少年与漆背金花镜，径尺余。另一人云：“有镜胜此，只取三千。”少年复减两千。女因留连。色授神与，（与字原缺，据明钞本补。）须臾辞去。少年有意淫之，令人随去，至其所居。须臾至铺，但得黄纸三贯，少年持至栗船所，云：“适有女郎持钱市镜，入此船中。今成纸钱。”栗云：“唯有一女，死数年矣。君所见者，其状如何？”少年具言服色容貌，栗夫妻哭之。女正复如此。因领少年入船搜检，初无所得。其母剪黄纸九贯，置在棹边案上，检失（失字原缺，据明钞本补。）三贯，众颇异之，乃复开棺，见镜在焉，莫不悲叹。少年云：“钱已不论。”具言本意，复赠十千，为女设斋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## 河间刘别驾

河间刘别驾者，常云：“世间无妇人，何以适意？”后至西京通化门，见车中妇人有美色，心喜爱悦，因随至其舍，在资圣寺后曲。妇人留连数宵，彼此兼畅。刘侯不觉有异，但中宵寒甚，茵衾累重，然犹肉不煖。心窃怪之，后一日将曙，忽失妇人并屋宇所在，其身卧荒园中数重乱叶下，因此遇痼病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# 王玄之

高密王玄之，少美风采，为蕲春丞，秩满归乡里，家在郭西。尝日晚徙倚门外，见一妇人从西来，将入郭，姿色殊绝，可年十八九。明日出门又见，如此数四，日暮辄来。王戏问之曰：“家在何处？向暮来此？”女笑曰：“儿家近在南冈，有事须至郭耳。”王试挑之，女遂欣然，因留宿，甚相亲昵，明旦辞去。数夜辄一来，后乃夜夜来宿。王情爱甚至，试谓曰：“家既近，许相过否？”答曰：“家甚狭陋，不堪延客，且与亡兄遗女同居，不能无嫌疑耳。”王遂信之，宠念转密。于女工特妙，王之衣服，皆其裁制，见者莫不叹赏之。左右一婢，亦有美色，常随其后。虽在昼日，亦不复去。王问曰：“兄女得无相望乎？”答曰：“何须强预他家事？”如此积一年，后一夜忽来，色甚不悦，啼泣而已。王问之，曰：“过蒙爱接，乃复离去，奈何？”因呜咽不能止，王惊问故，女曰：“得无相难乎？儿本前高密令女，嫁为任氏妻，任无行见薄，父母怜念，呼令归。后乃遇疾卒，殡于此。今家迎丧，明日当去。”王既爱念，不复嫌忌。乃便悲惋。”问明日得至何时，曰：“日暮耳。”一夜叙别不眠，明日临别，女以金缕玉杯及玉环一双留赠，王以繡衣答之，握手挥涕而别。明日至期，王于南冈视之，果有家人迎丧。发衬，女颜色不变，粉黛如故。见繡衣一箱在棺中，而失其所送金杯及玉环。家人方觉有异。王乃前见陈之，兼示之玉杯与环，皆捧之而悲泣。因问曰：“兄女是

谁？”曰：“家中二郎女，十岁病死，亦殡其旁。”婢亦帐中木人也，其貌正与从者相似。王乃临柩悲泣而别，左右皆感伤。后念之，遂恍惚成病，数日方愈。然每思辄忘寝食也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## 郑德懋

荥阳郑德懋，常独乘马，逢一婢，姿色甚美，马前拜云：“崔夫人奉迎郑郎。”鄂然曰：“素不识崔夫人，我又未婚，何故相迎？”婢曰：“夫人小女，颇有容质，且以清门令族，宜相匹敌。”郑知非人，欲拒之，即有黄衣苍头十余人至曰：“夫人（曰夫人原作日未入，据明钞本、陈校本改。）趣郎进。”辄控马。其行甚疾，耳中但闻风鸣。奄至一处，崇垣高门，外皆列植楸桐。郑立于门外，婢先白。须臾，命引郑郎入。进历数门，馆宇甚盛，夫人著梅绿罗裙，可年四十许，姿容可爱，立于东阶下。侍婢八九，皆鲜整。郑趋谒再拜。夫人曰：“无怪相屈耶？以郑郎清族美才，愿托姻好。小女无堪，幸能垂意。”郑见逼，不知所对，但唯而已。夫人乃堂上（堂上明钞本作上堂。）命引郑郎自西阶升。堂上悉以花罽荐地，左右施局脚床七宝屏风黄金屈膝，门垂碧箔，银钩珠络。长筵列饌，皆极丰洁。乃命坐。夫人善清谈，叙置轻重，世难以比。食毕命酒，以银贮之，可三斗余，琥珀色，酌以镂杯。侍婢行酒，味极甘香。向暮，一婢前白：“女郎已严妆讫。”乃命引郑郎出就外间，（间原作门，据明钞本改。）浴以百味香汤，左

右进衣冠履輶。美婢十人扶入，恣为调谑。自堂及门，步致花烛，乃延就帐。女年十四五，姿色甚艳，目所未见。被服粲丽，冠绝当时，郑遂欣然，其后遂成礼。明日，夫人命女与就东堂，堂中置红罗繡帐，衾褥茵席，皆悉精绝。女善弹箜篌，曲词新异。郑问：“所迎婚前乘来马，今何在许？”（许原作诈，据明钞本改。）曰：“今已反矣。”如此百余日，郑虽情爱颇重，而心稍嫌忌。因谓女曰：“可得同归乎？”女惨然曰：“幸托契会，得侍中栢。然幽冥理隔，不遂如何？”因涕泣交下。郑审其怪异，乃白夫人曰：“家中相失，颇有疑怪，乞赐还也。”夫人曰：“适蒙见顾，良深感慕。然幽冥殊途，理当暂隔。分离之际，能不泫然。”郑亦泣下。乃大傩会，与别曰：“后三年，当相迎也。”郑因拜辞，妇出门，挥泪握手曰：“虽有后期，尚延年岁。欢会尚浅，乖离苦长。努力自爱。”郑亦悲惋。妇以衬体红衫及金钗一双赠别，曰：“若未相忘，以此为念。”乃分袂而去。夫人敕送郑郎，乃前青骢，被（被原作故，据明钞本改。）带甚精。郑乘马出门，倏忽复至其家，奴遂云：“家中失已一年矣。”视其所赠，皆真物也。其家语云：“郎君出行后，其马自归，不见有人送来。”郑始寻其故处，唯见大坟，旁有小琯，莹前列树，皆已枯矣。而前所见，悉华茂成阴。其左右人传崔夫人及小郎墓也。郑尤异之，自度三年之期，必当死矣。后至期，果见前所使婢乘车来迎。郑曰：“生死固有定命，苟得乐处，吾得何忧？”乃悉分判家事，预为终期，明日乃卒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

## 朱 敖

杭州别驾朱敖旧隐河南之少室山。天宝初，阳翟县尉李舒在岳寺，使骑招敖。乘马便骋，从者在后，稍行至少姨庙下，时盛暑，见绿袍女子，年十五六，姿色甚丽。敖意是人家臧获，亦讶其暑月挟纁。驰马问之，女子笑而不言，走入庙中。敖亦下马，不见有人。遂壁上观画，见绿袍女子，乃途中睹者也，叹息久之。至寺具说其事，舒等尤所叹异。尔夕既寐，梦女子至，把被欣悦，精气越甗，累夕如此。嵩岳道士吴筠书一符辟之，不可。又吴以道术制之，亦不可。他日，宿程道士房。程于法清静，神乃不至。敖后于河南府应举，与渭南县令陈察微往诣道士程谷神。为设薯药，不托莲花，（托莲花明钞本作施荤馔。）鲜胡麻馔。留连笑语，日暮方回。去少室五里所，忽嵩黑云腾踊，中掣火电。须臾泚昧，骤雨如泻。敖与察微从者一人伏栢林下，旁抵巨壑。久之，有异光，与日月殊状。忽于光中遍是松林，见天女数人，持一舞筵，周竟数里，施为松林上。有天女数十人，状如天仙，对舞筵上。兼有诸神若（神若原作若异，据明钞本改。）观世音。终其两舞，如半日许。曲终，有数人状如俳優，卷筵回去，便天地昧黑，复不见人。敖等夤缘夜半，方至舍耳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## 裴 虬

苏州山人陆去奢亭子者，即宋散骑戴颙宅也。天宝末，河东裴虬常旅寄此亭，暴亡，久之方悟。说云：“初一人来云：‘戴君见召。’虬问戴为谁，人曰：‘君知宋散骑常侍戴颙乎？’虬曰：‘知之。’曰：‘今呼君者，即是人也。’虬至见颙，颙求以己女妻虬，云：‘先以结婚，不当再娶。’颙曰：‘人神殊道，何若也？’虬言‘已适有禄位，不合为君女婿。’久之，言相往来。颙笑虬不可屈，乃释之，遂活也。”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## 赵 佐

赵佐者，天宝末辅国子四门生。常寝疾，恍惚有二黄衣吏拘行至温泉宫观风楼西，别有府署。吏引入，始见一人如王者。佐前拜谒，王谓佐曰：“君识我否？”佐辞不识。王曰：“君闻秦始皇乎？我即是也。君人主于我家侧造诸宫殿，每奏妓乐，备极奢侈，诚美王也。故我亦如此起楼以观乐。”因访问人间事甚众。又问佐曰：“人间不久大乱，宜自谋免难，无久住京城也。”言讫。使人送还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## 岐州佐史

岐州佐史尝因事至京，停兴道里。忽见二人及一无头人来云：“王令追己。”佐史知其鬼，因问：君在

地下，并何职掌？”云：“是捉事。”佐史谓曰：“幸与诸君臭味颇同，能相救否？事了，当奉万张纸钱。”王人许诺：“期后五日，若不复来者，即是事了。其钱可至天门街烧之。”至五日不来，吏乃烧钱毕，因移居崇仁里。后京中事了，西还岐州，至杏树店，复逢二人，问：“何所来？”顷于旧处相访不是，所处分事已得免，劳致钱贱地，所由已给永年优复牒讫。非大期至，更无疾病耳。”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#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三十 五 鬼二十

浚仪王氏 章仇兼琼 李林甫 陈希烈  
杨国忠 李叔霁 新繁县令 姚肖品  
梁守威

## 浚仪王氏

浚仪王氏，士人也。其母葬，女婿裴郎饮酒醉，入冢卧棺后，家人不知，遂掩圻。后经数日不见裴郎，家诬为王氏所杀，遂相讼。王氏实无此，举家思虑。葬日恐在圻中，遂开圻得之，气息奄奄，以粥灌之，数日平复。说云，初葬之夕，酒向醒，无由得出。举目窃视，见人无数，文柏为堂，宅宇甚丽。王氏先亡长幼皆集，众鬼见裴郎甚惊，其间一鬼曰：“何不杀之？”妻母云：“小女幼稚仰此，奈何欲杀？”苦争得免。既见长筵美馔，歌乐欢洽。俄闻云：“唤裴郎。”某惧不敢起。又闻群婢连臂踏歌，词曰：“柏堂新成乐未央，回来回去绕裴郎。”有一婢名**秣**华，以纸烛烧其鼻准成疮，痛不可忍，遂起遍拜，诸鬼等频命裴郎歌舞。饥请食，妻母云：“鬼食不

堪。”命取瓶中食与之，如此数夜。奴婢皆是明器，不复有本形象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## 章仇兼琼

唐天宝中，章仇兼琼为剑南节度，数载入朝。蜀川有张夜叉者，状如狂人，而言事多中。兼琼将行，呼而问之，夜叉云：“大使若住蜀，有无涯之寿。若必入朝，不见其吉。”兼琼初甚惶惧，久之曰：“安有是耶？”遂行。至汉州，入驿，堕马身死，独心上微**煖**。彭州刺史李先，令洛阳尉马某送药酒罨药兼起居。洛阳去汉州五十里，奉命便行。至汉州入驿到兼琼所，忽然颠倒而卒。后兼琼乃苏，云地下所由，以马尉见。马氏亦死，便至其家，家人惊异，云：“适尔奉命，还何处也？”不言，视天太息。其妻再问：“宾从何在？又不把笏，何也？”马殊不言。遽挥使去，因流涕言：“已代章仇大使死。适于地下苦论，地下所由并为他无如之何？自念到官日浅，远客孤弱，故还取别。”举言悲号，又谓其妻曰：“无苦，我代其死，彼亦当有深恤。无忧不得还乡。但便尔仓卒，死生永隔，以此为恨耳！”言讫不见。子等初犹恍然疑之，寻见床舁尸还。兼琼翌日还成都，赙马氏钱五百万，敕敕彭州赙五百万，兼还四年秩禄云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李林甫

唐李林甫为相既久，自以为阴祸且多，天下颇怨望，有鬼灾，乃致方术士以禳去之。后得一术士曰：“相国豪贵久矣，积怨者亦多矣。为祸之基，非一朝一夕之故。虽然，庶可免者，朝夕之祸也。”林甫曰：“若之何？”术士曰：“可于长安市，求一善射者以备之。”林甫乃于西市召募之得焉。白云尝厕军伍间，以善射称，近为病，他无所知。林甫即资其衣食，月计以给。后一夕，林甫会宴于庭，燕赵翼侍。度曲未终，忽然中绝。善射者异而听之，无闻矣。乃默筹曰：“夜未阑，忽如是，非有他耶？抑术士之言耶？”乃执弓矢，蒺垣以入伺之。忽见垣之南，有一物堕而下，又一人逾来，善射者一发中之，乃惊去。因至林甫长乐之地，见歌者舞者噤而不能啜其喉，屹而不得翻其袖，寂寂然若木偶状者。因视垣南堕下之物，即一囊而结者。解其中，有数百签，皆林甫及家僮名氏也。于是以名呼，一一而应。遂宴饮如初。其明日，术士来，且贺：“以赖此人，不然几为所祸。乃负冤而死者也。明公久专机要，积戾万状。自兹十稔，乃非吾之所知。”其后林甫籍没，果期十年也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## 陈希烈

陈希烈为相，家有鬼焉。或咏诗，或歌呼，声甚微细激切，而历历可听。家人问之曰：“汝何人而在此？”鬼曰：“吾此中戏游，游毕当去。”或索衣服，或求饮食，得之即去，不得即骂。如此数朝，后忽谈

经史，鬼甚博览。家人呼希烈侄婿司直季履济命与鬼谈，谓履济曰：“吾因行，固于此戏，闻君特谕，今日豁然。有事当去，君好住。”因去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## 杨国忠

唐天宝中，杨国忠，权势薰灼，朝廷无比。忽有一妇人诣宅请见，阍人拒之，妇人大叫曰：“我有大事，要见杨公，尔何阻我！若不见我，当令火发。尽焚杨公之宅！”阍人惧，告国忠。国忠见之，妇人谓国忠曰：“公为相国，何不知否泰之道？耻公位极人臣，又联国戚，名动区宇，亦已久矣。奢纵不节，德义不修，而壅塞贤路，谄媚君上，又亦久矣。略不能效前朝房杜之踪迹，不以社稷为意，贤与愚不能别。但纳贿于门者，爵而禄之。大才大德之士，伏于林泉，曾不一顾。以恩付兵柄，以爱使牧民。噫！欲社稷安而保家族，必不可也！”国忠大怒，问妇人曰：“自何来？何造次触犯宰相，不惧死罪也？”妇人曰：“公自不知死罪，翻以我为死罪。”国忠怒，命左右斩之。妇人忽不见。国忠惊未已，又复立于前。国忠乃问曰：“是何妖耶？”妇人曰：“我实惜高祖太宗之社稷，被一匹夫倾覆。公不解为宰相，虽处佐辅之位，而无佐辅之功。公一死小事耳，可痛者，国朝自此弱。几不保其宗庙，胡怒之耶？我来白于公，胡多事也。今我却退，胡有功也？公胡死耶？民胡哭也？”言讫，笑而出，令人逐之，不见。后至禄山起

兵，方悟“胡”字。

## 李叔霁

唐天宝末，禄山作乱。赵郡李叔霁，与其妻自武关南奔襄阳，妻与二子死于路，叔霁游荆楚。久之，禄山既据东京。妻之姑寡居不能自免，尚住城中，辛苦甚至。役使婢洛女出城采樵，遥见犊走甚急，有紫衣人骑马在后。车中妇人频呼洛女既近，问：“识我否？”婢惊喜曰：“李郎何往？娘子乃尔独行。”妻乃悲泣云：“行至襄阳，叔霁及两儿并死于贼。我缘饥馁，携小儿女嫁此车后人。”遂与洛女见姑。哭毕，问：“姊弟何在？”“姑言近在外。”曰：“此行忽速，不可复待。”留停半日许，时民饥，姑乃设食，粗粝无味。妻子于车中取粳米饭及他美馔，呼其夫与姑餐。餐毕便发。临别之际，谓曰：“此间辛苦，亦合少物相留，为囊赆已前行。今车中唯有一疋半绢，且留充衣服。深以少为恨也。”乾元中，肃宗克复二京，其姑与子同下扬州。月余，叔霁亦至，相见悲泣，再叹其妻于客中因产歿故，兼小儿女相次夭逝。言讫又悲泣。姑初惭恚，为其侄女为贼所掠。及见叔霁情至，因说其事。云所著裙，即此留绢也。叔霁咨嗟而已。吴郡朱敖，尝于陈留赋中识一军将，自言索得李霁妇云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## 新繁县令



新繁县令妻亡，命女工作凶服。中有妇人，婉丽殊绝，县命悦而留之，甚见宠爱。后数月，一旦憔悴，言辞顿咽。令怪而问之，曰：“本夫将至，身方远适，所以悲耳。”令曰：“我在此谁如我何？第自饮食，无苦也。”后数日求去，止之不可，留银酒杯一枚为别。谓令曰：“幸甚相思，以此为念。”命赠罗十疋。去后恒思之，持银杯不舍手，每至公衙，即放案上。县尉已罢职还乡里，其妻神柩尚在新繁，故远来移转。投刺谒命，令待甚厚。尉见银杯，数窃视之。令问其故，对云：“此是亡妻棺中物，不知何得至此？”令叹良久，因具言始末，兼论妇人形状音旨，及留杯赠罗之事。尉愤怒终日，后方开棺，见妇人抱罗而卧，尉怒甚，积薪焚之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## 姚肖品

姚肖品者，杭州钱塘人。其家会客，因在酒座死，经食顷乃活。云初见一人来唤，意是县家所由。出门看之，便被捉出。至北郭门，有数吏在船中。捉者令品牵船，品云：“忝是绪余，未尝引挽。”遂被捶击，辞不获已。力为牵之，至驿亭桥，已八九里所，鬼不复防御。因尔绝走得脱也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## 梁守威

唐肃宗时，安史之党方乱。邢州正在贼境，刺史

颇有安时之志。长安梁守威者，以文武才辨自负，自长安潜行，因往邢州，欲说州牧至州西南界，方夜息于路旁古墓间，忽有一少年手携一剑亦至，呵问守威曰：“是何人？”守威曰：“我游说之士欲入邢州说州牧，命立功报君。”少年曰：“我亦游说之士也。”守威喜而揖，共坐草中，论以世乱。少年曰：“君见邢牧，何辞以说？”守威曰：“方令天子承祧，上皇又存，佐国大臣，足得戮力同心，以尽灭丑类。故不假多辞，邢牧其应声而奉我教也，可谓乘势因时也。”少年曰：“君如其一，不知其二。今太子传位，上皇犹在。君以为天下有主耶？有归耶？然太子至灵武，六军大臣推戴，欲以为天下主。其如自立不孝也，徒欲使天下怒，又焉得为天下主也？设若太子但奉行上皇，而征兵四海，力剪群盗，收复京城，唯抚而辑之，爵赏军功，亦行后而闻之，则不期而大定也。今日之大事已失，卒不可平天下。我未闻自负不孝之名，而欲诛不忠之辈者也。欲安天下，宁群盗，必待仁主得位。君无说邢牧，我若可说，早已说之。”守威知少年有才略，因长叹曰：“我何之？昔刘琨闻天下乱而喜，我今遇天下乱而忧。”少年乃命行，诣一大林，乃达曙，至林下。见百余人，皆擐甲执兵，乃少年之从者。少年索酒馔，同欢话而别。谓守威曰：“我授君之一言，君当听之。但回长安，必可取爵禄也。太子新授位，自贱而贵者多矣。关内乱之极也，人皆思治愿安，君但以治平之术教关内诸侯，因依而进。何虑不自立功耶？”守威拜谢而回，才行十步已来，顾之不见。乃却诣林下访之，惟见坏

墓甚多。（出《潇湘录》）

#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三十六

## 鬼二十一

常夷 张守一 郑望 宇文覲  
常李 莹 裴 曷 李 氏

### 常夷

唐建康常夷，字叔通，博览经典，雅有文艺。性耿正清直，以世业自尚。家近清溪，常昼日独坐。有黄衫小儿赍书直至阁前曰：“朱秀才相闻。”夷未尝识也，甚怪之。始发其书，云：“吴郡秀才朱均，白常高士。”书中悉非生人语，大抵“家近在西岗，幸为善邻，思奉颜色。”末有一诗云：“具陈（明抄本“云”下空七字，疑原有五言二句，脱去八字）平生游城郭，殂没委荒榛。自我辞人世，不知秋与春，牛羊久来牧，松柏几成薪。分绝车马好，甘随狐兔群。何处清风至，君子幸为邻。烈烈盛名德，依依仁良宾。千年何旦暮，一室动人神。乔木如在望，通衢良易遵。高门倘无隔，向与折龙津。”其纸墨皆故弊。常夷以感契殊深，叹异久之，乃为答书，殷勤切至。仍直克期，请与相见。既去，令随视之，至舍西一里许，入

古坟中。至期，夷为具酒果。须臾，闻扣门，见前小儿云：“朱秀才来谒。”夷束带出迎。秀才著角巾葛单衣曳履，可年五十许，风度闲和。雅有清致。与相劳苦，秀才曰：“仆梁朝时，本州举秀才高第。属四方多难，遂无宦情，屏居求志。陈永定末终此地，久处泉壤，常钦风味，幽明路绝，遂废将迎。幸因良会，大君子不见嫌弃，得申郁积，何乐如之。”夷答曰：“仆以暗劣，不意冥灵所在咫尺，久阙承稟，幸蒙殊顾，欣感实多。”因就坐啜果饮酒，问其梁陈间事，历历分明。白云朱异从子。说异事武帝，恩幸无匹。帝有织成金缕屏风，珊瑚钿、玉柄麈尾，林邑所献七宝澡瓶、沉香镂枕，皆帝所秘惜。常于承云殿讲竟，悉将以赐异。昭明太子薨时，有白雾四塞。葬时玄鹄四双，翔绕陵上，徘徊悲鸣，葬毕乃去。元帝一目失明，深忌讳之。为湘东镇荆州，王尝使博士讲《论语》。至于见瞽者必变色，语不为隐，帝太怒，乃鸩杀之。又尝破北虏，手斩一裨将。于谨破江陵，帝见害，时行刀者乃其子也。沈约母拜建昌太夫人，时帝使散骑侍郎就家读策受印绶，自仆射何敬容已下数百人，就门拜贺，宋梁以来命妇未有其荣。庚肩吾少事陶先生，颇多艺术。尝盛夏会客，向空大嘘气，尽成雪，又禁诸器物悉住空中。简文帝诏襄阳造凤林寺，少刹柱木未至，津吏于江中获一樟木，正与诸柱相符。帝性至孝，居丁贵嫔柩，涕泣不绝，卧痛溃烂，面尽生疮。侯景陷台城，城中水米隔绝，武帝既敕进粥，官中无米，于黄门布囊中赍得四升，食尽遂绝，所求不给而崩。景所得梁人，为长枷，悉纳其

头，命军士以三投矢乱射杀之，虽衣冠贵人，亦无异也。陈武帝既杀王僧辩，天下大雨百余日。又说陈武微时，家甚贫，为人庸保以自给。常盗取长城豪富包氏池中鱼，擒得以担竿击，甚困。即祚后，灭包氏。此皆史所脱遗。事类甚多，不可悉载。后数相来往，谈宴赋诗，才甚清举，甚成密交。夷家有吉凶，皆预报之。后夷病甚，秀才谓曰：“司命追君为长史，吾亦预巡察，此职甚重，尤难其选，冥中贵盛无比。生人会当有死，纵复强延数年，何似居此地。君当勿辞也。”夷遂欣然，不加药疗，数日而卒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## 张守一

乾元有张守一，为大理少卿。性仁恕，以平反折狱，死囚出免者甚多。后当早朝，有白头老人，伛偻策杖，诣马前拜谢。守一问故，请避从者，曰：“非生人，明公所出死囚之父也。幽明卑贱，无以报德。明公倘有助身之求，或能致耳。请受教。”守一曰：“贤子无罪，非我屈法伸恩，不敢当此。忝列九卿，颇得自给，幸无劳苦。”再三慰遣之，鬼曰：“当尔且去，倘有求不致者，幸相念。”遂不见。俄尔有诏赐**酺**，城中纵观，守一于会中窥见士人家女，姿色艳绝，相悦之而防闲甚急，计无从出，试呼前鬼：“颇能为我致否？”言讫即至，曰：“此易事耳，然不得多时，才可七日。”曰：“足矣。得非变化相惑耶？”鬼曰：“明公何疑之深，仆以他物代取其

身。”遂营寂静之处，设帷帐。有顷，奄然而至。良久寤惊曰：“此何处？”唯守一及鬼在傍，给云：“此是天上天使”因与款昵，情爱甚切。至七日，谓女曰：“天上人间当隔异，欢会尚浅，便尔乖离如何？”因流涕取别。鬼复掩其目送还。守一后私覩女家，云：“家女卒中恶，不识人，七日而醒。”后经十年，又逢此鬼曰：“天曹相召，便当承诀。今奉药一丸，此能点化杂骨，为骨**醢**刀把之良者。愿公宝之，有急当用。因**歔**而去。”药如鸡卵许大。至武太后时，守一以持法宽平，为酷吏所构。流徙岭表，资用窘竭，乃以药点骨，信然。因取给，药尽遂卒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## 郑 望

乾元中，有郑望者，自都入京，夜投野狐泉店宿，未至五六里而昏黑。忽于道侧见人家，试问门者，云是王将军，与其亡父有旧，望甚喜。乃通名参承，将军出，与望相见。叙悲泣，人事备之，因尔留宿，为设饌饮。中夜酒酣，令呼**蘼**三娘唱歌送酒。少间，三娘至，容色甚丽，尤工唱《阿鹊监》，及晓别去。将军夫人传语，令买锦**袴**及头髻花红朱粉等。后数月东归，过送所求物。”将军相见欢洽，留宿如初。望问：“何以不见**蘼**三娘？”将军云：“已随其夫还东京。”以明日辞去，出门不复见宅，但余丘陇。望恍然却回，至野狐泉，问居人，曰：“是王将军**瑄**。瑄边伶人至店，其妻暴疾亡，以苇席裹尸，葬

将军坟侧。故呼曰“蘧蔭三娘”云。旬日前，伶官亦移其尸归葬长安讫。”（出《玄怪录》）

## 宇文覲

韩彻者，以乾元中任陇州吴山令。素与进士宇文覲、辛稷等相善，并随彻至吴山读书，兼许秋赋之给。吴山县令号凶阙，前任多死。令厅有大槐树，覲、稷等意为精魅所凭，私与典正欲彻不在，砍伐去之。期有一日矣，更白彻。彻谓二子曰：“命在于天，责不在树，子等无然。”其谋遂止。后数日，覲、稷行树，得一孔，旁甚润泽，中有青气，上升为云。伺彻还寝，乃命县人掘之。深数尺，得一琯，琯中有棺木而已烂坏，有少齿发及胫骨胯骨犹在。遥望西北陬有一物，众谓是怪异，乃以五千雇二人取之。初缒，然昼烛一束，二人背刀缘索往视其食瓶，瓶中有水，水上有林擒缒夹等物，泻出地上，悉如烟销。彻至，命佐史收骨发以新棺敛葬诸野。佐史偷钱，用小书函，折骨埋之。既至舍，仓卒欲死，家人白彻，彻命巫视之。巫于彻前灵语，云：“己是晋将军契苾铘，身以战死，受葬于此县。立琯近马坊，恒苦糞秽，欲求迁改。前后累有所白，多遇合死人，遂令冥苦无可上达。今明府恩及幽壤，俸钱市椽，甚惠厚。胥吏酷恶，乃以书函见贮骨发，骨长函短，断我胯胫，不胜楚痛，故复仇之耳。”彻辞谢数四，自陈：“为主不明，令吏人等有此伪欺。当令市椽，以衣被相送。而可小赦其罪，诚幸也。”又灵语云：“寻



当释之，然创造此谋，是宇文七及辛四。幽魂佩戴，岂敢忘之？辛候不久自当擢禄，足光其身。但宇文生命薄无位，虽获一第，终不及禄，且多厄难。无当救其三死，若忽为官，虽我亦不能救。”言毕乃去。佐史见释，方获礼葬。覲家在岐山，久之，鶚忽空中语云：“七郎夫人在庄疾亟，适已往彼营救，令亦小痊。寻有庄人来报，无可惧也。若还，妻可之后，慎无食马肉。”须臾使至，具如所白。覲入门，其妻亦愈。会庄客马驹死，以熟肠及肉馈覲。覲忘其言而食之，遇乾霍乱，闷而气绝者数矣。忽闻鶚言云：“令君勿食马，何故违约？马是前世冤家，我若不在，君无活理；我在，亦无苦也。”遂令左右执笔疏方，药至服之，乃愈。后覲还吴山，会岐州土贼欲僭伪号，署置百官，覲有名，被署中书舍人。贼寻被官兵所杀，覲等七十余人，系州狱待旨。鶚复至覲妻所语云：“七郎犯事，我在地中大为求请。然要三千贯钱。”妻辞贫家，实不能办。鶚曰：“地府所用，是人间纸钱。”妻云：“纸钱当力办之。”焚毕，复至狱中谓覲曰：“我适于夫人所得三千贯为君属请，事亦解矣。有刘使君至者，即当得放，饱食无忧也。”寻而诏用刘晏为陇州刺史，辞日奏曰：“占污名贤，曾未相见，所由但以为逆所引，悉皆系狱。臣至州日，请一切释免。”上可其奏。晏至州，上毕，悉召狱囚宣出放之。覲既以为贼所署，耻而还家。半岁余，吕崇贲为河东节度，求书记之士。在朝多言覲者，崇贲奏覲左卫兵曹河东书记，敕赐衣一袭，崇贲送绢百疋。敕至，覲甚喜。受敕，衣绿裳西向拜蹈，奴忽倒地。

锷灵语叹息久之，谓覲：“勿令作官，何故受之？此度不能相救矣。”覲云：“令却还之，如何？”答云：“已受官毕，何谓复还？千万珍重，不复来矣。”后四日，覲遇疾卒。初女巫见锷衣冠甚伟，鬢发洞赤，状若今之库莫奚云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## 李 莹

寿昌令赵郡李莹，同堂妹第十三未嫁。至德初，随诸兄南渡，卒，葬于吴之海盐。其亲兄岷庄在济源，有妹寡居，去庄十余里。禄山之乱，不获南出。上元中，忽见妹还，问其由来，云为贼所掠，言对有理，家人不之诘。姊以乱故，恐不相全，仓卒将嫁近庄张氏。积四五年，有子一人，性甚明惠，靡所不了，恒于岷家独鑠一房，来去安堵。岷家田地，多为人所影占，皆公讼收复之。永泰中，国步既清，岷及诸弟，自江东入京参选。事毕还庄，欲至数百里。妹在庄忽谓婢云：“诸兄弟等，数日当至，我须暂住张家。”又过娣别，娣问其故，曰：“频梦云尔。”婢送至中路，遣婢还。行十余步，回顾不复见，婢颇怪之。后二日，张氏报云已死，姨及外甥等，悲泣适已，而诸兄弟遂至。因发张氏妹丧。岷言：“渠上元中死，殡在海盐，何得至此？恐其鬼魅。”因往张家临视，举被不复见尸。验其衣镜，皆入棺时物。子亦寻死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## 裴 臧

河东裴臧，幼好弹箏。时有弹箏师，善为新曲，臧妹欲就学，难其亲受。于是臧就学，转受其妹，遂有能名。久之臧客江湘，卒于南楚。母妹在家，臧忽轻身独还，家惊喜，问其故，云：“囊赍并奴等在后，日暮方至。”欢庆之后，因求箏弹，复令其妹理曲。有所误错，悉皆正之。累正十余曲，因不复见。须臾丧舆乃至云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## 李 氏

上都来庭里妇人李氏者，昼坐家堂，忽见其夫亡弟，身衣白服，戴布帻巾，迳来逐己。李氏绕床避走，追逐不止，乃出门绝骋。崎岖之中，莫敢支吾救援之者。有北门万骑卒，以马鞭击之，随手而消，止有幞头布，奄然至地，其下得一髑髅骨焉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#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三十七 鬼二十二

韦 璜 薛万石 范 俶 李 浣  
张 勅 牛 爽 李 咸 李 昼  
元 载 萧 审

## 韦 璜

潞城县令周混妻者，姓韦名璜，容色妍丽，性多黠惠。恒与其嫂妹期曰：“若有（期曰若有四字原作若云若月，据明钞本改。）先死，幽冥之事，期以相报。”后适周氏，生二女，乾元中卒，月余，忽至其家，空间灵语，谓家人曰：“本期相报，故以是来。我已见阎罗王兼亲属。”家人问见锅汤剑树否，答云：“我是何人，得见是事？”后复附婢灵语云：“太山府君嫁女，知我能妆梳，所以见召。明日事了，当复来耳。”明日，婢又灵语云：“我至太山，府君嫁女，理极荣贵。令我为女作妆，今得胭脂及粉，来与诸女。”因而开手，有胭脂极（极原作及，据明钞本改。）赤，与粉，并不异人间物。又云：“府君家撒帐钱甚大，四十鬼不能举一枚，我亦致之。”因空中

落钱，钱大如盞。复谓：“府君知我善染红，乃令我染。我辞已虽染，亲不下手，平素是家婢所以，但承已指挥耳。府君令我取婢，今不得已，暂将婢去，明日当遣之还。”女云：“一家唯仰此婢，奈何夺之？”韦云：“但借两日耳。若过两日，汝宜击磬呼之。夫磬一振，鬼神毕闻。”婢忽气尽，经二日不返，女等鸣磬。少选，复空中语云：“我朝染毕，已遣婢还，何以不至？当是迷路耳。”须臾婢至，乃活，两手忽变作深红色。又制五言诗，与姊嫂夫数首，其寄诗云：“修短各有分，浮华亦非真。断肠泉壤下，幽忧难具陈。凄凄白杨风，日暮堪愁人。”又二章寄夫，题云泉台客人韦璜。诗云：“不得长相守，青春夭舜华。旧游今永已，泉路却为家。”其一：“早知别离切人心，悔作从来恩爱深。黄泉冥寞虽长逝，白日屏帷还重寻。”赠嫂一章，序云《阿嫂相疑留诗》，曰：“赤心用尽为相知，虑后防前只定疑。案牘可申生节目，桃符虽圣欲何为。”见其亲说云尔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## 薛万石

薛万石，河东人。广德初，浙东观察薛兼训用万石为永嘉令。数月，忽谓其妻曰：“后十日家内食尽，食尽时，我亦当死。米谷荒贵，为之奈何？”妇曰：“君身康强，何为自作不详之语？”万石云：“死甚可恶，有言者，不得已耳。”至期果暴卒，殓毕，棺中忽令呼录事佐史等。既至，谓曰：“万石不幸身

死，言之凄怆。然自此未尝扰君，今妻子饥穷，远归无路。所相召者，欲以亲爱累君。”尔时永嘉米贵，斗至万钱，万石于录事已下求米有差。吏人凶惧，罔不依送。迨至丞尉亦有赠。后数日，谓家人曰：“我暂往越州，谒见薛公。汝辈既有粮食，吾不忧矣。”自尔十余日无言，妇悲泣疲顿，昼寝，忽闻其语，惊起曰：“君何所求？”答云：“吾从越还，中丞已知吾亡，见令张卿来迎，又为见两女择得两婿。兄弟之情，可为厚矣。宜速装饰，张卿到来，即可便发。不尔，当罹山贼之劫，第宜速去也。”家人因是装束。会卿至，即日首（日首原作日道，据明钞本改。）途，去永嘉二百里温州为贼所破。家人在道危急，即焚香谘白，必有所言。不问即否。亲见家人白之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## 范 俶

范俶者，广德初，于苏州开酒肆。日晚，有妇人从门过，色态甚异。俶留宿，妇人初不辞让。乃秉烛，以发覆面，向暗而坐。其夜与申宴私之好，未明求去，云失梳子。觅不得，临别之际，啮俶臂而去。及晓，于床前得一纸梳，心甚恶之。因而体痛红肿，六七日死矣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## 李 浣

河中少尹李浣，以广德二年薨。初七日，家人设斋毕，忽于中门见浣独骑从门而入。奴等再拜，持浣下马，入座于西廊。诸子拜谒泣，浣云：“生死是命，何用悲耶？只搅亡者心耳。”判嘱家事久之。浣先娶项妃（明钞本、陈校本妃作**玘**。）妹，生子四人。项卒，再娶河东窦滔女，有美色，特为浣所爱。尔窦惧不出，浣使呼之。逆谓之曰：“生死虽殊，至于恩情，所未尝替，何惧而不出耶？每在地下，闻君哭声，辄令凄断。悲卿亦寿命不永，于我相去不出二年。夫妻义重，如今同行，岂不乐乎？人生会当有死，不必一二年在于人间为胜。卿意如何？”窦初不言，浣云：“卿欲不从，亦不及矣。后日，当使车骑至此相迎，幸无辞也。”遂呼诸婢，谓四人曰：“汝等素事娘子，亦宜从行。”复取其妻衣服，手自别之，分为数袋，以付四婢，曰：“后日可持此随娘子来。”又谓诸子曰：“吾虽先婚汝母，然在地下殊不相见，不宜以汝母与吾合葬，可以窦氏同穴。若违吾言，神道是殒。”言毕便出。奴等送至门外，见浣驶骑走，而从东转西不复见。后日车骑至门，他人不之见，唯四婢者见之。便装束窦，取所选衣服，与家人诀，遂各倒地死亡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## 张 勅

代宗时，河朔未宁，寇贼劫掠。张**勅**者，恒阳人也，因出游被掠。其后亦自聚众，因杀害行旅，而誓不伤恒阳人。一日引众千人至恒阳东界，夜半月明，

方息大林下，忽逢百余人，列花烛，奏歌乐，与数妇人同行。见**勅**，遥叱之曰：“官军耶？贼党耶？”**勅**左右曰：“张将军也。”行人曰：“张将军是绿林将军耶？又何军容之整，士卒之整也？”左右怒，白**勅**，请杀之，因领小将百人与战。行人持戈甲者不过三二十人，合战多伤士卒。**勅**怒，自领兵直前，又数战不利。内一人自称幽地王，“得恒阳王女为妻，今来新迎。此夜静月下涉原野，欲避繁杂，不谓偶逢将军。候从无礼，方叱止之。因不（明钞本“因不”作“而致）犯将军之怒。然素闻将军誓言，不害恒阳人。将军幸不违言。”以恒阳之故，**勅**许舍之，乃曰：“君辈皆舍，妇人即留。”对曰：“留妇人即不可，欲斗即可。”**勅**又入战，复不利，**勅**欲退。左右皆愤怒，愿死格。遂尽出其兵，分三队更斗，又数战不利。见幽地王挥剑出入如风，**勅**惧，乃力止左右。**勅**独退而问曰：“君兵士是人也？非人也？何不见伤？”幽地王笑言曰：“君为短贼（明钞本短贼”作“群盗。”）之长，行不平之事，而复欲与我阴军竞力也。”**勅**方下马再拜。又谓**勅**曰：“安禄山父子死，史氏僭命，君为盗，奚不以众归之，自当富贵。”**勅**又拜曰：“我无战术，偶然贼众推我为长，我何可佐人？”幽地王乃出兵书一卷，以授之而去。**勅**得此书，颇达兵术。寻以兵归史思明，果用之为将。数年而卒。（出《潇湘录》）

## 牛 爽



永泰中，牛爽授庐州别驾。将之任，有乳母乘驴，为磴研破股，岁余，疮不差。一旦苦疮痒，抑搔之，若虫行状。忽有数蝉，从疮中飞出，集庭树，悲鸣竟夕。家人命巫卜之，有女巫颇通神鬼，巫至。向树呵之，咄咄语。（“语”原作“人”，据明钞本改。）诘之，答：见一鬼黑衣冠，据枝间，以手指蝉以导，其词曰：“东堂下，余所处。享我致福，欺我致祸及三女。”巫又言，黑衣者灶神耳。爽不信之，网蝉杀之，逐巫者。后岁余，无异变。爽有三女，在闺房。夏月夜褰闱，爽忽觉前床有一长大尸，白衾覆而僵卧。爽大怖，私语其妻，妻见甚惧。爽尝畜宝剑，潜取击之，划然而内惊叫。及烛，失其鬼，而闺中长女腰断矣，流血满地，爽惊恟失据。大小乱哭，莫知其由。既后半年，夜晦冥，爽列灯于奥，方寝心动，惊觉。又见前鬼在床，爽神迷，仓卒复刎之，断去。闺中乱喧，次女又断腰矣。举家惶振，议者令爽徙居，明鬼神不可与竞，爽终不改。明年又见，卒杀三女。而亲友强徙之他第，爽抱疾亦卒，果如蝉言。后有华岳道士褚乘霞，善驱除，素与爽善，闻之而来。郡以是宅凶，废之。霞至独入，结坛守。其日暮，内闻雷霆，搜索及明，发屋拔木。道士告郡，命锹锸，发堂下丈余，得古坟，铭曰“卓女坟”。道士说，宵中，初有甲兵与霞战，鬼败而溃散。须臾，有一女子，年二十许，叩头谢，言是卓女郎。霞让之，答曰：“非某过也，宿命有素。值爽及女命尽，且不修德，而强梁诬欺，自当尔。”乘霞遂徙其坟，宅后不复凶矣。

（出《通幽录》）

# 李 咸

太原王容与姨弟赵郡李咸，居相卫间。永泰中，有故之荆襄，假公行乘传。次邓州，夜宿邮之厅。时夏月，二人各据一床于东西间，仆隶息外舍。二人相与言论，将夕各罢息，而王生窃不得寐。三更后，云月朦胧，而王卧视庭木。荫宇萧萧然，忽见厨屏间有一妇人窥覩，去而复还者再三。须臾出半身，绿裙红衫，素颜夺目。时又窃见李生起坐，招手以挑之。王生谓李昔日有契，又必谓妇人是驿吏之妻，王生乃佯寐以窥其变。俄而李子起就妇人，相执于屏间，语切切然。久之，遂携手大门外。王生潜行阴处，遥覩之。二人俱坐，言笑殊狎。须臾，见李独归，行甚急，妇人在外屏立以待。李入厨取烛，开出书笥，颜色惨凄。取纸笔作书，又取衣物等，皆缄题之。王生窃见之，直谓封衣以遗妇人，辄不忍惊，伺其睡，乃拟掩执。封衣毕，置床上却出。顾王生且睡，遂出屏，与妇人语。久之，把被俱入下厅偏院。院中有堂，堂有床帐，供树森森然。既入食顷，王生自度曰：“我往袭之，必同私狎。”乃持所卧枕往，潜欲惊之。比至入帘，正见李生卧于床，而妇人以披帛绞李之颈，咯咯然垂死。妇人白面，长三尺余，不见面目，下按悉力以勒之。王生仓卒惊叫，因以枕投之，不中，妇人遂走。王生乘势奔逐，直入西北隅厨屋中。据床坐，头及屋梁，久之方灭。童隶闻呼声悉起，见李生毙，七窍流血，犹心稍暖耳。方为招魂将养，及明而苏。王生取所封书开视之，乃是寄书与家

人，叙以辞诀，衣物为信念。不陈所往。但词句郑重，读书恻怆。及李生能言，问之，都不省记。但言仿佛梦一丽人，相诱去耳，诸不记焉。驿之故吏云，旧传厕有神，失天中，已曾杀一客使。此事王容逢人则说，劝人夜不令独寐。（出《通幽录》）

## 李 昼

李昼为许州吏，庄在扶沟。永泰二年春，因清明归，欲至泊梁河。先是路旁有冢，去路约二十步，其上无草，牧童所戏。其夜，李昼忽见冢上有穴，大如盘，兼有火光。昼异之，下马跻冢焉。见五女子，衣华服，依五方，坐而纫针。俱低头就烛，**矻矻**不歇。昼叱之一声，五烛皆灭，五女亦失所在。昼恐，上马而走。未上大路，五炬火从冢出，逐昼。昼走不能脱，以鞭挥拂，为火所**爇**。近行十里。方达伯梁河，有犬至，方灭。明日，看马尾被烧尽，及股胫亦烧损。自后遂目此为五女冢，今存焉。（出《博异志》）

## 元 载

大历九年春，中书侍郎平章事元载，早入朝，有献文章者，令左右收之。此人若欲载读，载云：“侯至中书，当为看。”人言：“若不能读，请自诵一首。”诵毕不见，方知非人耳。诗曰：“城东城西旧居

处，城里飞花乱如絮。海燕啣泥欲下来，屋里无人却飞去。”载后竟破家，妻子被杀云。（出《玄怪录》）

## 萧 审

萧审者，工部尚书旻之子，永泰中，为长洲令，性贪暴，然有理迹，邑人惧惮焉。审居长洲三年，前后取受无纪极。四年五月，守门者见紫衣人三十余骑，从外入门。迎问所以，骑初不言，直至堂院。厅内治书者皆见。门者走入，白审曰：“适有紫衣将军三十骑直入，不待通。”审问：“其人安在？焉得不见？”门者出至厅，须臾，见骑从内出，以白衫蒙审。步行。门者又白奇事，审顾不言。诸吏送至门，不复见。俄闻内哭，方委审卒。后七日，其弟宇复墓，忽倒地作审灵语，责宇不了家事，数十百言。又云：“安胡者，将吾米二百石，绢八十匹，经纪求利。今幸我死，此胡辜恩，已走矣。明日食时，为物色捉之。”宇还至舍，记事白嫂，嫂尔日亦灵语云然。宇具以白刺史常元甫，元甫令押衙候捉，果得安胡。米绢具在，初又云：“米是己钱，绢是枉法物，可施之。”宇竟施绢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#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三十八 鬼二十三

卢仲海 王垂 武丘寺 李佐公  
窵裕 商顺 李载 高励  
萧遇 朱自劝

## 卢仲海

大历四年，处士卢仲海与从叔纘客于吴。夜就主人饮，欢甚，大醉。郡属皆散，而纘大吐，甚困。更深无救者，独仲海侍之。仲海性孝友，悉篋中之物药以护之。半夜纘亡，仲海悲惶，伺其心尚**暖**，计无所出。忽思礼有招魂望反诸幽之旨，又先是有力士说招魂之验，乃大呼纘名，连声不息，数万计。忽苏而能言曰：“赖尔呼（“呼”原在“赖”字上，据明抄本改。）救我。”即问其状，答曰：“我向被数吏引，言郎中命邀迎。问其名，乃称尹。（明抄本“尹”下有“沔”字）逡巡至宅，门阙甚峻，车马极盛，引入。尹迎劳曰：‘饮道如何，常思曩日破酒纵思，忽承戾止。浣濯难申，故奉迎耳。’乃遥入，诣竹亭坐。客人皆朱紫，相揖而坐。左右进酒，杯盘炳曜，妓乐云

集，吾意且洽，都亡行李之事。中宴之际，忽闻尔唤声。众乐齐奏，心神已眩，爵行无数，吾始忘之。俄顷，又闻尔唤声且悲，我心惻然。如是数四，且心不便，请辞，主人苦留，吾告以家中有急，主人暂放我来，当或继请。授吾职事，吾向以虚诺。及到此，方知是死，若不呼我，都忘身在此。吾始去也，宛然如梦。今但畏再命，为之奈何？”仲海曰：“情之至隐，复无可行。（明抄本“行”作“言”）前事既验，当复执用耳。”因焚香诵咒以备之。言语之际，忽然又没，仲海又呼之，声且哀厉激切，直至欲明方苏。曰：“还赖尔呼我，我向复饮，至于酣畅。坐寮径醉，主人方敕文牒，授（“授”原作“管”。据明抄本改）我职。闻尔唤声哀厉，依前惻怛。主人讶我不始，又暂乞放归（“放归”原作“犯贵”，据明抄本改）再三。主人笑曰：‘大奇’。遂放我来。今去留未决。鸡鸣兴，阴物向息，又闻鬼神不越疆。吾与尔逃之，可乎？”仲海曰：“上计也。”即具舟，倍道**併**行而愈。（出《通幽录》）

## 王 垂

太原王垂，与范阳卢收友善，唐大历初，尝乘舟于淮浙往来。至石门驿旁，见一妇人於树下，容色殊丽，衣服甚华，负一锦囊。王卢相谓曰：“妇人独息，妇囊可图耳。”乃弥棹伺之，妇人果问曰：“船何适？可容寄载否？妾夫病在嘉兴，今欲省之，足痛不能去。”二人曰：“虚舟且便可寄尔。”妇人携囊而

上，居船之首。又徐挑之，妇人正容曰：“暂附何得不正耶？”二人色炸。垂善鼓琴，以琴悦之。妇人美艳粲然，二人振荡，乃曰：“娘子固善琴耶？”妇人曰：“少所习。”王生拱琴以授，乃抚《轸泛弄》泠然。王生曰：“未尝闻之，有以见文君之诚心矣。”妇人笑曰：“委相如之深也。”遂稍亲合，其诙谐慧辨不可言，相视感悦，是夕与垂偶会船前。收稍被隔碍而深叹慕。夜深，收窃探囊中物，视之，满囊骷髅耳。收大骇，知是鬼矣，而无因达于垂。听其私狎甚缱绻。既而天明，妇人有故暂下，收告垂，垂大惧曰：“计将安出？”收曰：“宜伏箒下。”如其言。须臾妇人来问：“王生安在？”收拾之曰：“适上岸矣。”妇人甚剧，委收而迫垂，望之稍远，乃弃于岸。併棹倍行数十里外，不见来，夜藏船处闹。半夜后，妇人至，直入船，拽垂头。妇人四面有眼，腥秽甚，齿咬垂，垂困。二人大呼，众船皆助，遂失妇人。明日，得纸梳于席上，垂数月而卒。（出《通幽记》）

## 武丘寺

苏州武丘寺，山**嵌崆**，石林玲珑，楼雉叠起，绿云窈窕，入者忘归。大历初，寺僧夜见二白衣上楼，竟不下，寻之无所见。明日，峻高上见题三首，信鬼语也。其词曰：“幽明虽异路，平昔添工文。欲知潜寐处，山北两孤坟。”（其二示幽独居）。“高松多悲风，潇潇清且哀。南山接幽陇，幽陇空崔嵬。白日徒煦煦，不照长夜台。谁知生者乐，魂魄安能回。况复

念所亲，恸哭心肝摧。恸器更何言，哀哉复哀哉。”（其三答处幽子）“神仙不可学，形化空游魂。白日非我朝，青松围我门。虽复隔生死，犹知念子孙。何以遣悲惋，万物归其根。寄语世上人，莫厌临芳樽。”庄上有墓林，古冢累累，其文尚存焉。（出《通幽记》）

## 李佐公

李佐公，大历中在卢州。有书吏王庾请假归。夜行郭外，忽值引驹呵避，书吏映大树窥之，且怪此无尊官也。导骑后一人紫衣，仪卫如大使。后有车一乘，方渡水，御者前曰：“车鞣索断。”紫衣曰：“检簿。”遂见数吏检之曰：“合取卢州某里张道妻脊筋修之。”乃书吏之姨也。顷刻吏回，持两条白物各长数尺，乃渡水而去。至姨家，尚无恙。经宿患背痛，半日而卒。

## 窦裕

大历中有进士窦裕者，家寄淮海。下第将之成都，至洋州无疾卒。常与淮阴令吴兴沈生善，别有年矣。声尘两绝，莫知其适。沈生自淮海调补金堂令，至洋州舍于馆亭中。是夕，风月晴朗，夜将半。生独若有所亡，而不得其寝。俄见一白衣丈夫，自门步来，且吟且嗟，似有恨而不舒者。久之，今曰：“家



依楚水岸，身寄洋州馆。望月独相思，尘襟泪痕满。”生见之，甚觉类窦裕，特起与语，未及，遂无见矣。乃叹曰：“吾与窦君别久矣，定为鬼耶？”明日驾而去，行未数里，有殡在路前。有识者曰：“进士窦裕殡宫。”生惊，即驰至馆，问馆吏，曰：“有进士窦裕，自京游蜀，至此暴亡。太守命殡于馆南二里外，道左殡宫是也。”即至奠拜泣而去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## 商 顺

丹阳商顺，娶吴郡张昶女。昶为京兆少尹，卒葬浚水东，去其别业十里。顺选集在长安，久之，张氏使奴入城迎商郎。顺日暮与俱往，奴盗饮极醉，与顺相失。不觉其城门已闭，无如之何，乃独前行。天渐昏黑，雨雪交下，且所（“且所”原作“郎来”，据明抄本改）驴甚蹇，迷路不知所之，但信驴所诣。计行十数里，而不得见村墅，转入深草，苦寒甚战。少顷，至一涧，涧南望见灯火。顺甚喜，行至，乃紫篱茅屋数间，扣门数百下方应，顺问曰：“远客迷路，苦寒，暂欲寄宿。”应曰：“夜暗，雨雪如此，知君是何人。且所居狭隘，不堪止宿。”固拒之，商郎乃问张尹庄去此几许，曰：“近西南四五里，顺以路近可到。”乃出涧，西南行十余里，不至庄。雨雪转甚，顺自审必死，既不可，行欲何之，乃系驴于桑下，倚树而坐。须臾，见一物，状若烛笼，光照数丈，直诣顺前，尺余而止。顺初甚惧，寻而问曰：“得非张公

神灵引导余乎？”乃前拜曰：“若是丈人，当示归路。”视光中有小道，顺乃乘驴随之，稍近火移，恒在前尺余。行六七里，望见持火来迎，笼光遂灭。及火至，乃张氏守莹奴也。顺问何以知己来，奴云：“适闻郎君大呼某，言商郎从东来，急往迎。如此再三，是以知之。”遂宿奴庐中，明旦方去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## 李 载

大历七年，转运使吏部刘晏在部为尚书，大理评事李载摄监察御史，知福建留后。载于建州浦城置使院，浦城至建州七百里，犹为清凉。载心惧瘴疠，不乐职事，经半载卒。后一日，复生如故。家人进食，载如平常食之。谓家人曰：“已死，今暂还者，了使事耳。”乃追其下未了者，使知一切，交割付之。后修状与尚书别，兼作遗书，处分家事。妻崔氏先亡，左右唯一小妻，（“妻”原作“女”，据明钞本改。）因谓之曰：“（“谓之曰”原作“为小妻”，据明钞本改。）“地下见先妻，（“先妻”原作“舅”，据明钞本改。）我言有汝，其人甚怒，将欲有所不相利益，为之奈何？今日欲至，不宜久留也。”言讫，分财与之，使行官送还北。小妻便尔下船，行官少事（“官少事”原作“时尚关”，据明钞本改。）未即就路。载亦知之，召行官至，杖五下，使骤去。事毕食讫，遂卒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## 高 励

高励者，崔士光之丈人。夏日，在其庄前桑下，看人家打麦。见一人从东走马来，至励再拜，云：“请治马足。”励云：“我非马医，焉得疗马？”其人笑云：“但为胶粘即得。”励初不解其言，其人乃告曰：“我非人，是鬼耳。此马是木马，君但洋胶粘之，便济行程。”励乃取胶煮烂，出至马所，以见变是木马。病在前足，因为粘之。送胶还舍，及出，见人已马边。马其骏，还谢励讫。便上马而去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## 萧 遇

信州刺史萧遇少孤，不知母墓。数十年，将改葬。旧莹在都，既至，启，乃误开卢会昌墓。既而知其非，号恸而归。闻河阳方士道华者，善召鬼，乃厚弊以迎。既至，具以情诉，华曰：“试可耳。”乃置坛洁诚，立召卢会昌至，一丈夫也，衣冠甚伟，呵之曰：“萧郎中太夫人莹，被尔墓侵杂，使其迷误。忽急寻求，不尔，当旦夕加罪。”会昌再拜曰：“某贱役者，所管地累土三尺，方十里，力可及。周外则不知矣。但管内无萧郎中太夫人墓，当为索之。以旦日为期。”及朝，华与遇俱往。行里余，遥见会昌奔来曰：“吾缘寻索，颇扰鬼神，今使按责甚急，二人可疾去。”言讫而灭，二人去之数百步，（“百步”原

作“日”，据明钞本改。）顾视，见青黑气覆地，竟日乃散。既而会昌来曰：“吾为君寻求，大受阴司谴罚，今计穷矣。”请辞去。华（“华”原作“罢”。据明钞本改。）归河阳，遇号哭。自是端居一室。夜忽如梦中，闻户外有声，呼遇小名曰：“吾是尔母。”遇惊走，出户拜迎。见其母，母从暗中出。遇与相见如平生，谓遇曰：“汝至孝动天，诚达星神，**祇**灵降鉴，今我与汝相见，悲怆盈怀。”遇号恸久之，又叹曰：“吾家孝子，有闻于天，虽在泉壤，其为众流所仰。然孝子之感天达神，非惟毁形灭性，所尚由哀耳。”因与遇论幽冥报应之旨，性命变通之道。乃曰：“祸福由人，但可累德。上天下临，实如影响。其有树善不感者，皆是心不同耳。”言叙久之，遇悲慰感激曰：“不意更闻过奖之言，庶万分不恨矣。”乃述迷误莹域之恨，乃曰：“吾来亦为此。年岁寝远，汝小，何由而知？吾墓上已有李五娘墓，亦已平坦，何可辨也？汝明日，但见乌鹊群集，其下是也。”又曰：“若护我西行，当以二魂舆入关。”问其故，答曰：“为叔母在此，亦须归乡。”遇曰：“叔母为谁耶？”母曰：“叔母则是汝外婆，吾亦自呼作叔母，怜吾孤独，尝从咸阳来此伴吾。后因神**祇**隔绝，不得去，故要二魂舆耳。”言讫而去，倏忽不见。遇哀号待晓，即于乌鹊所集平地，掘之。信是李五娘墓，更于下得母墓，方得合葬。（出《通幽记》）

## 朱自劝

吴县朱自劝以宝应年亡。大历三年，其女寺尼某乙，令往市买胡饼，充斋馔物。于河西见自劝与数骑宾从二十人，状如为官。见婢歔歔，问：“汝和尚好在，将安之。”婢云：“命市胡饼作斋。”劝云：“吾此正复有饼。”回命从者，以三十饼遗之，（“遗之”二字原缺，据明钞本补。）兼传问讯。婢至寺白尼，尼悲涕不食，饼为众人所食。后十余日，婢往市，路又见自劝，慰问如初。复谓婢曰：“汝和尚不了，死生常理，何可悲涕，故寄饼亦复不食。今可将三十饼往，宜令食也。”婢还，终不食。后十日，婢于市，复见自劝。问讯毕，谓婢曰：“方冬严寒，闻汝和尚未挟纩。今附绢二匹，与和尚作寒具。”婢承命持还，以绢授尼。尼以一匹制裤，一留贮之。后十余日，婢复遇自劝，谓曰：“有客数十人，可持二绢。令和尚于房中作馔，为午食。明日午时，吾当来彼。”婢还，尼卖绢，市诸珍膳。翌日待之，至午，婢忽冥昧久之，灵语因言客至。婢起只供食，食方毕，又言曰：“和尚好住，吾与诸客饮食致饱，今往已。”婢送自劝出门，久之方悟，自尔不见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#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三十九 鬼二十四

罗元则 李元平 刘 参 闫敬立  
崔书生 李 则 陆 凭 浔阳李生

## 罗元则

历阳罗元则，尝乘舟往广陵，道遇雨，有一人求寄载，元则引船载之。察其似长者，供待甚厚。无他装囊，但有书函一枚，元则窃异之。夜与同卧，旦至一村，乃求“暂下岸，少顷当还。君可驻船见待，慎无发我函中书也。”许之乃下去。须臾，闻村中哭声，则知有异。乃窃其书视之，曰：“某日至某村，当取其乙，某村名良是。”元则名次在某下，元则甚惧而鬼还。责曰：“君何视我书函？”元则乃前自陈伏，因乞哀甚苦。鬼愍然，谓：“君尝负人否？”元则熟思之曰：“平生唯有夺同县张明道十亩田，遂至失业，其人身已死矣。”鬼曰：“此人诉君耳。”元则泣曰：“父母年老，惟恃元则一身，幸见恩贷。”良久曰：“念君厚恩相载，今舍去，君当趋归。三年无出门，此后可延十年耳。”即下船去。元则归家中，岁

余，其父使至田中收稻，即固辞之。父怒曰：“田家当自力，乃欲偷安甘寝，妄为妖辞耶？”将杖之，元则不得已。乃出门，即见前鬼，髡头裸体，背尽疮痍，前持曰：“吾为君至此，又不能自保惜。今即相逢，不能相置。”元则曰：“舍我辞二亲。”鬼许，具以白父。言讫，奄然遂绝。其父方痛恨之，月余亦卒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## 李元平

李元平者，睦州刺史伯成之子，以大历五年客于东阳精舍读书。岁余暮际，忽有一美女服红罗裙襦，容色甚丽，有青衣婢随来。入元平所居院他僧房中，平悦而趋之，问以所适，及其姓氏。青衣怒云：“素未相识，遽尔见逼，非所望王孙也。”元平初不酬对，但求拜见。须臾，女从中出，相见忻悦，有如旧识，欢言者久之，谓元平曰：“所以来者，亦欲见君，论宿昔事，我已非人，君无惧乎？”元平心既相悦，略无疑阻，谓女曰：“任当言之，仆亦何惧？”女云：“已大人昔任江州刺史，君前生是江州门夫，恒在君家长直，虽生于贫贱，而容止可悦。我以因缘之故，私与交，通君才百日，患霍乱没。故我不敢哭，哀倍常情。素持千手千眼菩萨咒，所愿后身各生贵家，重为婚姻。以朱笔涂君左股为志，君试看之。若有朱者，我言验矣。”元平自视如其言，益信，因留之宿。久之，情契既洽，欢愜亦甚。欲曙，忽谓元平曰：“谿生时至，不得久留，意甚恨恨。”言讫悲涕，

云：“后身父为今县令，及我年十六，当得方伯。此时方合为婚姻，未间。幸无婚也。然天命已定，君虽欲婚，亦不可得。”言讫诀去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## 刘 参

唐建中二年，江淮讹言有厉鬼自湖南来，或曰毛鬼，或曰毛人，或曰柎，（“或曰柎”原作“报”，据明抄本改）不恒其称。而鬼变化无方。人言鬼好食人心，少女稚男，全取之。民恐惧，多聚居，夜烈火不敢寐，持弓刀以备。每鬼入一家，万家击板及铜器为声，声振天地。人有狂惧而死者。所在如此，官禁不能息。前兖州功曹刘参者，旧业淮泗，因家广陵。有男六人，皆好勇，刘氏率其子，操弓矢夜守。有数女闭堂内，诸郎巡外。夜半后，天色暝晦，忽闻堂中惊叫，言鬼已在堂中，诸郎骇。既闭户，无因入就，乃守窥之。见一物方如床，毛鬣如蝟，高三四尺，四面有足，（明抄本“足”作“眼”。）转走堂内。旁又有鬼，玄毛披体，爪牙如剑，把小女置床上，更擒次女。事且迫矣，诸郎坏壁面而入，以射毛床，毛床走，其鬼亦走。须臾，失鬼所在，而毛床东奔，中镞百数，且不能走。一人擒得，抱其毛，力扞之。食顷，俱堕河梁，大呼曰：“我今抱得鬼。”鬼困。急以火相救，及以火照之，但见抱桥柱耳。刘子尽爪损，小女遗于路。居数日，营中一卒夜见毛鬼飞驰屋上，射之不可，叫呼颇动众，明日伏罪。以令百姓，因而有盗，窃托以妖妄。既而自弥。亦不知其然。（出



## 闫敬立

兴元元年，朱泚乱长安。有闫敬立为段秀实告密使，潜途出凤翔山，夜欲抵太平馆。其馆移十里，旧馆无人已久，敬立误入之，但讶莱芜鳃涩。即有二皂衫人迎门而拜，控辔至厅。即问此馆何以寂寞如是，皂衫人对曰：“亦可住。”既坐，亦如当馆驿之礼。须臾，皂衫人通曰：“知馆官前凤州河池县尉刘傲。”敬立见之，问曰：“此馆甚荒芜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今天下榛莽，非独此馆，宫阙尚生荆棘矣。”敬立奇其言，语论皆出人右。傲乃云：“此馆所由（“由”原作“用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并散逃。”因指二皂衫人曰：“此皆某家昆仑奴，一名道奴，一名知远，权且应奉尔。”敬立因于烛下，细目其奴。皂衫下皆衣紫白衣，面皆昆仑，兼以白字印面分明，信是傲家人也。令覘厨中，有三数婢供馔具，甚忙，信是无所由。（“由”原作“用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良久，盘筵至。食精。敬立与傲同食，甚饱。畜仆等皆如法，乃寝。敬立问傲曰：“缘倍程行，马瘦甚，可别假一马耶？”答曰：“小事耳。”至四更，敬立命驾欲发，傲又具馔，亦如法。傲处分知远，以西槽马，送大使至前馆。兼令道奴被东槽马：“我钱送大使至上路。”须臾马至，敬立乃乘西槽马而行，傲亦行。可二里，傲即却回执别，异于常馆官。别后数里，敬立觉所借马，有人粪之秽，俄而渐盛，乃换己马被驮。（“被

馱”明抄本作“乘之”。)而行四五里，东方似明。前馆方有吏迎拜，敬立惊曰：“吾才发馆耳。”曰：“前馆无人。”大使何以宿，大讶。及问所送仆马，俱已不见，其所馱輜重，已却回百余步置路侧。至前馆，馆吏曰：“昔有前官凤州河池县尉刘少府殡宫，在彼馆后园，久已颓毁。”敬立却回验之，废馆更无物，唯墙后有古殡宫。东厂前有搭鞍木马，西侧中有高脚木马，门前废堠子二，殡宫前有冥器数人。渐觉喉中有生食气，须臾吐昨夜所食，皆作**朽**烂气。如黄衣曲尘之色。斯乃椁中送亡人之食也。童仆皆大吐，三日方复旧。(出《博异记》)

## 崔书生

博陵崔书生，往长安永乐里。先有旧业在渭南。贞元中，尝因清明节归渭南，行至昭应北墟垆之间，日已晚，歇马于古道左。比百余步，见一女人，靚**粧**华服，穿越榛莽，似失路于松柏间。崔闲步**磨**（明抄本“闲”作“踵”，“磨”作“覩”。）逼渐近，乃以袂掩面，而足趾跌蹶，屡欲仆地。崔使小童逼而覩之，乃二八绝代之妹也。遂令小童诘之曰：“日暮何无俦侣，而怆惶於墟间耶？”默不对。又令一童，将所乘马逐之，更以仆马奉送。美人回顾，意似微纳，崔乃俛而缓逐之，以观其远近耳。美人上马，一仆控之而前。才数百步，忽见女奴三数人。哆口盆息，踉跄而谓女郎曰：“何处来？数处求之不得。”拥马行十余步，则长年青衣驻立以俟。崔渐近，乃拜谢崔

曰：“郎君悯小娘失路，脱骖仆以济之，今日色已暮，邀郎君至庄可矣？”崔曰：“小娘子何忽独步凄惶如此？”青衣曰：“因被酒兴酣至此。”取北行二里，复到一树林，室屋甚盛，桃李甚芳。又有青衣七八人，迎女郎而入。少顷，一青衣出，传主母命曰：“小外生因避醉，逃席失路，赖遇君子，卹以仆马。不然日暮，或值恶狼狐媚，何所不加。阖室戴佩。且憩，即当奉邀。”青衣数人更出候问，如亲戚之密。顷之，邀崔入宅。既见，乃命食。食毕（毕原作果。据明抄本改。）酒至，从容叙言：“某王氏外生女，丽艳精巧，人间无双，欲待君子巾栉，何如？”崔放（“放”原作“逐”，据明抄本改）逸者，因酒拜谢于座侧。俄命生出，实神仙也。一住三日，宴游欢洽，无不酣畅。王氏常呼其姨曰玉姨。玉姨好与崔生长行，爱崔口脂合子。玉姨输，则有玉环相酬。崔输且多，先于长安买得合子六七枚，半已输玉姨，崔亦赢玉指环二枚。忽一日，一家大惊曰：“有贼至。”其妻推崔生于后门出。才出，妻已不见，但自于一穴中。唯见芜花半落，松风晚清，黄萼紫英，草露沾衣而已。其赢玉指环犹在衣带。却省初见美人之路而行，见童仆以锹钁发掘一塞穴，已至椁中，见铭记曰：“原周赵王女玉姨之墓。平生怜重王氏外生，外生先歿，后令与生同葬。棺柩俨然，开椁，中有一合，合内有玉环六七枚。崔比其睹者，略无异矣。又一合，中有口脂合子数枚，乃崔生输者也。崔生问仆人，“但见郎君入柏林，寻觅不得，方寻掘此穴，果不误也。”玉姨呼崔生奴仆为贼耳。崔生感之，急为

掩瘞仍旧矣。（出《博物志》）

## 李 则

贞元初，河南少尹李则卒，未柩，有一朱衣人来，投刺申吊，自称苏郎中。既入，哀恸尤甚。俄顷尸起，与之相搏。家人子惊走出堂，二人闭门殴击，及暮方息，孝子乃敢入。见二尸共卧在床，长短形状，姿貌须髯衣服，一无差异。於是聚族不能识，遂同棺葬之。（出《独异志》）

## 陆 凭

吴郡陆凭少有志行，神彩秀澈，笃信谦让。家于湖州长城，性悦山水，一闻奇丽，千里而往，其纵逸未尝宁居。贞元乙丑三月，游永嘉，遘疾而歿。凭素与吴兴沈苕友善，苕梦凭颜色憔悴，曰：“我游至永嘉，苦疾将困。君为知我者，愿托家事。”苕悲之。又叙旧欢，宴语久之。因述文章，话虚无之事，乃谓苕曰：赠君《浮云诗》一篇，以寄其怀。诗曰：‘虚虚复空空，瞬息天地中。假合成此像，吾亦非吾躬，’悲吟数四。临去曰：“凭船已发来，明日午时到此。”执手而去。及觉，所记甚分明，乃书而录之。如期而凭丧船至。苕抚孤而恸，贖助倍礼。词人杨丹为之誌，具旌神感，铭曰：“笃生府君，美秀而文。没而不起，寄音浮云。”（出《通幽记》）

# 浔阳李生

李生者，贞元中，举进士，下第归浔阳，途次商洛。会汉南节使入觐，为道骑所迫。四顾唯苍山万重，不知所适。时日暮马劣，无仆徒。见荆棘之深，有殡宫在焉，生遂投匿其中。使既过，方将前去，又不知道途之几何，乃叹曰：“吾之寄是，岂非命哉？”于是止于殡宫中，先拜而祝曰：“某家庐山，下第南归，至此为府公前驱所迫，既不得进，又不得退，是以来。魂如有知，愿容一夕之安。”既而闲望，时风月澄霁。虽郊原数里，皆可洞见。又有殡宫，在百步外，仿佛见一人，渐近，乃一女子，妆饰严丽，短不尽尺，至殡宫南，入穴中。生且听之，闻其言曰：“金华夫人奉白崔女郎，今夕风月好，可以肆目，时难再得，愿稍留念。”穴中应曰：“属有贵客，寄吾之舍，吾不忍去，乖一夕之欢，不足甚矣。”其人乃去，归殡宫下。生明日至逆族问之，有知者，是博陵崔氏女也，随父为尉江南，至此而歿，遂藁葬焉。生感之，乃以酒膳致奠而去。（出宣室志）

#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四 十 鬼二十五

韩 𪚩 卢 頊 李章武

韩 𪚩

河中节度使侍中浑瑊与西蕃会盟，蕃戎背  
（“背”原作“皆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信，掌书记韩𪚩遇  
害。𪚩素与栎阳尉李绩友，因昼寝，忽梦𪚩被发披  
衣，面目尽血。绩初不识，乃称姓名，相劳勉如平  
生。谓绩曰：“今从秃发大使填漳河，憔悴困苦不可  
言，间来奉诣耳。别后有一诗奉呈。”悲吟曰：“我有  
敌国仇，无人可为雪。每至秦陇头，游魂自鸣  
咽。”临别，谓绩曰：“吾久饥渴，君至明日午时，于  
宅西南，为置酒馔钱物，亦平生之分尽矣。”绩许  
之，及觉。（“觉”字据明抄本补。）悲怆待旦。至午  
时，如言祭之。忽有黑风自西来，旋转筵上，飘卷纸  
钱及酒食皆飞去。举邑人观之，时贞元四年。（出  
《河东记》）

# 卢 珣

贞元六年十月，范阳卢珣家於钱塘，妻弘农杨氏。其姑王氏，早岁出家，隶邑之安养寺。珣宅於寺之北里，有家婢曰小金，年可十五六。珣家贫，假食於郡内郭西堰。堰去其宅数十步，每令小金于堰主事。常有一妇人不知何来，年可四十余，著瑟瑟裙，蓬发曳漆履，直诣小金坐。自言姓朱，第十二，久之而去。如是数日。时天寒，小金**爇**火以燎。须臾，妇人至，顾见床下炭，怒谓小金曰：“有炭而焚烟熏我，何也？”举足踏火，火即灭。以手批小金，小金绝倒于地。小金有弟年可四五岁，在旁大骇，驰报于家。家人至，已失妇人，而小金瞑然如睡，其身僵强如束。命巫人祀之，释然。如是具陈其事。居数日，妇人至，抱一物如狸状，尖嘴**捲**尾，尾类犬，身斑似虎。谓小金曰：“何不食我猫儿？”小金曰：“素无为之，奈何？”复批之，小金又倒，火亦扑灭。童子奔归以报，家人至，小金复瞑然。又祝之，随而愈。自此不令之堰。后数日，令小金引船于寺迎外姑。船至寺门外，寺殿后有一塔，小金忽见塔下有车马，朱紫甚盛。伫立而观之，即觉身不自制。须臾，车马出，左右辟易，小金遂倒。见一紫衣人策马，问小金是何人，旁有一人对答。二人举扶阶上，不令损。紫衣者驻马，促后骑曰：“可速行，冷落他（“落”字原空缺，“他”原作“地”，据明抄本补改）筵饌。”小金问傍人曰：“行何适？”人曰：“过大云寺主家耳。”须臾，车马过尽。其院中人来，方见小金倒于阶上，复

惊异载归，祀酹之而醒。是夕冬至除夜，卢家方备粢盛之具，其妇人鬼倏闪於牖户之间。以其闹，不得入。卢生以二虎目击小金左右臂。夜久，家人怠寝，妇人忽曳，小金惊叫，妇人怒曰：“作饼子，何不啖我？”家人惊起，小金乃醒，而左臂失一虎目。忽窗外即言“还你”，遂掷窗有声，烛之果得。后数日视之，帛裹干茄子，不复虎目矣。冬至方旦，有女巫来坐，话其事未毕，而妇人来，小金即瞑然。其女巫甚惧，方食，遂夹一枚馄饨，置户限上，祝之。於时小金笑曰：“笑朱十二喫**餠**饨，以两手拒地，合面于**餠**饨上吸之。”卢生以古镜照之，小金遂泣。言：“朱十二母在盐官县，若得一顿**餠**饨，及顾船钱，则不来。”卢生如言，遂诀别而去。方欲焚钱财之时，已见妇人背上负钱。焚毕而去，小金遂释然。居间者，小金母先患风疾，不能言，忽于厨中应诺，便入房，切切然语。出大门，良久，抠衣阔步而入，若人骑马状，直至堂而拜曰：“花容起居。”其家大惊，花容即杨氏家旧婢，死来十余年，语声行动酷似之，乃问花容：“何得来？”答曰：“杨郎遣来，传语娘子，别久好在。杨郎，卢生舅也，要小金母子，故遣取来。”卢生具传，恳辞以留，受语而出门。久之，复命曰：“杨郎见传语，切令不用也，急作纸人代之。”依言剪人，题其名字，焚之。又言：“杨郎在养安寺塔上，与杨二郎双陆。”又问：“杨二郎是何人？”答曰：“神人耳。又有木下三郎，亦在其中。”又问：“小金前见车马何人？”曰：“此是精魅耳。本是东邻吴家阿嫂朱氏，平生苦毒，罚作蛇身。



今在天竺寺褚树中有穴，久而能变化通灵，故化作妇人。”又问：“既是蛇身，如何得衣裳著？”答曰：“向某家瑄中偷来。”又问：“前抱来者何物？”言“野狸”。遂辞去。即酌一杯令饮，饮讫，更请一杯与门前鑊八。问：“鑊八是何人？”云：“是杨二郎下行官。”又问：“杨二郎出入如此，人遇之皆祸否？”答曰：“如他杨二郎等神物，出入如风如雨。在虚中，下视人如蝼蚁然，命衰者则自祸耳，他亦无意焉。”言讫而去。至门方醒，醒后问之，皆不知也。后小金夜梦一老人，骑大狮子。狮子如文殊所乘，毛彩奋迅，不可视。旁有二昆仑奴操辔。老人谓小金曰：“吾闻尔被鬼物缠绕，故万里来救。汝是衰厄之年，故鬼点尔作客。”云：“以取钱应点而已，渠亦自得钱。汝若不值我来，至四月，当被作土户，汝则不免死矣。汝於某日拾得秀佛子否？”小金曰：“然。”“汝看此样，绣取七躯佛子，七口幡子。”言讫，又曰：“作八口，吾误言耳。八口，一伴四口，又截头发少许，赎香以供养之，其厄侧除矣。”小金曰：“受教矣。今苦腰背痛，不可忍，慈悲为除之。”老人曰：“易耳。”即令昆仑奴向前，令展手，便於手掌摩指，则如黑漆，染指上。便背上点二灸处。小金方醒，具说其事，即造佛及幡。视背上，信有二点处，遂灸之，背痛立愈。卢珣秉志刚直，不信其事，又骂之曰：“焉有圣贤，来救一婢？此必是鬼耳。”其夜又梦老人曰：“吾哀尔疾危，是以来救。汝愚郎主，却唤我作鬼魅也，吾亦不计此事。汝至四月，必作土户。然至三月末，当须出杭州界以避之

矣。夫鬼神所部，州县各异，亦犹人有逃户。”小金曰：“於余杭可乎？”老人曰：“余杭亦杭州耳，何益也？”又曰：“嘉兴可乎？”曰：“可。”老人曰：“汝於嘉兴投谁家？”答曰：“某家有亲，欲投之。”老人曰：“某家是孝，汝今避鬼，还投鬼家，何益也？”凡孝有灵筵，神道交通，他则知汝所在。汝投吉人家，则可矣。又临发时，脱汝所爱惜衣一事，剪去身，留领缝襟带，余处尽去之。缚一草人衣之，著宅之阴暗处，汝则易衣而潜去也。”小金曰：“诺。圣贤前度灸背，当时获愈，今尚苦腰痛。”老人曰：“吾前不除尔腰者，令尔知有我耳。汝今欲除之耶？”复于昆仑手掌中研黑，点腰间一处而去。悟而验之，信有点迹，便灸之，又差。其后妇人亦不来矣，至三月尽。如言潜之嘉兴，自后无事。（出《通幽录》）

## 李章武

李章武，字飞卿，（“卿”字原阙，据明抄本补。）其先中山人。生而敏博，遇事便了。工文学，皆得极至。虽弘道自高，恶为洁饰，而容貌闲美，即之温然。与清河崔信友善，信亦雅士，多聚古物，以章武精敏，每访辩论，皆洞达玄微，研究原本。时人比之张华。贞元三年，崔信任华州别驾，章武自长安诣之。数日，出行，於市北街见一妇女甚美，因给信云：“须州外与亲故知闻。”遂赁舍于美人之家。主人姓王，此则其子妇也，乃悦而私焉。居月余日，所计用直三万余，子妇所供费倍之。即而两心克谐，情好

弥切。无何，章武系事，先归长安，殷勤叙别。章武留交颈鸳鸯绮一端，仍赠诗曰：“鸳鸯绮，知结几千丝。别后寻交颈，应伤未别时。”子妇答白玉指环一，又赠诗曰：“捻指环相思，见环重相忆。愿君永持玩，循环无终极。”章有仆杨果者，子妇赍钱一千以奖其敬事之勤。既别，积八九年。章武家长安，亦无从与之相闻。至贞元十一年，因友人张元宗寓居下邳县，章武又自京师与元会。忽思曩好，乃回车涉渭而访之。日暝达华州，将舍于王氏之室，至其门，则阒无行迹，但外有宾榻而已。章武以为下里或废业即农，暂居郊野，或亲宾邀集，未始归复。但休止其门，将别适他舍。见东邻之妇，就而访之，乃云：“王氏之长老，皆捨业而出游，其子妇歿已再周矣。”又详与之谈，即云：“某姓杨，第六，为东邻妻，复访郎何姓？”章武具语之。又云：“曩曾有僦姓杨名果乎？”曰：“有之”。因泣告曰：“某为里中妇五年，与王氏相善。尝云：‘我夫室犹如传舍，阅人多矣。其于往来见调者，皆殫财穷产，甘辞厚誓，未尝动心。顷岁有李十八郎，曾舍于我家。我初见之，不觉自失，后遂私侍枕席。实蒙欢爱，今与之别累年矣。思慕之心，或竟日不食，终夜无寝。我家人故不可托，复被彼夫东西，不时会遇。脱有至者，愿以物色名氏求之。如不参差，相托祇奉，并语深意。但有仆夫杨果即是。’不二三年，子妇寝疾。临死，复见托曰：‘我本寒微，曾辱君子厚顾。心常感念，久以成疾，自料不治。曩所奉托，万一到此，愿申九泉啣恨，千古睽离之叹。仍乞留止此，冀神会于仿佛之

中。”章武乃求邻妇为开门，命从者市薪刍食物。方将具絜席，忽有一妇人持帚扫地，邻妇亦不之识。章武因访所从者，云是舍中人。又逼而诘之，即徐曰：“王家亡妇，感郎恩情深，将见会。恐生怪怖，致使相闻。”章武许诺，云：“章武所由来者，正为此也。虽显晦殊途，人皆忌惮，而思念情至，实所不疑。”言毕，执帚人欣然而去。逡巡映门，即不复见。乃具饮馔，呼祭。自食饮毕，安寝。至二更许，灯在床之东南，忽尔稍暗，如此再三。章武心知有变，因命移烛背墙，置室东南（“南”原作“西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隅。旋闻室北角窸窣有声，如有人形，冉冉而至。五六岁，即可辨其状。视衣服，乃主人子妇也。与昔见不异，但举止浮急，音调轻清耳。章武下床，迎拥携手，款若平生之欢。白云：“在冥录以来，都忘亲戚，但思君子之心，如平昔耳。”章武倍与狎匿，亦无他异，但数请令人视明星，若出，当须还，不可久住。每交欢之暇，即恳托在邻妇杨氏，云：“非此人，谁达幽恨。”至五更，有人告可还，子妇泣下床，与章武连臂出门。仰望天汉，遂呜咽悲怨。却入室，自於裙带解锦囊，囊中取一物以赠之。其色绀碧，质又坚密，似玉而冷，状如小叶，章武不之识也。子妇曰：“此所谓鞞鞞宝，出昆仑玄圃中，彼亦不可得。妾近於西岳与玉京夫人戏，见此物在众宝瑯上，爱而访之，夫人遂假以相授，云：‘洞天群仙每得此一宝，皆为光荣。’以郎奉玄道，有精识，故以投献，常愿宝之，此非人间之有。”遂赠诗曰：“河汉已倾斜，神魂欲超越。愿郎更回抱，终无

从此诀。”章武取白玉宝簪一以酬之，并答诗曰：“分从幽显隔，岂谓有佳期。宁辞重重别，所叹去何之。”因相持泣。良久，子妇又赠诗曰：“昔辞怀后会，今别便终天。新悲与旧恨，千古闲穷泉。”章武答曰：“后期杳无约，前恨已相寻。别路无行信，何因得寄心？”款曲叙别讫，遂却赴西北隅。行数步，犹回顾拭泪，云：“李郎无捨，念此泉下人。”复哽咽伫立，视天欲明，急趋至角，即不复见。但空室窅然，寒灯半灭而已。章武乃促装，却自下邳归长安武定堡。下邳郡官与张元宗携酒宴饮。既酣，章武怀念，因即事赋诗曰：“水不西归月暂圆，令人惆怅古城边。萧条明早分歧路，知更相逢何岁年？”吟毕，与郡官别。独行数里，又自吟诵。忽闻空中有叹赏，音调凄恻，更审听之，乃王氏子妇也。白云：“冥中各有地分，今于此别，无日交会。知郎思眷，故冒阴司之责，远来奉送。千万自爱。”章武愈惑之。及至长安，与道友陇西李助话，亦感其诚而赋曰：“石沉辽海阔，剑别楚天长。会合知无日，离心满夕阳。”章武既事东平丞相府，因闲召玉工视所得**鞞鞞**宝。工不（“不”原作“亦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知，不敢雕刻。后奉使大梁，又召玉工，粗能辨。乃因其形，雕作榭叶象。奉使上京，每以此物贮怀中。至市东街，偶见一胡僧，忽近马叩头云：“君有宝玉在怀，乞一见耳。”乃引于静处开视。僧捧玩移时，云：“此天上之物，非人间有也。”章武后往来华州，访遗杨六娘，至今不绝。（出李景亮为作传）

#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四十一 鬼二十六

李俊 李赤 韦浦 郑驹  
魏朋 道政坊宅 郑琼罗

## 李俊

岳州刺史李俊举进士，连不中第。贞元二年，有故人国子祭酒包佶者，通于主司，援成之。榜前一日，当以名闻执政。初五更，俊将候佶，里门未开，立马门侧。旁有卖糕者，其气烛烛。有一吏若外郡之邮檄者，小囊毡帽，坐于其侧，颇有欲糕之色。俊为买而食之，客甚喜，啗数片。俄而里门开，众竞出，客独附俊马曰：“愿请问。”俊下听之。“某乃冥之吏送进士名者。君非其徒耶？”俊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送堂之榜在此，可自寻之。”因出视。俊无名，垂泣曰：“苦心笔砚，二十余年，偕计者亦十年。今复无名，岂终无成乎？”曰：“君之成名，在十年之外，禄位甚盛。今欲求之，亦非难。但于本录耗半，且多屯剥，才获一郡，如何？”俊曰：“所求者名，名得足矣。”客曰：“能行少赂于冥吏，即于此，取其同姓者

易其名，可乎？”俊问：“几何可？”曰：“阴钱三万贯。某感恩而以诚告，其钱非某敢取，将遗牒吏。来日午时送可也。”复授笔，使俊自注。从上有故太子少师李夷简名，俊欲揩（“揩”原作“指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之，客遽曰：“不可，此人禄重，未易动也。”又其下有李温名，客曰：“可矣。”乃揩去“温”字，注“俊”字。客遽卷而行曰：“无违约。”即而俊诣佶，佶未冠，闻俊（“俊”原作“佶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来怒，出曰：“吾与主司分深，一言状头可致。公何躁甚？”频见问：“吾其轻言者耶？”俊再拜对曰：“俊悬于名者，若（明抄本“若”作“受”）恩决此一朝。今当呈榜之晨，冒责奉谒。”佶唯唯，色犹不平。俊愈忧之。乃变服伺佶出随之，经皇城东此隅，逢春官怀其榜，将赴中书。佶揖问曰：“前言遂否。”春官曰：“诚知获罪，负荆不足以谢。然迫于大权，难副高命。”佶自以交分之深，意谓无阻，闻之怒曰：“季布所以名重天下者，能立然诺。今君移妄于某，盖以某官闲也。平生交契，今日绝矣！”不揖而行，春官遂追之曰：“迫于豪权，留之不得。窃恃深顾，处于形骸，见责如此。宁得罪于权右耳。”请同寻榜，揩名填之。祭酒开榜，见李公夷简，欲揩，春官急曰：“此人宰相处分，不可去。”指其下李温曰：“可矣。”遂揩去“温”字，注“俊”字。及榜出，俊名果在已前所指处。其日午时，随众参谢，不及赴糕客之约。追暮将归，道逢糕客，泣示之背曰：“为君所误，得杖矣。牒吏将举勘，某更他祈。”其止之，某背实有重杖者。俊惊谢之，且曰：“当如何？”客

曰：“来日午时，送五万缗，亦可无追勘之厄。”俊曰：“诺。”及到时焚之，遂不复见。然后筮仕之后，追勘贬降，不绝于道。才得岳州刺史，未几而终。（出《续玄怪录》）

## 李 赤

贞元中，吴郡进士李赤者，与赵敏之相同游闽。行及衢之信安，去县三十里，宿于馆厅。宵分，忽有一妇人入庭中。赤于睡中蹶起下阶，与之揖让。良久既上厅，开篋取纸笔，作一书与其亲，云：“某为郭氏所选为婿。”词旨重叠，讫，乃封于篋中。复下庭，妇人抽其中缢之，敏之走出大叫，妇人乃收巾而走。乃视其书，赤如梦中所为。明日，又偕行，南次建中驿，白昼又失赤。敏之即遽往厠，见赤坐于床，大怒敏之曰：“方当礼谢，为尔所惊。”浹日至闽，属寮有与赤游旧者，设燕饮次，又失赤。敏之疾于厠，见赤僵仆于地，气已绝矣。（出《独异志》）

## 韦 浦

韦浦者，自寿州士曹赴选，至闽乡逆旅，方就食，忽有一人前拜曰：“客归元昶，常力鞭辔之任，愿备门下厮养卒。”浦视之，衣甚垢而神采爽迈，因谓曰：“尔何从而至？”对曰：“某早蒙冯六郎职在河中，岁月颇多，给事亦勤，甚见亲任。昨六郎绛州轩



辕四郎同至此，求卜判官买腰带。某于其下丐茶酒直，遂有言语相及。六郎谓某有所欺，斥留于此。某佣贱，复鲜资用，非有符牒，不能越关禁。伏知二十二郎将西去，偿因而获归，为愿足矣。或不弃顽下，终赐鞭驱，小人之分，又何幸焉？”浦许之。食毕，乃行十数里，承顺指顾，无不先意，浦极谓得人。俄而憩于茶肆，有扁乘数十适至，方解辕纵牛，齧草路边。归趋过牛群，以手批一牛足，牛即鸣痛不能前。主初不之见，遽将求医，归谓曰：“吾常为兽医，为尔疗此牛。”即於墙下捻碎少许土，傅牛脚上，因疾驱数十步，牛遂如故。众皆兴叹。其主乃赏（“赏”原作“买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茶二斤，即进於浦曰：“庸奴幸蒙见诺，思以薄伎所获，傲献芹者。”浦益怜之。次於潼关，主人有稚儿戏於门下，乃见归以手捏其背，稚儿即惊闷绝，食顷不寤。主人曰：“是状为中恶。”疾呼二娘，久方至。二娘巫者也，至则以琵琶迎神，欠嚏良久，曰：“三郎至矣。传语主人，此客鬼为祟，吾且录之矣。”言其状与服色，真归也。又曰：“若以兰汤浴之，此患除矣。”如言而稚儿立愈。浦见归所为，已恶之。及巫者有说，呼则不至矣。明日又行，次赤水西。路旁忽见元昶，破弊紫衫，有若负而顾步甚重，曰：“某不敢以为羞耻，便不见二十二郎。某客鬼也，昨日之事，不敢复言，已见责於华岳神君。巫者所云三郎，即金天也。某为此界，不果闲行，受笞至重。方见二十二郎，到京当得本处县令，无足忧也。他日亦此位还车耳。”浦云：“尔前所说冯六郎等，岂皆人也？”归曰：“冯六

郎名夷，即河伯，轩辕天子之爱子也。卜判官名和，即昔别足者也。善别宝，地府以为荆山玉使判官，轩辕家奴客，小事不相容忍。遽令某失冯六郎意。今日屯蹶，实此之由。”浦曰：“冯何得第六？”曰：“冯水官也，水成数六耳。故黄帝四子，轩辕四郎，即其最小者也。”浦其年选授霍丘令，如其言。及赴官至此，虽无所覩，胖飧如有物焉。（出《河东记》）

## 郑 驹

郑驹，贞元中进士擢第，调补门下典仪，第三十五。庄居在华阴县南五六里，为一县之胜。驹兄弟四人，曰穉，曰骥，曰駒。駒与驹，有科名时誉，县大夫泊邑客无不倾向之。驹与渭桥给纳（“纳”原作“给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判官高叔让中外相厚，时往求丐。高为设饕食，其夜，暴病霍乱而卒。时方暑，不及候其家人，即为具棺椁衾襚敛之，冥器奴马，无不精备。题冥器童背，一曰鹰儿，一曰鹞子。马有青色者，题云撒豆**驄**。十数日，柩归华阴别墅。时邑客李道古游虢川半月矣，未知训之死也。回至潼关西永丰仓路，忽逢驹自北来。车仆甚盛，李曰：“别来旬日，行李何盛耶？”色气忻然谓李曰：“多荷渭桥老高所致。”即呼二童鹰儿、鹞子参李大郎。戏谓曰：“明时文士，乃蓄鹰鹞耶？”驹又指所乘马曰：“兼请看仆撒豆**驄**。”李曰：“仆颇有羨色如何？”驹曰：“但勤修令德，致之何难。”乃相与并辔，至野狐泉，李欲留食，驹以马策过曰：“去家咫尺，何必食为。”有顷，

到华阴岳庙东。驯揖李曰：“自此迳路归矣。”李曰：“且相随至县，幸不回路。”驯曰：“仆离家半月，还要早归。”固不肯过岳庙。须臾，李至县，问吏曰：“令与诸官何在？”曰：“适往县南慰郑三十四郎矣。”李曰：“慰何事？”吏曰：“郑三十五郎，今月初向渭桥亡，神柩昨夜归庄耳。”李颯然曰：“我适与郑偕自潼关来。”一县人吏皆曰不虚，李愕然，犹未之信，即策马疾驰，往郑庄。中路逢县吏崔频、县丞裴悬、主簿卢士琼、县尉庄儒，及其弟庄古、邑客韦纳、郭存中，并自郑庄回。立马叙言，李乃大惊，良久方能言，且忧身之及祸。后往来者。往往於京城中闹处相逢，行李仆马，不异李之所见，而不复有言。（出《河东集》）

## 魏 朋

建州刺史魏朋，辞满后，客居南昌。素无诗思，后遇病，迷惑失心，如有人相引接，勿索笔抄诗言：“孤愤临清江，每睹向日晚。松影摇长风，蟾光落岩甸。故乡千里余，亲戚罕相见。望望空云山，哀哀泪如霰。恨为泉台客，复此异乡县。愿言敦畴昔，忽以弃疵贱。”诗意如其亡妻以赠朋也。后十余日，朋卒。（出《玄怪录》）

## 道政坊宅

道政里十字街东，贞元中，有小宅，怪异日见，人居者必大遭凶祸。时进士房次卿假西院住，累月无患，乃众夸之云：“仆前程事，可以自得矣。咸谓此宅凶，於次卿无何有。”李直方闻而答曰：“是先辈凶於宅。”人皆大笑。后为东平节度李师古买为进奏院。是时东平军（“军”原作“君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每贺冬正常五六十人，鹰犬随之，武将军吏，烹炙屠宰，悉以为常。进士李章武初及第，亦负壮气，诘朝，访太史丞徐泽。遇早出，遂憩马於其院。此日东平军士悉归，忽见堂上有伛背衣**黧**绀老人，目且赤而有泪，临街曝阳。西轩有一衣暗黄裙白褙裆老母，荷担二笼，皆盛亡人碎骸及驴马等骨，又插六七枚人肋骨於其髻为钗，似欲移徙。老人呼曰：“四娘子何为至此？”老母应曰：“高八丈万福。”遽云：“且辟八丈移去，近来此宅大蹀聒，求住不得也。”章武知音亲说，此宅本凶。或云，章武因此玥粉黛（明抄本“玥”作“而”。“黛”作“饰”。）耳。（出《乾**牒**子》）

## 郑琼罗

段文昌从弟某者，贞元末，自信安还洛，暮达瓜洲，宿於舟中。夜久弹琴，忽外有嗟叹声，止息即无。如此数四，乃缓轸还寝。梦一女年二十余，形悴衣败，前拜曰：“妾姓郑名琼罗，本居丹徒。父母早亡，依於孀嫂。嫂不幸又没，遂来杨子寻姨。夜至逆旅，市吏子王惟举乘醉逼辱，妾知不免，因以领巾绞

颈自杀。市吏子乃潜埋於鱼行西渠中。其夕，再见梦於杨子令石义，竟不为理。复见冤气於江，石尚谓非烟之祥，图而表奏。抱恨四十年，无人为雪。妾父母俱善琴，适听君琴声，奇弄翕响，不觉来此。”寻至洛北河清县温谷，访内弟樊元则，少有异术。居数日，忽曰：“兄安得一女鬼相随？请言遣之。”乃张灯焚香作法，顷之，灯后窸窣有声，元则曰：“是请纸笔也，好投纸笔于灯影中。”少顷，满（“满”原作“旅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纸疾落，灯前视之，书盈於幅。书若杂言七字，辞甚凄恨。元则遽令录之，言鬼书不久辄漫灭。及晓，纸上若煤污，无复字也。元刚复令具酒脯纸钱，乘昏焚於道。有风旋灰，直上数尺，及闻悲泣声。诗凡二百六十二字，率叙幽冤之意，语不甚晓，词故不载。其中二十八字曰：“痛填心兮不能语，寸断肠兮诉何处？春生万物妾不生，更恨香魂不相遇。”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#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四十二

## 鬼二十七

独孤穆 华州参军 赵叔牙 周济川

### 独孤穆

唐贞元中，河南独孤穆者，客淮南。夜投大仪县宿，未至十里余，见一青衣乘马，颜色颇丽。穆微以词调之，青衣对答甚有风格。俄有车路北下道（“下道”原作“有导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者，引之而去。穆遂谓曰：“向者粗承颜色，谓可以终接周旋，何乃顿相捨乎？”青衣笑曰：“愧耻之意，诚亦不足。但娘子少年独居，性甚严整，难以相许耳。”穆因问娘子姓氏及中外亲族，青衣曰：“姓杨第六。”不答其他。既而不觉行数里。俄至一处，门馆甚肃。青衣下马入，久之乃出，延客就馆曰：“自绝宾客，已数年矣。娘子以上客至，无所为辞。勿嫌疏漏也。”於是秉烛陈榻，衾褥备具。有顷，青衣出谓穆曰：“君非隋将独孤盛之后乎？”穆乃自陈，是盛八代孙。青衣曰：“果如是，娘子与郎君乃有旧。”穆询其故，青衣曰：“某贱人也，不知其由，娘子即当自出申达。”须臾设

食，水陆必备。食讫，青衣数十人前导曰：“县主至。”见一女，年可十三四，姿色绝代。拜跪讫，就坐，谓穆曰：“庄居寂寞，久绝宾客，不意君子惠顾。然而与君有旧，不敢使婢仆言之，幸勿为笑。”穆曰：“羁旅之人，馆穀是惠，岂意特赐相见，兼许叙故。且穆平生未离京洛，是以江淮亲故，多不相识，幸尽言也。”县主曰：“欲自陈叙，窃恐惊动长者。妾离人间，已二百年矣。君亦何从而识？”初穆闻姓杨，自称县主，意已疑之，及闻此言，乃知是鬼，亦无所惧。县主曰：“以君独孤将军之贵裔，故欲奉托，勿以幽冥见疑。”穆曰：“穆之先祖，为隋室将军。县主必以穆忝有祖风，欲相顾托，乃平生之乐闻也。有何疑焉？”县主曰：“欲自宣泄，实增悲感。妾父齐王，隋帝第二子。隋室倾覆，妾之君父，同时遇害。”大臣宿将，无不从逆。唯君先将军，力拒逆党。妾时年幼，常在左右，具见始末。及乱兵入宫，贼党有欲相逼者，妾因辱骂之，遂为所害。”因悲不自胜。穆因问其当时人物及大业末事，大约多同隋史。久之，命酒对饮。言多悲咽，为诗以赠穆曰：“江都昔丧乱，阙下多构兵。豺虎恣吞噬，戈干日纵横。逆徒自外至，半夜开重城。膏血浸宫殿，刀枪倚檐楹。今知从逆者，乃是公与卿。白刃污黄屋，邦家遂因倾。疾风知劲草，世乱识忠臣。哀哀独孤公，临死乃结缨。天地既板荡，云雷时未亨。今者二百载，幽怀犹未平，山河风月古，陵寝露烟青。君子乘祖德，方垂忠烈名。华轩一会顾，土室以为荣。丈夫立志操，存没感其情。求义若可托，谁能抱幽

贞。”穆深嗟叹，以为班婕妤所不及也。因问其平生制作，对曰：“妾本无才，但好读古集。常见谢家姊妹及鲍氏诸女皆善属文，私怀景慕。帝亦雅好文学，时时被命。当时薛道衡名高海内，妾每见其文，心颇鄙之。向者情发於中，但直叙事耳，何足称赞？”穆曰：“县主才自天授，乃邺中七子之流。道衡安足比拟？”穆遂赋诗以答之曰：“皇天昔降祸，隋室若缀旒。患难在双阙，干戈连九州。出门皆凶竖，所向多逆谋。白日忽然暮，颓波不可收。望夷既结衅，宗社亦貽羞。温室兵始合，宫闱血已流。悯哉吹萧子，悲啼下凤楼。霜刃徒见逼，玉笋不可求。罗襦遗侍者，粉黛成仇雠。邦国已沧覆，余生誓不留。英英将军祖，独以社稷忧。丹血溅黼宸，丰肌染戈矛。今来见禾黍，尽日悲宗周。玉树已寂寞，泉台千万秋。感兹一顾重，愿以死节酬。幽显傥不昧，中焉契绸缪。”县主吟讽数四，悲不自堪者久之。逡巡，青衣数人皆持乐器，而有一人前白县主曰：“言及旧事，但恐使人悲感，且独郎新至，岂可终夜啼泪相对乎？某请充使，召来家娘子相伴。”县主许之。既而谓穆曰：“此大将军来护儿歌人，亦当时遇害。近在於此？”俄顷即至，甚有姿色，善言笑。因作乐，纵饮甚欢。来氏歌数曲，穆唯记其一曰：“平阳县中树，久作广陵尘。不意阿（“阿”原作“何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郎至，黄泉重见春。”良久曰：“妾与县主居此二百余年，岂期今日忽有佳礼？”县主曰：“本以独孤公忠烈之家，愿一相见，欲豁幽愤耳。岂可以尘土之质，厚诬君子。”穆因吟县主诗落句云：“求义若可



托，谁能抱幽贞。”县主微笑曰：“亦大强记。”穆因以歌讽之曰：“金闺久无主，罗袂坐生尘。愿作吹萧伴，同为骑凤人。”县主亦以歌答曰：“朱轩下长路，青草启孤坟。犹胜阳台上，空看朝暮云。”来氏曰：“曩日萧皇后欲以县主配后兄子，正见江都之乱，其事遂寝。独孤冠冕盛族，忠烈之家。今日相对，正为佳耦。”穆问县主所封何邑，县主云：“儿以仁寿四年生於京师，时驾幸仁寿宫，因名寿儿。明年，太子即位，封清河县主。上幸江都宫，徙封临淄县主。特为皇后所爱，常在宫内。”来曰：“夜已深矣，独孤郎宜且成礼。某当奉候於东阁，伺晓拜贺。”於是群婢戏谑，皆若人间之仪。既入卧内，但觉其气奄然。其身颇冷。顷之，泣谓穆曰：“殂谢之人，久为尘灰。幸将奉事巾栉，死且不朽。”於是复召来氏，饮宴如初。因问穆曰：“承君今适江都，何日当回？有以奉托可乎？”穆曰：“死且不顾。其他有何不可乎？”县主曰：“帝既改葬，妾独居此。今为恶王墓所扰，欲聘妾为姬。妾以帝王之家，义不为凶鬼所辱。本愿相见，正为此耳。君将适江都，路出其墓下，以妾之故，必为其所困。道士王善交书符於淮南市，能制鬼神。君若求之，即免矣。”又曰：“妾居此亦终不安。君江南回日，能挈我俱去，葬我洛阳北坡上，得与君相近。永有依托，生成之惠也。”穆皆许诺，曰：“迁葬之礼，乃穆家事矣。”酒酣，倚穆而歌曰：“露草芊芊，颓荣未迁。自我居此，於今几年。与君先祖，畴昔恩波。死生契阔，忽此相过。谁谓佳期，寻当别离。俟君之北，携手同归。”因下泪沾

巾，来氏亦泣语穆曰：“独孤郎勿负县主厚意。穆因以歌答曰：“伊彼谁阳，在天一方。驱马悠悠，忽来异乡。情通幽显，获此相见。义感畴昔，言存缱绻。清江桂州，可以遨游。惟子之故，不遑淹流。”县主泣谢穆曰：“一辰佳觐，永以为好。”须臾，天将明，县主涕泣，穆亦相对而泣。凡在坐者，穆皆与辞诀。既出门，回顾无所见。地平坦，亦无坟墓之象。穆意恍惚，良久乃定，因徙柳树一株以志之。家人索穆颇甚，忽复数日，穆乃入淮南市（“市”原作“京”，据明抄本改）果遇王善交於市，遂获一符。既至恶王墓下，为旋风所扑三四，穆因出符示之，乃止。先是穆颇不信鬼神之事，及县主言，无不明晓，穆乃深叹讶，亦私为亲者言之。时年正月，自江南回，发其地数尺，得骸骨一具。以衣衾敛之。穆以其死时草草，葬必有阙，既至洛阳，大具威仪，亲为祝文以祭之，葬于安善门外。其夜，独宿于村墅，县主复至，谓穆曰：“迁神之德，万古不忘。幽滞之人，分不及此者久矣。幸君惠存旧好，使我永得安宅。道途之间，所不奉见者，以君见我腐秽，恐致嫌恶耳。”穆睹其车舆导从，悉光赫於当时。县主亦指之曰：“皆君之赐也。岁至己卯，当遂相见。”其夕因宿穆所，至明乃去。穆既为数千里迁葬，复倡言其事，凡穆之故旧亲戚无不毕知。贞元十五年，岁在己卯，穆晨起将出，忽见数车至其家，谓穆曰：“县主有命。”穆曰：“相见之期至乎？”其夕暴亡，遂合葬于杨氏。（出《异闻录》）

# 华州参军

华州柳参军，名族之子。寡欲早孤，无兄弟。罢官，於长安闲游。上巳日，曲江见一车子，饰以金碧，半立浅水之中。后帘徐褰，见搵手如玉，指画令摘芙蓉。女之容色绝代，斜睨柳生良久。柳生鞭马从之，即见车子入永崇里。柳生访其（“访”原作“知”，“其”下有“大”字，据明抄本改。）姓崔氏，女亦有母。有青衣，字轻红。柳生不甚贫，多方略轻红，竟不之受。他日，崔氏女有疾，其舅执金吾王，因候其妹，且告之，请为子纳焉。崔氏不乐，其母不敢违兄之命。女曰：“愿嫁得前时柳生足矣。必不允，某与外兄终恐不生全。”其母念女之深，乃命轻红於荐福寺僧道省院达意。柳生为轻红所诱，又悦轻红，轻红大怒曰：“君性正粗，奈何小娘子如此侍於君？某一微贱，便忘前好，欲保岁寒，其可得乎？某且以足下事白小娘子。”柳生再拜，谢不敏然。始曰：“夫人惜小娘子情切，今小娘子不乐适王家，夫人是以偷成婚约。君可三两日内就礼事。”柳生极喜，自备数百千财礼，期内结婚。后五日，柳挈妻与轻红於金城里居。及旬月外，金吾到永崇，其母王氏泣云：“某夫亡，子女孤独，（“独”字原空缺，据明抄本补。）被侄不待礼会，强窃女去矣。兄岂无教训之道？”金吾大怒，归笞其子数十。密令捕访，弥年无获。无何，王氏殂，柳生挈妻与轻红自金城赴丧。金吾之子既见，遂告父，父擒柳生。生云：“某於外姑王氏处纳采娶妻，非越礼私诱也。家人大小皆熟知

之。”王氏既歿，无所明，遂讼於官。公断王家先下财礼，合归王家。金吾子常悦表妹，亦不怨前横也。经数年，轻红竟洁己处焉。金吾又亡，移其宅於崇义里。崔氏不乐事外兄，乃使轻红访柳生所在，时柳生尚居金城里。崔氏又使轻红与柳生为期，兼赍看圃竖，令积粪堆与宅垣齐，崔氏女遂与轻红蹶之，同诣柳生。柳生惊喜，又不出城，只迁群贤里。后本夫终寻崔氏女，知群贤里住，复与讼夺之。王生情深，崔氏万途求免，託以体孕，又不责而纳焉。柳生长流江陵。二年，崔氏女与轻红相继而歿，王生送丧，哀恸之礼至矣。轻红亦葬於崔氏坟侧。柳生江南闲居，春二月，繁花满庭，追念崔氏女，凝想形影，且不知存亡。忽闻扣门甚急，俄见轻红抱妆奁而进，乃曰：“小娘子且至。”闻似车马之声，比崔氏女入门，更无他见。柳生与崔氏女契阔，悲欢之甚。问其由，则曰：“某已与王氏诀，自此可以同穴矣。人生意专，必果夙愿。”因言曰：“某少习乐，箜篌中颇有功。”柳生即时买箜篌，调弄绝妙。二年间，可谓尽平生矣。无何，王生旧使苍头过柳生之门，见轻红，惊不知其然。又疑人有相似者，未敢遽言。问闾里，又云流人柳参军。弥怪，更伺之，轻红亦知是王生家人，因具言於柳生，匿之。王生苍头却还城，具以其事言於王生。王生闻之，命驾千里而来。既至柳生家门，於隙窥之，正见柳生坦腹於临轩榻上，崔氏女新妆，轻红捧镜於其侧，崔氏匀铜黄未竟。王生门外极叫，轻红镜坠地，有声如磬，崔氏与王生无憾。遂入，柳生惊，亦待如宾礼。俄又失崔氏所在。柳生与

王生从容言事，二人相看不喻，大异之。相与造长安，发崔氏所葬验之，即江陵所施铅黄如新，衣服肌肉，且无损败，轻红亦然。柳与王相誓，却葬之。二人入终南山访道，遂不返焉。（出《乾闥子》）

## 赵叔牙

贞元十四年戊寅夏五月旱，徐州散将赵叔牙移入新宅。夜中，有物窗外动摇窗纸声，问之，其物是鬼，吴时刘得言，窟宅在公床下，往来稍难。公为我移出，城南台雨山下有双大树，是我妻墓，墓东埋之。后必相报。”叔牙明旦出城，视之信。即日掘床下，深三尺，得骸骨，如其言葬之。其夜，鬼来言谢，曰：“今时旱，不出三日有雨。公且告长史。”叔牙至明通状，请祈雨，期三日雨足。节度使司空张建封许之，给其所须，叔牙於石佛山设坛。至三日，且无雨，当截耳。城中观者数千人，时与寇邻，建封以为诈妄有谋，晚衙杖杀之。昏时大雨，即令致祭，补男为散骑。时人以为事君当诚实，今赵叔牙隐鬼所报雨至之期，故自当死耳。（出《祥异记》，明抄本作出《集异记》）

## 周济川

周济川，汝南人，有别墅在扬州之西。兄弟四人俱好学，尝一夜讲授罢，可三更，各就榻将寐。忽闻

窗外有格格之声，久而不已。济川於窗间窥之，乃一白骨小儿也，於庭中东西南北趋走。始则叉手，俄而摆臂。格格者，骨节相磨之声也。济川呼兄弟共覘之。良久，其弟巨川厉声呵之，一声小儿跳上阶，再声入门，三声即欲上床。巨川元呵骂转急。小儿曰：“阿母与儿乳。”巨川以掌击之，随掌堕地，举即在床矣，腾越之捷若猿獾。家人闻之，这意有非，遂持刀棒而至。小儿又曰：“阿母与儿乳。”家人以棒击之，其中也，小儿节节解散如星，而复聚者数四。又曰：“阿母与儿乳。”家人以布囊盛之，提出，远犹求乳。出郭四五里，掷一枯井。明夜又至，手擎布囊，抛掷跳跃自得。家人辈拥得，又以布囊，如前法盛之，以索括囊，悬巨石而沉诸河，欲负趋出，於囊中仍云：“还同昨夜客耳。”余日又来，左手携囊，右手执断索，趋驰戏弄如前。家人先备大木，凿空其中，如鼓扑，拥小儿於内，以大铁叶，冒其两端而钉之，然后锁一铁，悬巨石，流之大江。负欲趋出，云：“谢以棺槨相送。”自是更不复来，时贞元十七年。（出《祥异记》。明抄本作出《广异记》。）

（原书此处有“太原部将”一条，与三百四十六卷第二条复，今删。）

#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四十三

## 鬼二十八

陆 乔 卢江冯媪 窈 玉 李和子  
李僖伯

### 陆 乔

元和初，有进士陆乔者，好为歌诗，人颇称之。家於丹阳，所居有台沼，号为胜境。乔家富而好客。一夕，风月晴莹，有扣门者。出视之，见一丈夫，衣冠甚伟，仪状秀逸。乔延入，与生谈议朗畅，出於意表。乔重之，以为人无及者，因请其名氏，曰：“我沈约也。闻君善诗，故来候耳。”乔惊起曰：“某一贱士，不意君之见临也，愿得少留，以侍谈笑。”既而命酒。约曰：“吾平生不饮酒，非阻君也。”又谓乔曰：“吾友范仆射云，子知之乎？”乔对曰：“某常读梁史，熟范公之名久矣。”约曰：“吾将邀之。”乔曰：“幸甚。”约乃命侍者邀范仆射。顷之，云至，乔即拜延坐。云谓约曰：“休文安得而至是耶？”约曰：“吾慕主人能诗，且好宾客，步月至此。”遂相谈谑。久之，约乎左右曰：“往召青箱来。”俄有一儿

至，年可十余岁，风貌明秀。约指谓乔曰：“此吾爱子，少聪敏，好读书。吾甚怜之，因以青箱名焉。欲使传吾学也，不幸先吾逝。今令谒君。”即命其子拜乔。又曰：“此子亦好为诗，近从吾与仆谢同过台城。”因命为《感旧》，援笔立成，甚有可观。即讽之曰：“六代旧江川，兴亡几百年。繁华今寂寞，朝市昔渲阡。夜月琉璃水，春风卵色天。伤时与怀古，垂泪国门前。”乔叹赏久之，因问约曰：“某常览昭明所集之选，见其编录诗句，皆不拘音律，谓之齐梁体。自唐朝沈佺期、宋之问方好为律诗。青箱之诗，乃效今体，何哉？”约曰：“今日为之，而为今体，亦何讶乎？”云又谓约曰：“昔我与君及玄晖、彦升俱游於竟陵之门，日夕笑语卢博。此时之欢，不可追矣。及萧公禅代，吾与君俱为佐命之臣，虽位甚崇，恩愈厚，而心常忧惕，无曩日之欢矣。诸葛长民有言，‘贫贱常思富贵。富贵又践危机。’此言不虚哉！”约亦吁嗟久之。又叹曰：“自梁及今，四百年矣。江山风月，不异当时，但人物潜换耳，能不悲乎？”既而谓云曰：“吾辈为蔡公郢州记室，常梦一人告我曰：‘吾君后当至端揆，然终不及台司。’及吾为仆射尚书令，论者颇以此见许，而终不得。乃知人事无非命也。”时夜已分，云谓约曰：“可归矣。”因相与去，谓乔曰：“此地当有兵起，不过二岁。”乔送至门，行未数步。俱亡所见。乔话於亲友。后岁余，李筠叛，又一年而乔卒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## 卢江冯媪



冯媪者，庐江里中嗇夫之妇，穷寡无子，为乡民贱弃。元和四年，淮楚大歉，媪逐食於舒。途经牧犊墅，暝值风雨，止于桑下。忽见路隅一室，灯烛荧荧。媪因诣求宿，见一女子，年二十余，容服美丽，携三岁儿，倚门悲泣。前又见老叟与媪，据床而坐，神气惨戚，言语咕囁，有若徵索财物追贖之状。见冯媪至，叟媪默然舍去。女久乃止泣，入户备饩食，理床榻，邀媪食息焉。媪问其故，女复泣曰：“此儿父，我之夫也，明日别娶。”媪曰：“向者二老人，何人也？於汝何求而发怒？”女曰：“我舅姑也，今嗣子别娶，征我筐筥刀尺祭祀旧物，以授新人。我不忍与，是有斯责。”媪曰：“汝前夫何在？”女曰：“我淮阴令梁倩女，适董氏七年，有二男一女，男皆随父，女即此也。今前邑中董江，即其人也。江官为鄆丞，家累巨产。”发言不胜呜咽，媪不之异，又久困寒饿，得美食甘寝，不复言。女泣至晓。媪辞去，行二十里，至桐城县。县东有甲第，张帘帷，具羔雁，人物纷然。云：“今日有官家礼事。”媪问其郎，即董江也。媪曰：“董有妻，何更娶也？”邑人曰：“董妻及女亡矣。”媪曰：“昨宵我遇雨，寄宿董妻梁氏舍，何得言亡？”邑人询其处，即董妻墓也。询其二老容貌，即董江之先父母也。董江本舒州人，里中之人，皆得详之，有告董江者。董以妖妄罪之，令部者迫逐媪去。媪言於邑人，邑人皆为感叹。是夕，董竟就婚焉。元和六年，夏五月，江淮从事李公佐，使至京。回次汉南，与渤海高铖、天水赵攒、河南宇文鼎会於传舍，宵话征异，各尽见闻。铖具道其事，公佐因为

之传。（出《异闻录》）

## 窆 玉

进士王胜、盖夷，元和中，求荐於同州。时宾馆填溢，假郡功曹王翥第，以俟试。既而他室皆有客，唯正堂，以小绳系门。自牖而窥其内，独床上有褐衾，床北有破笼，此外更无有。问其邻，曰：“处士窆三郎玉居也。”二客以西厢为窄，思与同居，甚嘉其无姬仆也。及暮，窆处士者，一驴一仆，乘醉而来。夷、胜前谒，且曰：“胜求解於郡，以宾馆喧，故寓於此。所得西廊，亦甚窄。君子既无姬仆，又是方外之人，愿略同此室，以俟郡试。”玉固辞，接对之色甚傲。夜深将寝，忽闻异香。惊起寻之，则见堂中垂帘帷，喧然语笑。於是夷、胜突入其堂中。屏帷四合，奇香扑人，雕盘珍膳，不可名状。有一女，年可十八九，妖丽无比，与窆对食，侍婢十余人，亦皆端妙。银炉煮茗方熟。坐者起入西厢帷中，侍婢悉入，曰：“是何儿郎？突冲人家。”窆面色如土，端坐不语。夷、胜无以致辞，啜茗而出。既下阶，闻闭户之声，曰：“风狂儿郎，因何共止？古人所以卜邻者，岂虚言哉。”窆辞以非己所居，难拒异容。必虑轻侮，岂无他宅，因复欢笑。及时，往规之，尽复其故。窆独偃於褐衾中，拭目方起。夷、胜诘之，不对。夷、胜曰：“君昼为布衣，夜会公族，苟非妖幻，何以致丽人？不言其实，即当告郡。”窆曰：“此固秘事，言亦无妨。比者玉薄游太原，晚发冷泉，将

宿於孝义县，阴晦失道，夜投入庄。问其主，其仆曰：‘汾州崔司马庄也。’令人告焉。出曰：‘延入’。崔司马年可五十余，衣绯，仪貌可爱。问窈之先及伯叔昆弟，诘其中外。自言其族，乃玉亲，重其为表丈也。玉自幼亦尝闻此丈人，但不知其官。慰问殷勤。情礼优重。因令报其妻曰：‘窈秀才乃是右卫将军七兄之子，是吾之重表侄，夫人亦是丈母，可见之。从宦异方，亲戚离阻，不因行李，岂得相逢。请即见。’有顷，一青衣曰：‘屈三郎入。’其中堂陈设之盛，若王侯之居。盘馔珍华，味穷海陆。既食，丈人曰：‘君今此游，将何所求？’曰：‘求举资耳。’曰：‘家在何郡？’曰：‘海内无家。’丈人曰：‘君生涯如此身落然，蓬游无抵，徒劳往复。丈人有侍女，年近长成，今便合奉事。衣食之给，不求於人。可乎？’玉起拜谢，夫人喜曰：‘今夕甚佳，又有牢馔。亲戚中配属，何必广召宾客？吉礼既具，便取今夕。’谢讫复坐，又进食。食毕，憩玉於西厅。具浴，浴讫。授衣中。引相者三人来，皆聪朗之士，一姓王，称郡法曹；一姓裴，称户曹；一姓韦，称郡都邮，相揖而坐。俄而礼舆香车皆具，华烛前引，自西厅至中门，展亲御之礼。因又绕庄一周，自南门入及中堂，堂中帷帐已满。成礼讫，初三更，其妻告玉曰：‘此非人间，乃神道也。所言汾州，阴道汾州，非人间也。相者数子，无非冥官。妾与君宿缘，合为夫妇，故得相遇。人神路殊，不可久住，君宜即去。’玉曰：‘人神既殊，安得配属？以为夫妇，便合相从。何为一夕而别也？’妻曰：‘妾身奉君，因无远

近。但君生人，不合久居於此。君速命驾。常令君篋中有绢百疋，用尽复满。所到，必求静室独居。少以存想，随念即至。十年（明抄本“十年”作“千里”。）之外，可以同行未间，昼别宵会尔。’玉乃入辞。崔曰：‘明晦虽殊，人神无二。小女得奉巾栉，盖是宿缘。勿谓异类，遂猜薄之。亦不可言於人。公法讯问，言亦无妨。言讫，得绢百疋而别。自是每夜独宿，思之则来。供帐馔具，悉其携也。若此者五年矣。’夷、胜开其篋，果有绢百疋，因各赠三十疋，求其秘之。言讫遁去，不知所在焉。（出《玄怪录》）

## 李和子

元和初，上都东市恶少李和子，父名努眼。和子性忍，常偷狗及猫食之，为坊市之患。常臂鹞立於衢，见二人紫衣，呼曰，“尔非李努眼子名和子乎？”和子即揖之。又曰：“有故，可隙处言也。”因行数步，止於人外，言“冥司追公，可即去。”和子初不受，曰：“人也，何给言？”又曰：“我即鬼。”因探怀中，出一牒，印文犹湿，见其姓名分明，为猫犬四百六十头论诉事。和子惊惧，双弃鹞拜祈之：“我分死耳，必为我暂留，当具少酒。”鬼固辞，不获已。初将入毕罗四，鬼掩鼻，不肯前。乃延於旗亭杜氏，揖让独言，人以为枉也。遂索酒九碗，自饮三碗，六碗虚设於西座，具求其为方便以免。二鬼相顾，“我等受一醉之恩，须为作计。”因起曰：“姑迟我数刻，

当返。”未移时至，曰：“君办钱四十万，为君假三年命也。”和子许诺，以翌日及午为期，因酬酒直，酒且返其酒。尝之，味如水矣，冷复冰齿。和子遽归，如期备酬焚之，见二鬼契其钱而去。及三日，和子卒。鬼言三年，人间三日也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## 李僖伯

陇西李僖伯，元和九年任温县。常为予说，元和初，调选时，上都兴道里假居。早往崇仁里访同选人，忽於兴道东门北下曲，马前见一短女人，服孝衣，约三尺已来，言语声音，若大妇人，咄咄似有所尤。即云：“千忍万忍，终须决一场。我终不放伊！”弹指数下云：“大奇大奇。”僖伯鼓动后出，心思异之，亦不敢问。日旰，及广衢，车马已闹，此妇女为行路所怪，不知其由。如此两日，稍稍人多，只在崇仁北街。居无何，僖伯自省门东出，及景风门，见广衢中，人闹已万万，如东西隅之戏场。大围之。其间天数小儿环坐，短女人往（“往”原作“淮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前，布幂其首，言词转无次第，群小儿大共嗤笑。有人欲近之，则来拿攫，小儿又退。如是日中，看者转众。短女人方坐，有一小儿突前，牵其幂首布，遂落。见三尺小青竹，挂一触髅髑然。金吾以其事上闻。（出《乾闥子》）

#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四十四

## 鬼二十九

王裔老 张弘让 寇 鄆 呼延冀  
安 凤 成叔弁 襄阳选人 祖 价

### 王裔老

华州下邽县东南三十余里，曰延年里，里西南有故兰若，而无僧居。唐元和八年，翰林学士白居易丁母忧，退居下邽县。七月，其从祖兄曰晞，自华州来访居易，途出于兰若前。及门，见妇女十许人，衣黄绫衣，少长杂坐，会语于佛屋下，声闻于门。晞热行方渴，将就憩，且求饮。望其从者萧士清未至，因下马，系缰于门柱。举首，忽不见，自意其退藏于窗闼之间。从之不见，又意其退藏于屋壁之后。从之，又不见。周视其四旁，则堵墙环然无隙缺。复视其聚谈之所，尘埃幂然，无足迹。由是知（“知”字原空缺，据明抄本补。）其非人，悸然大异之。上马急驱，来告居易。且闻其所言，云云甚多，不能殫记。大抵多云王裔老如此，观其词意，若相与数其过者。厥所去居易舍八九里，因同往访焉。其地果有王裔者，即其

里人也。方徙居於兰若之东北百余步，葺墙屋，筑场艺树仅毕，明日而入。既入。不浹旬而裔死，不越月而妻死，不逾时而裔之二子二妇及一孙亦死。止余一子，曰明进，大恐惧，不知所为。意新居不祥，乃撒屋拔树。夜徙去，遂免。（出《白居易集》）

## 张弘让

元和十二年，寿州小将张弘让，娶兵马使王暹女。淮西用兵方急，令狐通为刺史。弘让妻重疾累月，每思食，弘让与具。后不食，如此自夏及秋，乍进乍退，弘让心终不怠。冬十月，其妻忽思汤饼，弘让与具之。工未竟，遇军中给冬衣，弘让遂请同志王士征妻为饌。弘让乃去。士征妻饌熟，就床欲进，忽然弘让妻自额鼻中分半，一手一股在床，流血殷席。士征妻惊呼，告营中。军人妻诸邻来，共观之，竟问莫知其由。俄而吏报通，使人检视。其日又非昏暝，二妇素无嫌怨，遂为吏所录。弘让奔归，及丧所，忽闻空中妇悲泣云：“某被大家唤将看儿去。烦君多时，某不得已，君终不见弃。大家索君恳求耳。”先是弘让营居后小圃中，有一李树，妇云：“君今速为某造四分食，置李树下。君则向树下哀祈，某必得再履人世也。”弘让依其言，陈饌，恳祈拜之。忽闻空中云：“还汝新妇。”便闻王氏云：“接我以力。”弘让如其言接之，俄觉赫然半尸薄下，弘让抱之。遽闻王氏云：“速合床上半尸。”比弘让拳曲持半尸到床，王氏声声云：“勘其剖处，无所参差。”弘让尽力与合

之，令等其旧。王氏云：“覆之以衾，无我问三日。”弘让如其教。三日后，闻呻吟，乃云：“思少饘粥。”弘让以饮灌其喉，尽一杯。又云：“具无相问。”七日则泯如旧，但自项及脊彻尻，有痕如刀伤。前额及鼻，贯胸腹亦然。一年，平复如故。生数子。此故友庞子肃亲见其事。（出《乾**闕**子》）

## 寇 鄺

元和十二年，上都永平里西南隅，有一小宅，悬榜云：“但有人敢居，即传元契奉赠，及奉其初价。”大历年，安太清始用二百千买得，后卖与王妯。传受凡十七主，皆丧长。布施与罗汉寺，寺家赁之，悉无人敢入。有日者寇**鄺**，出入于公卿门，诣寺求买，因送四十千与寺家。寺家极喜，乃传契付之。有堂屋三间，甚庠，东西厢共五间，地约三亩，榆楮数百株。门有崇屏，高八尺，基厚一尺，皆炭灰泥焉。**鄺**又与崇贤里法明寺僧普照为门徒。其夜，扫堂独止，一宿无事。月明，至四更，微雨，**鄺**忽身体拘急，毛发如磔，心恐不安。闻一人哭声，如出九泉。乃卑听之，又若在中天。其乍东乍西，无所定。欲至曙，声遂绝。**鄺**乃告照曰：“宅既如此，应可居焉。”命照公与作道场。至三更，又闻哭声。满七日，**鄺**乃作斋设僧，方欲众僧行食次，照忽起，于庭如有所见，遽厉声逐之，喝云：“这贼杀如许人。”绕庭一转，复坐曰：“见矣见矣。”遂命**鄺**求七家粉水解秽。俄至门崇屏，洒水一杯，以柳枝扑焉。屏之下四



尺开，土忽颓圯，中有一女人，衣青罗裙红袴锦履绯衫子。其衣皆是纸灰，风拂，尽飞于庭，即枯骨籍焉。乃命织一竹笼子，又命郾作三两事女衣盛之。送葬渭水之沙州，仍命勿回头，亦与设酒馔。自后小大更无恐惧。初郭汾阳有堂妹，出家永平里宣化寺，汾阳王夫人之顶谒其姑，从人颇多。后买此宅，往来安置。或闻有青衣不谨，遂失青衣。夫人令高筑崇屏，此宅因有是焉。亦云，青衣不谨，洩漏游处，由是生葬此地焉。（出《乾馔子》）

## 呼延冀

咸和中，呼延冀者，授忠州司户，携其妻之官。至泗水，遇盗。尽夺其财物，乃至裸衫。冀遂与其妻於路旁访人烟。俄逢一翁，问其故，冀告之。老翁曰：“南行之数里，即我家，可与家属暂宿也。”冀乃与老翁同至其家。入林中，得一大宅，老翁安存一室内，设食遗衣。至深夜，亲就冀谈话。复具酒肴，曰：“我家唯有老母。君若未能携妻去，欲且留之，伺到官再来迎，亦可。我见君贫，必不易相携也。”冀思之良久，遂谢而言曰：“丈人既悯我如是，我即以心素托丈人。我妻本出官人也，能歌，仍薄有文艺。然好酒，多放荡。留之后，幸丈人拘束之。”老翁曰：“无忧，但自赴官。”明日，冀乃留妻而去。临别，妻执冀手而言曰：“我本与尔远涉川陆，赴一薄官，今不期又留我于此。君若不来迎我，我必奔出，必有纳我之人也。”泣泪而别。冀到官，

方谋远迎其妻。忽一日，有达一书者，受之，是其妻书也。其书曰：“妾今自裁此书，以达心绪，唯君少览焉。妾本歌妓之女也，幼入宫禁，以清歌妙舞为称。固无妇德妇容。及宫中有命，掖庭选人，妾得放归焉。是时也，君方年少，酒狂诗逸，在妾之邻。妾即不拘，君亦放荡。君不以妾不可奉苹蘩，遂以礼娶妾。妾既与君匹偶，诸邻皆谓之才子佳人。每念花间同步，月下相对，红楼戏谑，锦闱言誓。即不期今日之事也。悲夫！一何义绝。君以妾身，弃之如屣，留于荒郊，不念孤独。自君之官，泪流莫遏。思量薄情，妾又奚守贞洁哉。老父家有一少年子，深慕妾，妾已归之矣。君其知之。”冀览书掷书，不胜愤怒，遂抛官至泗水。本欲见老翁及其妻，皆杀之。访寻不得，但见一大冢，林木森然。冀毁其冢，见其妻已死在冢中，乃取尸祭，别葬之而去。（出《潇湘录》）。

## 安 风

安风，寿春人，少与乡里徐侃友善，俱有才学。本约同游宦长安，侃性纯孝，别其母时，见母泣涕不止，乃不忍离。风至长安，十年不达，耻不归。后忽逢侃，携手叙阔别，话乡里之事，悲喜俱不自胜。同寓旅舍数日，忽侃谓风曰：“我离乡一载，我母必念我，我当归。君离乡亦久，能同归乎？”风曰：“我本不勤耕凿，而志切於名宦。今日远离乡国，索米於长安，无一公卿知。十年之漂荡，大丈夫之气概，焉能

以面目回见故乡之人也？”因泣谓侃曰：“君自当宁亲，我誓不达不归矣！”侃留诗曰：“君寄长安久，耻不还故乡。我别长安去，切在慰高堂。不意与离恨，泉下亦难忘。”凤亦以诗赠别曰：“一自离乡国，十年在咸秦。泣尽卞和血，不逢一故人。今日旧友别，羞此漂泊身。离情吟诗处，麻衣掩泪频。泪别各分袂，且及来年春。”凤犹客长安。因夜梦侃，遂寄一书达寿春。首叙长安再相见，话幽抱之事。侃母得凤书，泣谓附书之人曰：“侃死已三年。”却到长安，告凤，凤垂泣叹曰：“我今日始悟侃别中‘泉下亦难忘’之句。”（出《潇泪录》）。

## 成叔弁

元和十三年，江陵编户成叔弁有女曰兴娘，年十七。忽有媒氏诣门云：“有田家郎君，愿结婚媛，见在门。”叔弁召其妻共窥之，人质颇不愜，即辞曰：“兴娘年小，未办资装。”门外闻之，即趋入曰：“拟田郎参丈人丈母。”叔弁不顾，遽与妻避之。田奴曰：“田四郎上界香郎，索尔女不得耶？”即笑一声，便有二人自空而下，曰：“相呼何事？”田曰：“成家见有一女，某今商量，确然不可。二郎以为何如？”二人曰：“彼固不知，安有不可？幸容言议。况小郎娘子魂识已随足下，慕足下深矣。黎庶（“庶”字原空缺，据明抄本补。）何知？不用苦怪。”言讫，而兴娘大叫于房中曰：“嫁与田四郎去。”叔弁既觉非人，即下阶辞曰：“贫家养女，不喜

观瞩。四郎意旨，敢不从命。但且坐，与媒氏商量，无太匆匆也。”四人相顾大笑曰：“定矣。”叔弁即令市果实，（“实”字原空缺，据明抄本补。）备茶饼，就堂垂帘而坐。媒氏曰：“田家意不美满，四郎亦太匆匆。今三郎君总是词人，请联句一篇然后定。”众皆大笑乐曰：“老姬但作媒，何必议他联句事。”媒氏固请，田郎良久乃吟曰：“一点红裳出翠微。秋天云静月离离。”田请叔弁继之，叔弁素不知书，固辞，往复再四。食顷，忽闻堂上有人语曰：“何不云：‘天曹使者徒回首，何不从他九族卑？’”言讫，媒与三人绝倒大笑曰：“向道魔语，今欲何如？”四人一时趋出，不复更来。其女若醉人狂言，四人去后，亦遂醒矣。（出《河东记》）

## 襄阳选人

于嶮镇襄阳时，选人刘某入京，逢一举人，年二十许，言语明朗，同行数里，意甚相得，因籍草。刘有酒，倾数杯。日暮，举人指歧径曰：“某弊止从此数里，能左顾乎？”刘辞以程期，举人因赋诗曰：“流水涓涓长芹牙，织鸟双飞客还家。荒村无人作寒食，殡宫空对棠梨花。”至明，刘归襄州，因往寻访举人，惟有殡宫存焉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。

## 祖 价

进士祖价，濛之孙也。落第后，尝游商山中，行李危困。夕至一孤驿，去驿半里已来，有一空佛寺，无僧居，价与仆夫投之而宿。秋月甚明，价独玩月，来去而行。忽有一人，自寺殿后出，揖价共坐，语笑说经史，时时自吟。价烹茶待之，此人独吟不已。又云：“夫人为诗，述怀讽物。若不精不切，即不能动人。今夕偶相遇，后会难期，辄赋三两篇，以述怀也。”遂朗吟云：“家住驿北路，百里无四邻。往来不相问，寂寂山家春。”又吟：“南冈夜萧萧，青松与白杨。家人应有梦，远客已无肠。”又吟：“白草寒路里，乱山明月中。是夕苦吟罢，寒烛与君同。”诗讫，再三吟之。夜久，遂揖而退。至明日，问邻人，此前后数里，并无人居，但有书生客死者，葬在佛殿后南冈上。价度其诗，乃知是鬼。为文吊之而去。

（出《会昌解颐录》）

#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四十五

## 鬼三十

郭承嘏 张 庾 刘方玄 光宅坊民  
淮西军将 郭翥 裴通远 郑 绍  
孟 氏

### 郭承嘏

郭承嘏，尝宝惜法书一卷，每携随身。初应举，就杂文试。写（“写”原作“驾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毕，夜犹早。緘置篋中，及纳试而误纳所宝书贴。却归铺，于烛笼下取书贴观览，则程氏宛在篋中。计无所出，来往于棘闺门外。见一老吏，询其试事，具以实告。吏曰：“某能换之。然某家贫，居兴道里，倘换得，愿以钱三万见酬。”承嘏许之。逡巡，賚程试入，而书贴出，授承嘏。明日归亲仁里，自以钱送诣兴道里。疑问久之，吏家人出。以姓氏质之，对曰：“主父死三月，力贫，未办周身之具。”承嘏惊叹久之，方知棘围所见，乃鬼也。遂以钱赠其家。（出《尚书谈寻》。）

# 张 庾

张庾举进士，元和十三年，居长安升道里南街。十一月八日夜，仆夫他宿，独庾在月下。忽闻异香满院，方惊之，俄闻履声渐近。庾屣屣听之，数青衣年十八九，艳美无敌，推门而入，曰：“步月逐胜，不必乐游原，只此院小台藤架可矣。”遂引少女七八人，容色皆艳绝，服饰华丽，宛若豪贵家人。庾走避堂中，垂帘望之。诸女徐行，直诣藤下。须臾，陈设床榻，雕盘玉尊杯杓，皆奇物。八人环坐，青衣执乐者十人，执拍板立者二人，左右侍立者十人。丝管方动，坐上一人曰：“不告主人，遂欲张乐，得无慢乎？既是衣冠，邀来同欢可也。”因命一青衣传语曰：“娣妹步月，偶入贵院。酒食丝竹，辄以自乐，秀才能暂出为主否？夜深，计已脱冠，纱巾而来，可称疏野。”庾闻青衣受命，畏其来也，乃闭门拒之。青衣扣门，庾不应，推不可开，遽走复命。一女曰：“吾辈同欢，人不敢预。既入其门，不召亦合来谒。闭门塞户，羞见吾徒，呼既不来，何须更召。”於是二人执尊，一人执司。酒既巡行，丝竹合奏。馐饌芳珍，音曲清亮。庾度此坊南街，尽是墟墓，绝无人住；谓从坊中出，则坊门已闭。若非妖狐，乃是鬼物。今吾尚未惑，可以逐之。少顷见迷，何能自悟。”於是潜取搯床石，徐开门突出，望席（“席”原作“尘”，据明抄本补。）而击，正中台盘，纷然而散。庾逐之，夺得一盏，以衣系之。及明视之，乃一白角盏，奇不可名。院中香气。数日不歇。

盍锁於柜中，亲朋来者，莫不传视，竟不能辨其所自。后十余日。转观数次，忽堕地，遂不复见。庚明年，进士上第。（出《续玄怪录》）

## 刘方玄

山人刘方玄自汉南抵巴陵，夜宿江岸古馆。厅西有巴篱隔之，又有一厅，常扃锁。云，多怪物，使客不安，已十年不开矣。中间为厅，廊崩摧。郡守完葺，至新净，而无人敢入。方玄都不知之。二更后，月色满庭，江山清寂。唯闻篱西有妇人言语笑咏之声，不甚辨。唯一老青衣语稍重而秦音者，言曰：“往年阿郎贬官时，常令老身骑偏面騮，抱阿荆郎。阿荆郎娇，不肯稳坐。或偏于左。或偏于右。附损老身左膊。至今天欲阴，则酸疼焉。今又发矣。明日必天雨。如今阿荆郎官高也，不知有老身无？”复闻相应答者。俄而有歌者，歌音清细，若曳缕之不绝。复吟诗，吟声切切，如含酸和泪之词，不可辨其文。久而老青衣又曰：“昔日阿荆郎，爱念‘青青河畔草’，今日亦可谓‘绵绵思远道’也。”仅四更，方不闻。明旦果大雨。呼馆吏讯之，吏云：“此西厅空无人。”方叙宾客不敢入之由，方玄因令开院视之，则秋草苍占没阶，西则连山林，无人迹也。启其厅，厅则新净，了无所有。唯前间东柱上有诗一首，墨色甚新。其词曰：“爷娘送我青枫根，不记青风几回落。当时手刺衣上花，今日为灰不堪著。”视其言，则鬼之诗也。馆吏云，此厅成来，不曾有人居。亦先无此



题诗处。乃知夜来人也，复以此访於人，终不能知之。（出《博异记》）。

## 光宅坊民

元和中，光宅坊民失姓名，其家有病者。将困，迎僧持念，妻儿环守之。一夕，众仿佛见一人入户，众遂惊逐，乃投於瓮间。其家以汤沃之，得一袋，盖鬼间取气袋也。忽听空中有声，求其袋，甚衷切，且言“我将别取人以代病者。”其家因掷还之，病者即愈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## 淮西军将

元和末，有淮西军将，使於汴州，止驿中。夜久，眠将熟，忽觉一物压己，军将素健，惊起，与之角力，其物遂退，因夺得手中革囊。鬼暗中衷祈甚苦，军将谓曰：“汝语我物名，我当相还。”鬼良久曰：“此蓄气袋耳。”军将乃举臂击之，语遂绝。其囊可盛数升，绛色，如藕丝，携於日中无影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## 郭 翥

元和间，有郭翥者，常为鄂州武昌尉。与沛国刘

执谦友善，二人每相语，常恨幽显不得通。约先没者，当来告。后执谦卒数月，翥居华阴。一夕独处，户外嗟吁，久而言曰：“闻郭君无恙。”翥聆其音，知执谦也，曰：“可一面也。”曰：“请去烛，当与子谈耳。”翥即撤烛，引其袂而入，与同榻，话旧历历然。又言冥途（“途”原作“话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罪福甚明，不可欺。夜既分，翥忽觉有秽气发于左右，须臾不可受。即以手而扞之，其躯甚大，不类执谦。翥有膂力，知为他怪，因揽其袂，以身加之，牢不可动，掩鼻而卧。既而告去，翥佯与语，留之将晓，求去愈急，曰：“将曙矣，不遣我，祸且及予。”翥不答，顷之，遂不闻语。俄天晓，见一胡人，长七尺余，如卒数日者。时当暑，秽不可近。即命弃去郊外，忽有里人数辈望见，疾来视之，惊曰：“果吾兄也，亡数日矣，昨夜忽失所在。”乃取尸而去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## 裴通远

唐宪宗葬景陵，都城人士毕至。前集州司马裴通远家在崇贤里，妻女辈亦以车舆纵观於通化门。及归，日晚，驰马骤。至平康北街，有白头姬步走，随车而来，气力殆尽。至天门街，夜鼓时动，车马转速，姬亦忙遽。车中有老青衣从四小女，其中有哀其奔迫者，问其所居，对曰：“崇贤。”即谓曰：“与姬同里，可同载至里门耶？”姬荷愧，及至，则申重辞谢。将下车，遗一小锦囊。诸女共开之，中有白罗，

制为逝者面衣四焉。诸女惊骇，弃於路。不旬日，四女相次而卒。（出《集异记》）

## 郑 绍

商人郑绍者，丧妻后，方欲再娶。行经华阴，止于逆旅。因悦华山之秀峭，乃自店南行。可数里，忽见青衣谓绍曰：“有人令传意，欲暂邀（“邀”原作“命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君。”绍曰：“何人也？”青衣曰：“南宅皇尚书女也。适於宅内登台，望见君，遂令致意。”绍曰：“女未适人耶？何以止於此？”青衣曰：“女郎方自求佳婿，故止此。”绍诣之，俄及一大宅，又有侍婢数人出，命绍入，延之于馆舍。逡巡，有一女子出，容质殊丽，年可初笄，从婢十余，并衣锦绣。既相见，谓绍曰：“既遂披覩，当去形迹，冀稍从容。”绍唯唯随之，复入一门，见珠箔银屏，灿烂相照，闺闼之内，块然无侣。绍乃问女：“是何皇尚书家？何得孤居如是耶？尊亲焉在？嘉偶为谁？虽荷宠招，幸祛疑抱。”女曰：“妾故皇公之幼女也。少丧二亲，厌居城郭，故止此宅。方求自适，不意（“意”原作“偶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良人，惠然辱顾。既愜所愿，何乐如之？”女乃命绍升榻。坐定，具酒馔，出妓乐。不觉向夕。女引一金缶献绍曰：“妾求佳婿，已三年矣。今既遇君子，宁无自得。妾虽惭不称，敢以金缶合盃，愿求奉箕帚，可乎？”绍曰：“余一商耳。多游南北，惟利是求，岂敢与簪缨家为眷属也。然遭逢顾遇，谨以为荣，但恐异

日为门下之辱。”女乃再献金缶，自弹箏以送之。绍闻曲音凄楚，感动於心。乃饮之交献，誓为伉俪，女笑而起。时夜已久，左右侍婢，以红烛笼前导成礼。到曙，女复于前阁，备芳醪美馔，与绍欢醉。经月余，绍曰：“我当暂出，以缉理南北货财。”女郎曰：“鸳鸯配对，未闻经月而便相离也。”绍不忍。后又经月余，绍复言之曰：“我本商人也，泛江湖，涉道途，盖是常也。虽深承恋恋，然若久不出行，亦吾心之所不乐者。愿勿以此为嫌，当如期而至。”女以绍言切，乃许之。遂於家园张祖席，以送绍，乃橐囊就路。至明年春，绍复至此，但见红花翠竹，流水青山，杳无人迹。绍乃号恸，经日而返。（出《潇湘录》）。

## 孟 氏

维扬万贞者，大商也，多在於外，运易财宝以为商。其妻孟氏者，先寿春之妓人也，美容质，能歌舞。薄知书，稍有词藻。孟氏独游於家园，四望而乃吟曰：“可惜春时节，依然独自游。无端两行泪，长祗对花流。”吟诗罢，泣下数行。忽有一少年，容貌甚秀美，逾垣而入，笑谓孟氏曰：“何吟之大苦耶？”孟氏大惊曰：“君谁家子？何得遽至於此，而复轻言之也？”少年曰：“我性落魄，不自拘检，唯爱高歌大醉。适闻吟咏之声，不觉喜动于心，所以逾垣而至。苟能容我於花下一接良谈，而我亦或可以强攀清调也。”孟氏曰：“欲吟诗耶？”少年曰：“浮生如寄，

年少几何？繁花正妍，黄叶又坠。人间之恨，何啻千端。岂如且偷顷刻之欢也。”孟氏曰：“妾有良人万贞者，去家已数载矣。所恨当兹丽景，远在他方。岂惟惋叹芳菲，固是伤嗟契阔。所以自吟拙句，盖道幽怀。不虞君之涉吾地也，何故？”少年曰：“我向闻雅咏，今睹丽容，固死命犹拚，且责言何害？”孟氏即命笺，续赋诗曰：“谁家少年儿，心中暗自欺。不道终不可，可即恐郎知。”少年得诗，乃报之曰：“神女得张硕，文君遇长卿。逢时两相得，聊足慰多情。”自是孟氏遂私之，挈归己舍。凡逾年，而夫自外至。孟氏忧且泣，少年曰：“勿尔，吾固知其不久也。”言讫，腾身而去，顷之方没，竟不知其何怪也。（出《潇湘录》）

#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四十六 鬼三十一

利俗坊民 太原部将 成公逵 送书使者  
臧 夏 踏歌鬼 卢 燕 李 湘  
马 震 刘惟清 董 观 钱方义

## 利俗坊民

长庆初，洛阳利俗坊，有民行车数两，将出长夏门。有一人负布囊，求寄囊于车中，且戒勿妄开，因返入利俗坊。才入，有哭声。受寄者因发囊视之，其口结以生纆，内有一物，其状如牛胞，及黑绳长数尺。民惊，遽敛结之。有顷，其人亦复，曰：“我足痛，欲憩君车中，行数里，可乎？”民知其异，乃许之。其人登车，览囊不悦，顾谓民曰：“君何无信？”民谢之，又曰：“我非人，冥司俾予录五百人，明历真、虢、晋、绛，及至此。人多虫，唯得二十五人耳。今须往徐泗。”又曰：“君晓予言虫乎？”患赤疮即虫耳。车行二里，遂辞有程，不可久留，“君有寿，不复忧矣。”忽负囊下车，失所在。其年夏，诸州人多患赤疮，亦有死者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## 太原部将

长庆中，裴度为北部留守，有部将赵姓者，病热且甚。其子煮药于室，既置药于鼎中。邠火。赵见一黄衣人，自门来，止于药鼎旁。挈一囊，囊中有药屑，其色洁白，如麦粉状，已而致屑于鼎中而去。赵告其子，子曰：“岂非鬼乎？是欲重吾父之疾也。”遂去药。赵见向者黄衣人再至，又致药屑鼎中。赵恶之，亦命弃去。复一日昼寝，其子又煮药，药熟而赵寤，遂进以饮之。后数日，果卒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## 成公逵

李公颜居守北都时，有部将成少仪者，其子曰公逵，常梦一白衣人入曰：“地府命令我召汝。”逵拒之，使者曰：“冥官遣召一属龙人，汝既属龙，何以逃之？”公逵给曰：“某非属龙者，君何为见诬。”使者稍解，顾曰：“今舍汝归，当更召属龙者。”公逵惊寤，且以其梦白於少仪。少仪有卒十余人，常在其门下，至明日，一卒无疾而卒。少仪因讯其年，其父曰：“属龙。”果公逵之所梦也。（出《宣室志》。）

## 送书使者

昔有送书使者，出兰陵坊西门，见一道士，身長

二丈余，长髯危冠。领二青裙，羊（明抄本“羊”作“鬣”，下同。）髻，亦长丈余。各担二大瓮，瓮中数十小儿，啼者笑者，两两三三，自相戏乐。既见使者，道士回顾羊髻曰：“庵庵。”羊髻应曰：“纳纳。”瓮中小儿齐声曰：“嘶嘶。”一时北走。不知所之。（出《河东集》）

## 臧 夏

上都安邑坊十字街东，有陆氏宅，制度古醜，人常谓凶宅。后有进士臧夏僦居其中，与其兄咸尝昼寝。忽梦魇，良久方寤，曰：“始见一女人，绿裙红袖，自东街而下。弱质纤腰，如雾濛花，收泣而云：‘听妾一篇幽恨之句。’其辞曰：‘卜得上峡日，秋天风浪多。江陵一夜雨，肠断木兰歌。’”（出《河东记》）

## 踏歌鬼

长庆中，有人於河中舜城北（“城北”原作“成死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鸛鹊楼下见二鬼，各长三丈许，青衫白袴，连臂踏歌曰：“河水流溷溷，山头种荞麦。两个胡孙门底来，东家阿嫂决一百。”言毕而没。（出《河东记》）



## 卢 燕

长庆四年冬，进士卢燕，新昌里居。晨出坊经街，槐影扶疏，残月犹在。见一妇人，长三丈许，衣服尽黑。驱一物，状若羝羊，亦高丈许。自东之西，燕惶骇却走，妇人呼曰：“卢五，见人莫多言。”竟不知是何物也。（出《河东记》）

## 李 湘

卢从史以左仆射为泽潞节度使，坐与镇州王承宗通谋，贬欢州，赐死於康州。宝历元年，蒙州刺史李湘，去郡归阙。自以海隅郡守，无台阁之亲，一旦造上国，若沧海泛扁舟者。闻端溪县女巫者，知未来之事，维舟召焉。巫曰：“某乃见鬼者也，见之皆可召。然鬼有二等，有福德者，精神俊爽。往往自与人言：贫贱者，气劣神悴，假某以言事，尽在所遇。非某能知也？”湘曰：“安得鬼而问之？”曰：“厅前楸树下，有一人衣紫佩金者，自称泽潞卢仆射，可拜而请之。”湘乃公服执简，向树而拜。女巫曰：“仆射已答拜。”湘遂揖上阶，空中曰：“从史死於此厅，为弓弦所迫，今尚恶之。使君床上弓，幸除去之。”湘命去焉。时驿厅副阶上，唯有一榻，湘偶忘其贵，将坐问之。女巫曰：“仆射官高，何不延坐，乃将吏视之？仆射大怒，去矣。急随拜谢，或肯却来。”湘匍匐下阶，问其所向，一步一拜，凡数十步。空中曰：“公

之官，未敌吾军一裨将，奈何对我而自坐？”湘再三辞谢。巫曰：“仆射回矣。”於是拱揖而行。及阶，巫曰：“仆射上矣。”别置榻。设衲衲以延之。巫曰：“坐矣。”湘乃坐。空中曰：“使君何所问？”对曰：“湘远官归朝，伏知仆射神通造化，识达未然。乞赐一言，示其荣悴。”空中曰：“大有人接引，到城一月，当刺梧州。”湘又问，不复言。湘因问曰：“仆射去人寰久矣，何不还生人中，而久处冥冥？”曰：“吁！是何言哉？人世劳苦，万愁缠心，尽如灯蛾。争扑名利，愁胜而发白，神败而体羸。方寸之间，波澜万丈，相妬相贼，猛如豪兽。吾已免离，下视汤火，岂复低身而卧其间乎？且夫据其生死，明晦未殊。学仙成败，则无所异。吾已得炼形之术也。其术自无形而炼成三尺之形，则上天入地，乘云驾鹤，千变万化，无不可也。吾之形所未园者，三寸耳。飞行自在，出幽入明，亦可也。万乘之主不及吾，况平民乎？”湘曰：“炼形之道，可得闻乎？”曰：“非使君所宜闻也。”复问梧州之后，终不言，乃去。湘到京，以奇货求助，助者数人。未一月，拜梧州刺史。竟终于梧州，卢所以不复言其后事也欤。（出《续玄怪录》）

## 马 震

扶风马震，居长安平康坊。正昼，闻扣门。往看，见一赁驴小儿云：“适有一夫人，自东市赁某驴，至此入宅，未还赁价。”其家实无人来，且付钱

遣之。经数日，又闻扣门，亦又如此。前后数四，疑其有异。乃置人于门左右，日日候之。是日，果有一妇人，从东乘驴来，渐近识之，乃是震母，亡十一年矣。葬于南山，其衣服尚是葬时者。震惊号奔出，已见下驴，被人觉，不暇隐灭。震逐之，环屏而走。既而穷迫，入马厩中，匿身后墙而立。马生连呼，竟不动。遂牵其裾，卒然而倒，乃白骨耳。衣服俨然，而体骨具足。细视之，有赤脉如红线，贯穿骨间。马生号哭，举扶易之，往南山，验其坟域如故。发视，棺中已空矣。马生遂别卜，迁窆之。而竟不究其理。

（出《续玄怪录》）

## 刘惟清

阴北把关，南御并山滨济，空阔百里，无人居。地势险厄，用兵者，先据此为胜。迄今天阴日暮，鬼怪往往而出。长庆三年春，平卢节度使薛苹遣衙门将刘惟清使于东平，途出於此。时日已落，忽於野次，遥见幕幄营伍，旌旗人马甚众，烟火极远。惟清少在戎旅，计其部分，可五六万人也。惟清不知。甚骇之。俄有辘重鼓角，部队纷纭，或歌或语，宣言竞进。惟清乃缓辔出於其中。忽有衣縗者徒行叩惟清，将夺马。惟清与之力争，因跃马绝道，而縗者执之愈急。惟清有膂力，以所执铁鞭连捶其背。縗者不甚拒，良久舍去。惟清复路，则向之军旅已过矣。夜阑，方及前驿，会同列将浑钊，自滑使还，亦馆於此。闻惟清至，迎之，则惟清冥然无所知。众扶持环

视，久之乃寤，遂话此事，不二三日，至东平，既就馆，亦不为他人道。先是东平有术士皇甫喈者，落魄不仕，衣**麤**蓝缕，众甚鄙之。一日，惟清出游，喈於途中遥指曰：“刘押衙。”惟清素衣（“素”下明抄本无“衣”字。）未识，因与相款。（“款”原作“疑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喈曰：“本恐他人取马，故牵公避道，奈何却以铁鞭相苦？赖我金铠在身，不尔，巨力坚策，岂易当哉。”笑而竟去。惟清从人辞谢，将问其故，喈跃入稠人中，不可复见。后四年，李同捷反於沧景，时天下兵皆由平阴以入贼境，岂阴兵先致讨欤？（出《异闻录》，明抄本作出《集异记》。）

## 董 观

董观，太原人，善阴阳占候之术。唐元和中，与僧灵习善，偕适吴楚间。习道卒，观亦归并州。宝历中，观游汾涇，至泥（“泥”字原空缺，据明抄本补。）阳郡。会于龙兴寺，堂宇宏丽，有经书千百编，观遂留止，期尽阅乃还。先是院之东庑北室，空而扃鐍，观因请居，寺僧不可，曰：“居是室者，多病或死，且多妖异。”观少年恃气力，曰：“某愿得之。”遂居焉。旬余夜寐，辄有胡人十数，挈乐持酒来，歌笑其中，若无人。如是数夕，观虽惧，尚不言于寺僧。一日经罢，时已**曛**黑，观怠甚，闭室而寝。未熟，忽见灵习在榻前，谓观曰：“师行矣。”观惊且恚曰：“师鬼也，何为而至？”习笑曰：“子运穷数尽，故我得以候子。”即牵观袂去榻，观回视，见其

身尚偃，如寝熟。乃叹曰：“嗟乎？我家远，父母尚在，今死此，谁蔽吾尸耶？”习曰：“何子之言失而忧之深乎？夫所以为人者，以其能运手足，善视听而已。此精魂扶之使然，非自然也。精魂离身故曰死，是以手足不能为，视听不能施，虽六尺之躯，尚安用乎？子宁足念。”观谢之，因问习：“常闻我教中有（明抄本“中有”作“有中”）阴去身者，谁为耶？”习曰：“吾与子谓死而未更生也。”遂相与行。其所向，虽关键甚严，辄不碍，於是出泥阳城西去。其地多草，茸密红碧，（“碧”原作“密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如毳毯状。行十余里，一水广不数尺，流而西南。观问习，习曰：“此俗所谓奈河，其源出於地府耶！”观即视其水，皆血，而腥秽不可近。又见岸上有冠带裤襦凡数百。习曰：“此逝者之衣，由此趋冥道耳。”又望水西有二城，南北可一里余。草树蒙蔽，庐舍骈接。习与观曰：“与子俱往彼，君生南城徐氏，为次子。我生北城侯氏，为长子。生十年，当重与君捨家归佛氏。”观曰：“吾闻人死当为冥官追捕，案籍罪福。苟平生事行无大过，然后更生人间。今我死未尽夕，遂能如是耶？”曰：“不然，冥途与世人无异。脱不为不道，宁桎梏可及身哉！”言已，习即牵衣跃而过。观方攀岸将下，水豁然而开，广丈余，观惊眙惶惑。忽有牵观者，观回视一人，尽体皆毛，状若狮子，其貌即人也。良久谓观曰：“师何往？”曰：“往此南城耳。”其人曰：“吾命汝阅大藏经，宜疾还，不可久留。”遂持观臂，急东西指郡城而归。未至数里又见一人，状如前召观者，大呼曰：“可持去，将无

籍。”顷之。遂至寺。时天以曙，见所居室有僧数十，拥其门，视己身在榻。二人排观入门，忽有水自上沃其体，遂寤。寺僧曰：“观卒一夕矣。”於是具以事语僧。后数日，于佛宇中见二土偶象，为左右侍，乃观前所见者。观因誓心精思，留阅藏经，虽寒暑无少堕。凡数年而归，时宝历二年五月十五日。会昌中，诏除天下佛寺，观亦斥去。后至长安，以占候游公卿门，言事往往而中。常为沂州临沂县尉。余在京师，闻其事于观也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## 钱方义

殿中侍御史钱方义，故华州刺史礼部尚书徽之子。宝历初，独居长乐第。夜如厕，僮仆从者，忽见蓬头青衣数尺来逼。方义初惧，欲走，又以鬼神之来，走亦何益，乃强谓曰：“君非郭登耶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与君殊路，何必相见？常闻人若见君，莫不致死，岂方义命当死而见耶？方义家居华州，女兄衣佛者亦在此。一旦溘死君手，命不敢惜，顾人弟之情不足。能相容面辞乎？”蓬头者复曰：“登非害人，出亦有限。人之见者，正气不胜，自致夭横，非登杀之。然有心曲，欲以托人，以此（“此”原作“死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久不敢出。惟贵人福禄无疆，正气充溢，见亦无患。故敢出相求耳。”方义曰：“何求？”对曰：“登久任此职，积效当迁，但以福薄，须人助。贵人能为写金字金刚经一卷，一心表白。回付与登，即登之职，遂乃小转。必

有后报，不敢虚言。”方义曰：“诺。”蓬头者又曰：“登以阴气侵阳，贵人虽福力正强，不成疾病，亦当有少不安。宜急服生犀角、生玳瑁，麝香塞鼻则无苦。”方义至中堂，闷绝欲倒，遽服麝香等并塞鼻，则无苦。父门人王直方者，居同里，久於江岭从事，飞书求得生犀角，又服之，良久方定。明旦，选经工，令写金字金刚经三卷，令早毕功。功毕饭僧，回付郭登。后月余，归同州别墅。下马方憩，丈人有姓裴者，家寄鄂渚，（“渚”原作“注”，。据明抄本改。）别已十年，忽自门入，径至方义阶下，方义遂遽拜之。丈人曰：“有客，且出门。”遂前行，方义从之，及门失之矣。见一紫袍象笏，导从绯紫吏数十人，俟於门外。俯视其貌，乃郭登也，敛笏前拜曰：“弊职当迁，只消金刚经一卷。贵人仁念，特致三卷。今功德极多，超转数等，职位崇重，爵位贵豪，无非贵人之力。虽职已骤迁，其厨仍旧。顷者当任，实如鲍肆之人。今既别司，复求就食，方知前苦，殆不可堪。贵人量察，更为转金刚经七遍，即改厨矣。终身铭德，何时敢忘。”方义曰：“诺。”因问丈人安在，曰：“贤丈江夏寝疾，今夕方困。神道求人，非其亲导，不可自己，适诣先归耳。”又曰：“厕神每月六日例当出巡。此日人逢，必致灾难。人见即死，见人即病。前者八座抱病六旬，盖言登巡毕将归，瞥见半面耳。亲戚之中，递宜相戒避之也。”又曰：“幽冥吏人，薄福者众，无所得食，率常受饿。必能食推食，泛祭一切鬼神，此心不忘。咸见斯众暗中陈力，必救灾厄。”方义曰：“晦明路殊，偶得相

遇。每一奉见，数日不平。意欲所言，幸於梦寐。转经之请，天曙为期。”唯唯而去。及明，因召行数僧念金刚经四十九遍，及明祝付与郭登。功毕，梦曰：“本请一七，数又出之。累计其功，食天厨矣。贵人有难，当先奉白。不尔，不来黥也。泛祭之请，记无忘焉。”（出《续玄怪录》）



#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四十七 鬼三十二

吴任生 邬涛 曾季衡 赵合  
韦安之 李佐文 胡湓

## 吴任生

吴郡任生者，善视者，庐於洞庭山。貌常若童儿，吴楚之俗，莫能究其甲子。宝历中，有前昆山尉杨氏子，侨居吴郡。常一日，里中三数辈，相与泛舟，俱游虎丘寺。时任生在舟中，且语及鬼神事。杨生曰：“人鬼殊迹，故鬼卒不可见矣。”任生笑曰：“鬼甚多，人不能识耳，我独识之。”然顾一妇人，衣青衣，拥竖儿，步於岸。生指语曰：“此鬼也。其拥者乃婴儿之（“之”原作“也”，据明抄本改）生魂耳。”杨曰：“然则何以辨其鬼耶？”生曰：“君第观我与语。”即厉声呼曰：“尔鬼也，窃生人之子乎？”其妇人闻而惊惧，遂疾回去，步未十数，遽亡见矣。杨生且叹且异。及晚还，岸傍一家，陈宴席，有女巫，鼓舞於其左，乃醮神也。杨生与任生俱问

之，巫曰：“今日里中人有婴儿暴卒，今则寤矣，故设宴以谢。”遂命出婴儿以视，则真妇人所拥者。诸客惊叹之，谢任生曰：“先生真道术者，吾不得而知也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”

## 邬 涛

邬涛者，汝南人，精习坟典，好道术。旅泊婺州义乌县馆，月余。忽有一女子，侍二婢夜至，一婢进曰：“此王氏小娘子也，今夕顾降於君子。”涛视之，乃绝色也。谓是豪贵之女，不敢答。王氏笑曰：“秀才不以酒色於怀，妾何以奉托？”涛乃起拜曰：“凡陋之士，非敢是望。”王氏令侍婢施服玩於涛寝室，炳以银烛，又备酒食。饮数巡，王氏起谓涛曰：“妾少孤无托，今愿事君子枕席，将为可乎？”涛逊辞而许，恩意款洽。而王氏晓去夕至，如此数月。涛所知道士杨景霄至馆访之，见涛色有异，曰：“公为鬼魅所惑，宜断之。不然死矣。”涛闻之惊，以其事具告，景霄曰：“此乃鬼也。”乃与符二道，一施衣带，一置门上，曰：“此鬼来，当有怨恨，慎忽与语。”涛依法受之。女子是夕至，见符门上，大骂而去，曰：“来日速除之，不然生祸。”涛明日访景霄，具言之，景霄曰：“今夜再来，可以吾咒水洒之，此必绝矣。”涛持水归，至夜，女子复至，悲恚之甚。涛乃以景霄咒水洒之，於是遂绝。（出《集异记》）

# 曾季衡

大和四年春，监州防御使曾孝安有孙曰季衡，居使宅西偏院。室屋壮丽，而季衡独处之。有仆夫告曰：“昔王使君女暴终於此，乃国色也。昼日其魂或见於此，郎君慎之。”季衡少年好色，愿睹其灵异，终不以人鬼为间。频注名香，颇疏凡俗，步游闲处，恍然凝思。一日晡时，有双鬟前揖曰：“王家小娘子遣某传达厚意，欲面拜郎君。”言讫，瞥然而没。俄顷，有异香袭衣。季衡乃束带伺之，见向双鬟，引一女而至，乃神仙中人也。季衡揖之，问其姓氏，曰：“某姓王氏，字丽真。父今为重镇，昔侍从大人牧此城，据此室，无何物故。感君思深杳冥，情激幽壤，所以不间存没，颇思神会。其来久矣，但非吉日良时。今方契愿，幸垂留意。”季衡留之款会，移时乃去。握季衡手曰：“翌日此时再会，慎勿泄於人。”遂与侍婢俱不见。自此每及晡一至，近六十余日。季衡不疑，因与大父麾下将校，说及艳丽，误言之。将校惊惧，欲实（“欲实”原作“然”，据明抄本改）其事，曰：“郎君将及此时，愿一扣壁，某当与二三辈潜窥焉。”季衡亦终不能扣壁。是日，女郎一见季衡，容声惨怛，语声嘶咽，握季衡手曰：“何为负约而泄於人？自此不可更接欢笑矣。”季衡惭悔，无词以应，女曰：“殆非君之过，亦冥数尽耳。”乃留诗曰：“五原分袂真吴越，燕折莺离芳草竭。年少烟花处处春，北邙空恨清秋月。”季衡不能诗，耻无以酬，乃强为一篇曰：“莎草青青雁欲归，玉腮珠泪洒

临歧。云鬟飘去香风尽，愁见莺啼红树枝。”女遂於襦带，解蹙金结花合子，又抽翠玉双凤翘一只，赠季衡曰：“望异日睹物思人，无以幽冥为隔。”季衡搜书篋中，得小金缕花如意，酬之。季衡曰：“此物虽非珍异，但贵其名如意，愿长在玉手操持耳。”又曰：“此别何时更会？”女曰：“非一甲子，无相见期。”言讫，呜咽而没。季衡自此寢寐求思，形体羸瘵。故旧丈人玉回，推其方术，疗以药石，数日方愈。乃询五原纫针妇人，曰：“王使君之爱女，不疾而终於此院。今已归葬北邙山，或阴晦而魂游於此，人多见之。”则女诗云“北邙空恨清秋月”也。（出《传奇》）

## 赵 合

## 韦安之

韦安之者，河阳人，时至阳翟，拟往少室寻师。至登封，逢一人，问欲何往，曰：“吾姓张名道，家金乡，欲往少室山读书。”安之亦通姓字。所往一志，乃约为兄弟，安之年长，为兄。同入少室，师李潜。经一年，张道博学精通，为学流之首。一日。语安之曰：“兄事业全未，从今去五载，方成名，官亦不过县佐。安之惊异曰：“弟何以知之？”道曰：“余非人，乃冥司主典也。泰岳主者欲重用，为以才识尚寡，给一年假於人间学。今年限已满，功业稍成，将

辞君去。慎勿泄於人。”言讫，辞其师。安之送道下山，涕泣而别。道曰：“君成名之后，有急，当呼道，必可救矣。”安之五年乃赴举。其年擢第，授杭州於潜县尉，被州遣部物，（“物”字原缺，据明抄本补。）将抵河阴。至淇泽浦，为准盗来劫。安之遂虔启於道，俄而雷雨暴至，群盗皆溺。安之为龙兴县丞卒。（出《灵异录》）

## 李佐文

南阳临湍县北界，秘书郎袁测、襄阳椽王沂皆止别业。大和六年，客有李佐文者，旅食二庄。佐文琴棋之流，颇为袁、王之所爱。佐文一日向暮，将止袁庄。仆夫抱衾前去，不一二里，阴风骤起，寒埃昏晦。俄而夜黑，劣乘独行，迷误甚远。约三更，晦稍息，数里之外，遥见火烛。佐文向明而至，至则野中回舍，卑狭颇甚。中有田叟，织芒屨。佐文逊辞请讫，久之。方延入户，叟云：“此多豺狼，客马不宜远繫。”佐文因移檐下，迫火而憩。叟曰：“容本何诣而来此？”佐文告之，叟哂曰：“此去袁庄，乖於极矣。然必俟晓，方可南归。”而叟之坐后，纬萧障下，时闻稚儿啼号甚痛，每发声，叟即曰：“儿可止，事已如此，悲哭奈何？”俄则复啼，叟辄以前语解之。佐文不谕，从而诘之，叟则低回他说。佐文因曰：“孩幼苦寒，何不携之近火？”如此数四，叟则携致就炉，乃八九岁村女子耳。见客初无羞骇，但以物画灰，若抱沈恨。忽而怨咽惊号，叟则又以前语解

之。佐文问之，终不得其情。须叟平晓，叟即遥指东南乔求曰：“彼袁庄也，去此十里而近。”佐文上马四顾，乃穷荒大野，曾无人迹，独田叟一室耳。行三数里，逢村妇，携酒一壶，纸钱副焉。见佐文曰：“此是巨泽，道无人。客凌晨何自来也？”佐文具白其事，妇乃附膺长号曰：“孰为人鬼之遇耶？”佐文细询之，其妇曰：“若客云去夜所寄宿之室，则我亡夫之殡闾耳。我佣居袁庄七年矣。前春，夫暴疾而卒。翌日，始龀之女又亡。贫究无力，父子同瘞焉。守制嫠居，官不免税，孤穷无托，遂意再行。今夕将适他门，故来夫女之瘞告诀耳。佐文则与同往，比至昨暮之室，乃殡宫也，历历踪由，分明可复。妇乃号恸，泪如纆縻。因弃生业，剪发于临湍佛寺，役力誓死焉。其妇姓王，开成四年，客有见者。（出《集异记》）”

## 胡 湓

安定胡湓，家于河东郡，以文学知名。大和七年春登进士第，时贾餗为礼部侍郎。后二年，文宗皇帝擢餗相国事。是岁冬十月，京兆乱，餗与宰臣涯（“涯”原作“湓”。据明抄本改。）已下，俱遁去，有诏捕甚急。时中贵人仇士良，护左禁军，命部将执兵以穷其迹。部将谓士良曰：“胡湓受贾餗恩。今当匿在湓所。愿骁健士五百，环其居以取之。”士良可其请，於是部将拥兵至湓门，召湓出，厉声道：“贾餗在君家，君宜立出，不然，与餗同罪。”湓度其势不

可以理屈，抗辞拒之。部将怒，执湓诣士良，戮于辕门之外。时湓弟湘在河东郡，是日，湘及家人，见一人无首，衣绿衣，衣有血濡之迹，自门而入，步至庭。湘大怒，（明抄本怒作恐。）命家人逐之，遽不见。后三日，而湓之凶闻至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#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四十八 鬼三十三

辛神邕 唐燕士 郭 郾 李全质  
沈恭礼 牛 生 韦齐休

## 辛神邕

平卢从事御史辛神邕，太和五年冬，以前白水尉调集于京师。时有佣者刘万金，与家僮自勤，同室而居。自勤病数月，将死。一日，万金他出，自勤偃于塌。忽有一人，紫衣危冠广袂，貌枯形瘠，巨准修髯，自门而入。自塌前，谓自勤曰：“汝强起，疾当间矣。”于是扶自勤负壁而坐。先是室之东垣下，有食案，列数器。紫衣人探袖中，出一掬物，状若稻实而色青，即以十数粒置食器中，谓自勤曰：“吾非人间人，今奉命召万金，万金当食而死。食尔勿泄吾言，不然，则祸及矣。”言讫遂去。是日，万金归，脸赤而喘，且曰：“我以腹虚热上，殆不可治。”即变其器而食，食且尽，自勤疾愈，万金果卒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

# 唐燕士

晋昌唐燕士，好读书，隐于九华山。常日晚，天雨霁，燕士步月上山。夜既深，有群狼拥其道，不得归。惧既甚，遂匿于深林中。俄有白衣丈夫，戴纱巾，貌孤俊，年近五十，循涧而来。吟步自若。伫立且久，乃吟曰：“涧水潺潺声不绝，溪垅茫茫野花发。自去自来人不归，长时唯对空山月。”燕士常好为七言诗，颇称于时人。闻此惊叹，将与之言，未及而没。明日，燕士归，以貌问里人，有识者曰：“是吴氏子，举进士，善为诗。卒数年矣。”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# 郭 鄠

郭鄠罢栌阳县尉，久不得调，穷居京华，困甚。舂瓮间，常有二物，如猿獾，衣青碧，出入寝兴，无不相逐。凡欲举意求索，必与鄠俱往。所造诣，如碍枳棘。亲友见之，俱若仇隙，或厌之以符术。或避之于山林，数年竟莫能绝。一夕，忽来告别，云：“某等承君厄运，不相别者久，今则候晓而行，无复至矣。”鄠既喜其去，遂问所诣，云：“世路如某者甚多，但人不见耳，今之所诣乃胜业坊富人王氏，将往散之。”鄠曰：“彼之聚敛丰盈，何以遽散？”云：“先得计于安品子矣。”晓鼓忽鸣，遂失所在。鄠既兴盥栉，便觉愁愤开豁。试诣亲友，无不改观相接。未

旬，见宰相面白，遂除通事舍人。鄆有表弟张生者，为金吾卫佐，交游皆豪侠，少年好奇，闻之，未信之也。知胜业王氏隶左军，自是常往伺之。王氏性俭约，所费未常过分。家有妓乐，端丽者至多，外之袷服冶容，造次莫回其意。一日，与宾朋过鸣珂曲，有妇人靓妆立于门首，王生驻马迟留，喜动颜色，因召同列者，置酒为欢，张生预焉。访之，即安品子之弟也。品子善歌，是日歌数曲，王生悉以金采赠之，众皆讶其广费。自此輿辇资货，日输其门。未经数年，遂至贫匮耳。（出《剧谈录》）

## 李全质

陇西李全质，少在沂州。尝一日欲大蹴鞠，味爽之交，假寐于沂州城横门东庭前。忽有一衣紫衣，首戴圆笠，直造其前，曰：“奉追。”全质曰：“何人相追？”紫衣人曰：“非某之追，别有人来奉追也。”须臾，一绿衣人来，曰：“奉追。”其言忽遽，势不可遏。全质曰：“公莫有所须否？”绿衣人曰：“奉命令追，敢言其所须？”紫衣人谓绿衣人曰：“不用追。”以手麾出横门，紫衣人承间谓全质曰：“适蒙问所须，岂不能终诺乎？”全质曰：“所须何物？”答曰：“犀佩带一条耳。”全质曰：“唯。”言毕失所在，主者报蹴鞠，遂令画犀带。日晚，具酒脯，并纸钱佩带，于横门外焚之。是夜，全质才寐，即见戴圆笠紫衣人来拜谢曰：“蒙赐佩带，惭愧之至，无以奉答。然公平生水厄，但危困处，某则必至焉。”洎太和岁

初大水，全质已为太平军裨将，兼监察。有切务，自中都抵梁郡城，西走百歇桥二十里，水深而冰薄。素不谙委，程命峻速，片刻不可驻。行从等面如死灰，信辔委命而行。才三数十步，有一人后来，大呼之曰：“勿过彼而来此！吾知其径，安而且捷。”全质荷之，反辔而从焉。才不三里，止泥泞，而曾无尺寸之阻，得达本土。以物酬其人，人固让不取，固与之，答曰：“若仗我而来，则或不让；今因我而行，亦何所苦？”终不肯受，全质意其鲜焉，乃益（“益”原作“缓”，据明钞本改。）之。须臾复来，已失所在。却思其人，衣紫衣，戴圆笠，岂非横门之人欤？开成初，衔命入关，回宿寿安县。夜未央而情迫，时复昏晦，不得已而出逆旅，三数里而大雨，回亦不可。须臾，马旁见一人，全质诘之：“谁欤？”对曰：“邮牒者。”更于马前行，寸步不可睹。其人每以其前路物导之，或曰树。或曰桩，或曰险，或曰培塿，或曰穷，全质皆得免咎。久而至三泉驿，憩焉。才下马，访邮牒者欲酬之，已不见矣。问从者，形状衣服，固紫衣而首戴笠，复非横门之人欤？会昌壬戌岁，济阴大水，谷神子与全质同舟。讶全质何惧水之甚，询其由，全质乃语此。又云，本性无惧水，紫衣屡有应，故兢慄之转切也。（出《博异记》）

## 沈恭礼

阆乡县主簿沈恭礼，太和中，摄湖城尉。离阆乡日，小疾。暮至湖城，堂前卧。忽有人绕床数匝，意

谓从行厅吏雷忠顺，恭礼问之，对曰：“非雷忠顺，李忠义也。”问曰：“何得来此？”对曰：“某本江淮人，因饥寒佣于人，前月至此县，卒于逆旅。然饥寒甚，今投君，祈一食，兼丐一小帽，可乎？”恭礼许之，曰：“遣我何处送与汝？”对曰：“来暮，遣驿中厅子张朝来取。”语毕，立于堂之西楹。恭礼起坐，忠义进曰：“君初止此，更有事，辄敢裨补。”恭礼曰：“可。”遂言：“此厅人居多不安。少间，有一女子，年可十七八，强来参谒。名曰‘蜜陀僧’。君慎不可与之言。或托是县尹家人，或假四邻为附，辄不可交言。言则中此物矣。”忠义语毕，却立西楹未定，堂东果有一女子，峨鬟垂鬟，肌肤悦泽，微笑转盼，谓恭礼曰：“秋室寂寥，蛩啼夜月。更深风动，梧叶堕阶。如何罪责，（明钞本“罪责”作“自责”）羈囚如此耶？”恭礼不动。又曰：“珍簟床空，明月满室，不饮美酒，虚称少年。”恭礼又不顾。又吟曰：“黄帝上天时，鼎湖元在兹。七十二玉女，化作黄金芝。”恭礼又不顾，逡巡而去。忠义又进曰：“此物已去，少间，东廊下有敬寡妇、王家阿嫂。虽不敢同蜜陀僧，然亦不得与语。”少顷果有一女郎，自东庑下，衣白衣，簪白簪，手整披袍，回命曰：“王家阿嫂，何不出来？”俄然有曳红裙，紫袖银帔而来，步庭月数匝，却立于东庑下。忠义又进曰：“此两物已去，可高枕矣。少间，纵有他媚来，亦不足畏也。”忠义辞去，恭礼止之：“为我更驻，候怪物尽即去。”忠义应诺。而四更已，有一物，长二丈余，手持三数髑髅，若跃丸者。渐近厅檐，忠义谓恭礼曰：“可以枕击

之。”应声而击，暴然而中手，堕下髑髅。俯身掇之，忠义跳下，以棒乱殴，出门而去。恭礼连呼忠义，不复见，而东方已明。与从者具语之，遂令具食及市帽子。召厅子张朝诘之，曰：“某本巫人也。近者假食为厅吏，具知有新客死客鬼李忠义。”恭礼便付帽子及盘飧等去。其夜，梦李忠义辞谢曰：“蜜陀僧大须防备，犹二三年奉扰耳。”言毕而去。恭礼两月在湖城，夜夜蜜陀僧来，终不敢对；后即归阆乡，即隔夜而至，然终亦不能为患；半年（“年”原作“夜”，据明钞本改）后，或三夜五夜一来；一年余，方渐稀。有僧令断肉及荤辛，此后更不复来矣。（出《博异志》）

## 牛 生

牛生自河东赴举，行至华州，去三十里，宿一村店。其日，雪甚，令主人造汤饼。昏时，有一人穷寒，衣服蓝缕，亦来投店。牛生见而念之，要与同食。此人曰：“某穷寒，不办得钱。今朝已空腹行百余里矣。”遂食四五碗，便卧于床前地上，其声如牛。至五更，此人至牛生床前曰：“请公略至门外，有事要言之。”连催出门，曰：“某非人，冥使耳。深愧昨夜一餐，今有少相报。公为置三幅纸及笔砚来。”牛生与之，此人令牛生远立，自坐树下，袖中抽一卷书，牒（明钞本牒作检）之。看数张，即书两行，如此三度讫。求纸封之，书云第一封，第二封，第三封。谓牛生曰：“公若遇灾难危笃不可免者。即

焚香以次开之视。若或可免，即不须开。”言讫，行数步不见矣。牛生缄置书囊中，不甚信也。及至京，止客户坊，饥贫甚，绝食。忽忆此书，故开第一封，题云：“可于菩提寺门前坐。”自客户坊至菩提寺，可三十余里。饥困，且雨雪，乘驴而往，自辰至鼓声欲绝方至寺门。坐未定，有一僧自寺内出，叱牛生曰：“雨雪如此，君为何人而至此？若冻死，岂不见累耶？”牛生曰：“某是举人，至此值夜，略借寺门前一宿，明日自去耳。”僧曰：“不知是秀才，可止贫道院也。”既入，僧仍为设火具食。会语久之，曰：“贤宗晋阳长官，与秀才远近。牛生曰：“是叔父也。”僧乃取晋阳手书，令识之，皆不谬。僧喜曰：“晋阳常寄钱三千贯文在此，绝不复来取。某年老，一朝溘至，便无所付，今尽以相与。”牛生先取将钱千贯，买宅，置车马，纳仆妾，遂为富人。又以求名失路，复开第二封书，题云：“西市食店张家楼上坐。”牛生如言，诣张氏，独止于一室，下廉而坐。有数少年上楼来，中有一人白衫，坐定，忽曰：“某本只有五百千，令请添至七百千，此外即力不及也。”一人又曰：“进士及第，何惜千缗？”牛生知其货及第矣。及出揖之，白衫少年即主司之子。生曰：“某以千贯奉郎君，别有二百千，奉诸公酒食之费，不烦他议也。”少年许之，果登上第。历任台省，后为河东节度副使。经一年，疾困，遂开第三封，题云：“可处置家事。”乃沐浴，修遗书，才讫而遂终焉。（出《会昌解颐录》）

# 韦齐休

韦齐休，擢进士第，累官至员外郎，为王璠浙西团练副使。太和八年，卒于润州之官舍。三更后，将小敛，忽于西壁下大声曰：“传语娘子，且止哭，当有处分。”其妻大惊，仆地不苏。齐休于衾下厉声曰：“娘子今为鬼妻，闻鬼语，忽惊悸耶？”妻即起曰：“非为畏悸，但不合与君遽隔幽明。孤惶无所依怙，不意神识有知，忽通言语，不觉惛绝。诚俟明教，岂敢有违？”齐休曰：“死生之期，涉于真宰；夫妇之道，重在人伦。某与娘子，情义至深，他生亦未相舍。今某尸骸且在，足宽襟抱。家事大小，且须商量。不可空为儿女悲泣，使某幽冥间更忧妻孥也。夜来诸事，并自劳心。总无失脱，可助仆喜。”妻曰：“何也？”齐休曰：“昨日湖州庚匕寄买口钱，苍惶之际，不免专心部署。今则一文不欠，亦足为慰。”良久语绝，即各营丧事。才曙，复闻呼：“适到张清家，近造得三间草堂。前屋舍自足，不烦劳他人，更借下处矣。”其夕，张清似梦中忽见齐休曰：“我昨日已死，先令买莹三亩地，可速支关布置。”一一分明，张清悉依其命。及将归，自择发日。呼唤一如常时，婢仆将有私窃，无不发摘，随事捶挞。及至京，便之莹所，张清准拟皆毕。十数日，向三更，忽呼其下曰：“速起，报堂前，萧三郎来相看。可随事具食，款待如法，妨他忙也。”二人语，历历可听。萧三郎者，即职方郎中萧彻。是日卒于兴化里，其夕遂来。俄闻萧呼叹曰：“死生之理，仆不

敢恨。但有异者，仆数日前。因至少陵别墅，偶题一首诗。今思之，乃是生作鬼诗。”因吟曰：“新拘茅斋野涧东，松楸交影足悲风。人间岁月如流水，何事频行此路中。”齐休亦悲咤曰：“足下此诗，盖是自识。仆生前忝有科名，粗亦为人所知。死未数日，便有一无名小鬼赠一篇，殊为著钝。然虽细思之，已是落他荒境。”乃咏曰：“涧水溅溅流不绝，芳草绵绵野花发。自去自来人不知，黄昏惟有青山月。”萧亦叹羨之曰：“韦四公死已多时，犹不甘此事。仆乃适来人也，遽为游岱之魂，何以堪处？”即闻相别而去。又数日，亭午间，呼曰：“裴二十一郎来慰，可具食，我自迎去。”其日，裴氏昆季果来。至启夏门外，瘁然神耸，又素闻其事，遂不敢行吊而回。裴即长安县令，名观，齐休之妻兄也。其部曲子弟，动即罪责，不堪其惧。及今未已，不知竟如之何。（出《河东记》）



#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四十九 鬼三十四

房 陟 王 超 段 何 韦鲍生妓  
梁 夔 崔御史 曹 唐

## 房 陟

房陟任清河县尉，妻荥阳郑氏，有容色。时村中有一老妪，将诣谒禅师，未至，而中路荒野间。见一白衣妇人，于榛棘中行，哭极哀。绕一丘阜，数十步间，若见经营之状者。妪怪而往问，及渐逼，妇人即远，妪适回，而妇人复故处。如是数四。妪度非人，天昏黑，遂舍之。及至禅师处，说所见，兼述妇人形状、衣服。禅师异之，因书记屋壁。后月余日，房陟妻暴亡，果葬于前所哭绕丘阜间，而容貌衣服，一如老妪前见者。（出《通幽录》）

## 王 超

太和五年，复州医人王超，善用针，病无不差。

死经宿而苏，言如梦：至一处，城壁台阁，如王者居。见一人卧，召前脉视，右膊有肿，大如杯，令超治之。即为针出浓升余。顾黄衣吏曰：“可领视毕也。”超随入一门，门署曰毕院。庭中有人眼数千，聚成山，视内迭瞬明灭。黄衣曰：“此即毕也。”俄有二人，形甚奇伟，分处左右。鼓巨箎，吹激聚眼，扇而起，或飞，或走为人者，顷刻而尽。超访其故，黄衣曰：“有生之类，先死为毕。”言次忽活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## 段 何

进士段何赁居客户里。太和八年夏，卧疾逾月，小愈。昼日因力栲沐，凭几而坐。忽有一丈夫，自所居壁缝中出，裳而不衣，啸傲立于何前，熟顾何曰：“疾病若此，何不娶一妻，俾侍疾。忽尔病卒，则如之何？”何知其鬼物矣。曰：“某举子贫寒，无意婚娶。”其人曰：“请与君作媒氏。今有人家女子，容德可观，中外清显，姻属甚广。自有资从，不烦君财聘。”何曰：“未成名，终无此意。”其人又曰：“不以礼，亦可矣。今便与君迎来。”其人遂出门，须臾复来，曰：“至矣。”俄有四人，负金璧舆。从二青衣，一云髻，一半髻，皆绝色。二苍头，持装奩衣篋，直置舆于阶前。媒者又引入阁中，垂帟掩户，复至何前曰：“迎她良家子来，都不为礼，无乃不可乎？”何恶之，兼以困惫，就枕不顾。媒又曰：“纵无意收采，第试一观。”如是说谕再三，何终不应。食顷，媒者

复引出门，舆中者乃以红笺题诗一篇，置何案上而去。其诗云：“乐广清羸经几年，姹娘相托不论钱。轻盈妙质归何处，惆怅碧楼红玉田。”其书迹柔媚，亦无姓名，纸末唯书一“我”字。何自此疾病日退。（出《河东记》）

## 韦鲍生妓

酒徒鲍生，家富畜妓。开成初，行历阳道中，止定山寺，遇外弟韦生下第东归，同憩水阁。鲍置酒，酒酣，韦谓鲍曰：“乐妓数辈焉在？得不有携者乎？”鲍生曰：“幸各无恙，然（原本“然”上有“挈”字，据明钞本删。）滞维阳日，连毙数驷，后乘既缺，不果悉从。唯与梦兰、小倩俱，今亦可以佐欢矣。”顷之，二双鬟抱胡琴方响而至，遂坐韦生、鲍生之右，搯丝击金，响亮溪谷。酒阑，鲍谓韦曰：“出城得良马乎？”对曰：“予春初塞游，自鄜坊历乌延，抵平夏。止灵武而回。部落馥骏获数疋，龙形凤颈，鹿颈鳧膺，眼大足轻，脊平肋密者，皆有之。”鲍抚掌大悦，乃停杯命烛，阅马于轻槛前数匹，与向来夸诞，十未及其八九。韦戏鲍曰：“能以人换，任选殊尤。”鲍欲马之意颇切，密遣四弦，更衣盛妆，顷之乃至。命棒酒劝韦生，歌一曲以送之云：“白露湿庭砌，皓月临前轩。此时颇留恨，含思独无言。”又歌《送鲍生酒》云：“风飏荷珠难暂圆，多生信有短姻缘。西楼今夜三更月，还照离人泣断弦。”韦乃召御者，牵紫叱拨以酬之。鲍意未满，往

复之说，紊然无章。有紫衣冠者二人，导从甚众，自水阁之西，升阶而来。鲍韦以寺当星使交驰之路，疑大寮夜至，乃恐悚入室，阖门以窥之。而杯盘狼籍，不假收拾。时紫衣即席，相顾笑曰：“此即向来闻妾换马之筵。”因命酒对饮，一人须髯甚长，质貌甚伟，持杯望月，沉吟久之，曰：“足下《盛赋》云：‘斜汉左界，北路南躔。白露暖空，素月流天’可得光前绝后矣。对月殊不见赏‘风霁地表，云敛天末。洞庭始波，木叶微脱’。”长须云：“数年来在长安，蒙乐游王引至南宫，入都堂，与刘公干、鲍明远看试秀才，予窃入司文之室，于烛下窥能者制作。见属对颇切，而赋有蜂腰鹤膝之病，诗有重头重尾之犯。若如足下“洞庭”“木叶”之对，为纰谬矣。小子拙赋云：‘紫台稍远，燕山无极。凉风忽起，白日西匿。’则‘稍远’‘忽起’之声，俱遭黜退矣。不亦异哉！”。谓长须曰：“吾闻古之诸侯，贡士于天子，尊贤劝善者也。故一适谓之好德，再适为之遵贤，三适谓之有功。乃加九锡；不贡士，一黜爵，再黜地。三黜爵地。夫古之求士也如此，犹恐搜山之不高，索林也不深。尚有遗漏者，乃每岁春季开府库，出币帛，周天下而礼聘之。当是时，儒墨之徒，岂尽出矣；智谋之士，岂尽举矣；山林深泽，岂无遗矣；日月照临，岂得尽其所矣。天子求之既如此，诸侯贡之又如此，聘礼复如此，当有栖栖于岩谷，郁郁不得志者。吾闻今之求聘之礼缺，是贡举之道隳矣。贤不肖同途焉，才不才汨汨焉。隐岩冗者，自童髦穷经。至于白首焉；怀方策者，自壮岁力学，讫于没齿。虽每岁乡

里荐之于州府，州府贡之于有司，有司考之诗赋。蜂腰鹤膝，谓不中度；弹声韵之清浊，谓不中（“中”字原缺，据明钞本增）律。虽有周孔之贤圣，班马之文章，不由此制作，靡得而达矣。然皇王帝霸之道，兴亡理乱之体，其可闻乎？今足下何乃赞扬今之小巧，而隳张古之大体？况予乃诉皓月长歌之手，岂能拘（“拘”原作“欢”，据明钞本改）于雕文刻句者哉。今珠露既清，桂月如昼，吟咏时发，杯觞间行，能援笔联句，赋今之体调一章，以乐长夜否？”曰：“何以为题？”长须云：“便以妾换马为题，仍以舍彼倾城，求其骏足为韵。”命左右折庭前芭蕉一片，启书囊，抽毫以操之，各占一韵。长须者唱云：“彼佳人兮，如琼之瑛；此良马兮，负骏之名。将有求于逐日，故何惜于倾城？香暖深闺，永厌桃花之色；风清广陌，曾怜喷玉之声。”希逸曰：“原夫人之矜其容，马乃称其德。既各从其所好，谅何求而不克。长跪而别，姿容休耀其金钿；右牵而来，光彩顿生于玉勒。”文通曰：“步及庭砌，效当轩墀。望新恩，惧（“惧”原作“俱”，据明钞本改）非吾偶也；恋旧主，疑借人乘之。香散绿骏，意已忘于鬓发；汗流红颌，爱无异于凝脂。”希逸曰：“是知事有兴废，用有取舍。彼以绝代之容为鲜矣，此以轶群之足为贵者。买笑之恩既尽，有类卜之；据鞍之力尚存，犹希进也。”文通赋四韵讫，芭蕉尽。韦生发篋取红笺，跪献于庑下。二人大惊曰：“幽显路殊，何见逼之若是？然吾子非后有爵录，不可与鄙夫相遇。”谓生曰：“异日主文柄，较量俊秀轻重，无以小巧为意也。”言讫，二公行十

余步间，忽不知其所在矣。（出《纂异记》）

## 梁 斲

有梁斲者，开成中，自长沙将举孝廉，途次商山，舍于馆亭中。时八月十五夕，天雨新霁，风月高朗，斲偃而不寐。至夜半，忽见三丈夫，衣冠甚古，皆被珠绿，徐步而来。至庭中，且吟且赏，从者数人。斲心知其鬼也，然素有胆气，因降阶揖之。三人亦无惧色，自称萧中郎、王步兵、诸葛长史。即命席坐于庭中，曰：“不意良夜遇君于此！”因呼其童曰：“玉山取酒。”酒至，环席递酌。已而王步兵曰：“值此好风月，况佳宾在席，不可无诗也。”因举题联句，以咏秋月，（明钞本、陈校本“月”作“物”）步兵即首为之曰：“秋月圆如镜”萧中郎曰：“秋风利似刀。”斲曰：“秋云轻比絮。”次至诸葛长史，嘿然久之，二人促曰：“幸以拙速为事。”长史沉吟，又食顷，乃曰：“秋草细同毛。”二人皆大笑曰：“拙则拙矣，何乃迟乎？”长史曰：“此中郎过耳，为僻韵而滞捷才。”既而中郎又曰：“良会不可无酒佐，命玉山召惠娘来。”玉山去，顷之，有一美人，鲜衣自门步来，笑而拜坐客。诸葛长史戏谓女郎曰：“自赴中郎召耳。与吾何事？”美人曰：“安知不为众人来？”步兵曰：“欲自明，无如歌以送长史酒。”惠娘起曰：“愿歌凤楼之曲。”即歌之，清吟怨慕，斲听之忘倦。久而歌阕，中郎又歌。曲既终曰：“山光渐明，愿更缀一篇，以尽欢也。”即曰：“山树高高影。”步

兵曰：“山花寂寂香。”因指长史曰：“向者僻韵，信  
中郎过，分愿续此，以观捷才耳。”长史应曰：“山天  
遥历历。”一坐大笑：“迟不如速，而且拙，捷才如是  
耶？”长史色不能平。次至斲曰：“山水急汤汤。”中  
郎泛言赏之，乃问斲曰：“君非举进士者乎。斲  
曰：“将举孝廉科。”中郎笑曰：“孝廉安知为诗  
哉？”斲因怒叱之，长史亦奋袂而起，坐客惊散，遂  
失所在，而杯盘亦无见矣。斲自是被疾恍惚，往往梦  
中郎步兵来，心甚恶之。后至长安，遇术士李生辟鬼  
符佩之，遂绝也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## 崔御史

广陵有官舍，地步数百，制置宠丽。里中传其中  
为鬼所宅，故居之者，一夕则暴死。锁闭累年矣。有  
御史崔某，职于广陵。至，开门曰：“沃不自作，我  
新居之，岂能为灾耶？”即白廉使而居焉。是夕微  
雨，崔君命仆者尽居他室，而独寝于堂中，惕然而  
寝。衣尽沾湿，即起。见己之卧榻在庭中，却寝。未  
食顷，其榻又适于庭中。如是者三。崔曰：“我谓天  
下无鬼，今则果有矣。”即具簪笏，命酒沃而祝  
曰：“吾闻居此者多暴死，且人神殊道，当自安其  
居，岂害生人耶？虽苟以形见，以声闻者，是其负冤  
郁而将有诉者，或将求一饭以祭者，则见于人。而人  
自惊悸而死，固非神灵害之也。吾甚愚，且无畏惮。  
若真有所诉，直为我言，可以副汝托，虽汤火不  
避。”沃而祝者三，俄闻空中有言曰：“君人也，我鬼

也。诚不当以鬼干人，直将以深诚奉告。”崔曰：“但言之。”鬼曰：“我女子也，女弟兄三人，俱未笄而歿，父母葬我于郡城之北久矣。其后府公于此峻城池，构城屋。工人伐我封内树且尽，又徙我于此堂之东北隅。羈魂不宁，无所栖托。不期今夕，幸遇明君子，故我得以语其冤。倘君以仁心，为我棺而葬于野，真恩之大者矣。”已而涕泣呜咽，又曰：“我在此十年矣。前后所居者，皆欲诉其事，自是居人惊悸而死。某儿女子，非有害于人也。”崔曰：“吾前言固如是矣。虽然，如何不见我耶？”鬼曰：“某鬼也，岂敢以幽晦之质而见君乎？既诺我之请，虽然冥昧中，亦当感君子恩。岂可徒然而已？”言讫，遂告去。明日，召工人，于堂东北隅发之，果得枯骸，葬于禅智寺隙地。里人皆祭之，谓之三女坟。自是其宅遂安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## 曹 唐

进士曹唐，以能诗，名闻当世，久举不第，常寓居江陵佛寺中亭沼。境甚幽胜，每自临玩赋诗，得两句曰：“水底有天云漠漠，人间无路月茫茫。”吟之未久，自以为常制者不及此作。一日还坐亭沼上，方用怡咏，忽见二妇人，衣素衣，貌甚闲冶，徐步而吟，则是唐前所做之二句也。唐自以制未翌日，人固未有知者，何遽而得之。因迫而讯之，不应而去。未十步间，不见矣。唐方甚疑怪，唐素与寺僧法舟善，因言于舟。舟惊曰：“两日前，有一少年见访，怀一碧



笺，示我此诗。适方欲言之。”乃出示唐，颇惘然。数日后，唐卒于佛舍中。（出《灵怪集》）

#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五 十 鬼三十五

许生 颜浚 郝惟谅  
浮梁张令 欧阳敏 奉天县民

## 许生

会昌元年春，孝廉许生，下第东归。次寿安，将宿于甘泉店。甘棠馆西一里已来，逢白衣叟，跃青骢，自西而来。徒从极盛，醺颜怡怡，朗吟云：“春草萋萋春水绿，野棠开尽飘香玉。繡岭宫前鹤发人，犹唱开元太平曲。”生策马前进，问其姓名，叟微笑不答。又吟一篇云：“厌世逃名者，谁能答姓名。曾闻三乐否，看取路傍情。”生知其鬼物矣，遂不复问。但继后而行，凡二三里，日已暮矣。至喷玉泉牌堠之西，叟笑谓生曰：“吾闻三四君子，今日追旧游于此泉。吾昨已被召，自此南去。吾子不可连骑也。”生固请从，叟不对而去，生纵辔以随之。去甘棠一里会，见车马导从，填隘路歧，生麾盖而进。既至泉亭，乃下马。伏（“伏”原作“状”，据明钞本改）于丛棘之下，屏气以窥之。见四丈夫，有少年神貌扬

扬者，有短小器宇落落者，有长大少髭髯者，有清瘦言语及瞻视疾速者，皆金紫，坐于泉之北矶。叟既至，曰：“玉川来何迟？”叟曰：“适傍石墨涧寻赏，憩马甘棠馆亭。于西楹偶见诗人题一章，驻而吟讽，不觉良久。”座首者曰：“是何篇什？得先生赏叹之若是？”叟曰：“此诗有似为席中一二公有其题，而晦其姓名，怜其终章皆有意思，乃曰：‘浮云凄惨日微明，沈痛将军负罪名。白昼叫阍无近戚，缟衣饮气只门生。佳人暗泣填宫泪，厩马连嘶换主声。六合茫茫悲汉土，此身无处哭田横。’”座中闻之，皆以襟袖拥面，如欲恸哭。神貌扬扬者云：“我知作诗人矣，得非伊水之上，受我推食脱衣之士乎？”久之，白衣叟命飞杯，凡数巡，而座中歆歔未已。白衣叟曰：“再经旧游，无以自适。宜赋篇咏，以代管弦。”命左右取笔砚，乃出题云：“《喷玉泉感旧游书怀》，各七言长句。”白衣叟倡云：“树色川光向晚晴，旧曾游处事分明。鼠穿月榭荆榛合，草掩花园畦垅平。迹陷黄沙仍未寤，罪标青简竟何名。伤心谷口东流水，犹喷当时寒玉声。”少年神貌扬扬者诗云：“鸟啼莺语思何穷，一世荣华一梦中。孝固有冤藏蠹简，邓攸无子续清风。文章高韵传流水，丝管遗音托草虫。春月不知人事改，闲垂光彩照泮宫。”短小器宇落落者诗云：“桃蹊李径尽荒凉，访旧寻新益自伤。虽有衣衾藏李固，终无表疏雪王章。羁魂尚觉霜风冷，朽骨徒惊月桂香。天爵竟为人爵误，谁能高叫问苍苍。”清瘦及瞻视疾速者诗云：“落花寂寂草绵绵，云影山光尽宛然。坏室基摧新石鼠，潜宫水引故

山泉。青云自致惭天爵，白首同归感昔贤。惆怅林间中夜月，孤光曾照读书筵。”长大少须髯者诗云：“新荆棘路旧衡门，又驻高车会一樽。寒骨未沾新雨露，春风不长败兰荪。丹诚岂分埋幽壤，白日终希照覆盆。珍重昔年金谷友，共来泉际话孤魂。”诗成，各自吟讽，长号数四，响动岩谷。逡巡，怪鸟鸱梟，相率啾唧；大狐老狸，次第鸣叫。顷之，骡脚自东而来，金铎之声，振于坐中。各命仆马，颇甚草草。惨无言，掩泣攀鞍，若烟雾状，自庭而散。生于是出丛棘。寻旧路，匹马齧草于涧侧，蹇童美寝于路隅。未明，达甘泉店。店媪诘昌夜，生具以对媪。媪曰：“昨夜三更，走马挈壶，就我买酒，得非此耶？”开柜视，皆纸钱也。（出《纂异录》）

### 颜浚

会昌中，进士颜浚，下第游广陵。遂之建业，赁小舟，抵白沙。同载有青衣，年二十许，服饰古朴，言词清丽。浚揖之，问其姓氏，对曰：“幼芳姓赵。”问其所适，曰：“亦之建业。”浚甚喜，每维舟，即买酒果，与之宴饮。多说陈隋间事，浚颇异之，即正色敛衽不对。抵白沙，各迁舟航，青衣乃谢浚曰：“数日承君深顾，某陋拙，不足奉欢笑。然亦有一事，可以奉酬。中元必游瓦官阁，此时当为君会一神仙中人。况君风仪才调，亦甚相称。望不逾此约。至时。某候于彼。”言讫，各登舟而去。浚志其言，中元日，来游瓦官阁。士女阗咽，及登阁，果有美人，从二女仆，皆双环而有媚态。美人依栏独语，悲叹久之。浚注视不易，美人亦讶之。又曰：“幼芳

之言不谬矣。”使双鬟传语曰：“西廊有惠鉴闍黎院，则某旧门徒。君可至是，幼芳亦在彼。”浚甚喜，蹑其踪而走，果见同舟青衣，出而微笑。浚遂于美人叙寒暄，言语毕日。僧进茶果。至暮，谓浚曰：“今日偶此登览，为惜高阁。病兹用功，不久毁除。故来一别，幸接欢笑。某家在清溪，颇多松月，室无他人，今夕必相过。某前往，可与幼芳后来。”浚然之，遂乘轩而去。及夜，幼芳引浚前行，可数里而至。有青衣数辈，秉烛迎之。遂延至内室，与幼芳环坐，曰：“孔家娘子相邻，使邀之曰：‘今夕偶有佳宾相访，愿同倾觞，以解烦愤。’”少顷而至，遂延入，亦多说陈朝故事。浚因起白曰：“不审夫人复何姓第，颇贮疑讶。”答曰：“某即陈朝张贵妃，彼即孔贵嫔。居世之时，谬当后主采顾，宠幸之礼，有过嫔媵。不幸国亡，为杨广所杀。然此赋不仁可甚，于刘禅、孔皓，岂无嫔御？独有斯人，行此冤暴。且一种亡国，我后主实即风流，诗酒追欢，琴樽取乐而已。不似杨广，西筑长城，东征辽海，使天下男冤女旷，父寡子孤。途穷广陵，死于匹夫之手，亦上天降鉴，为我报仇耳！”孔贵嫔曰：“莫出此言，在坐有人不欲。”美人大叫笑曰：“浑忘却。”浚曰：“何人不欲斯言耶？”幼芳曰：“某本江令公家嬖者，后为贵妃侍儿。国亡之后，为隋宫御女。炀帝江都，为侍汤膳者。及化及乱兵入，某以身蔽帝，遂为所害。萧后怜某尽忠于主，因使殉葬。后改葬于雷塘侧，不得从焉。时至此谒贵妃耳。”孔贵嫔曰：“前说尽是闲理，不如命酒，略延曩日之欢耳。”遂命双鬟持乐器，洽饮久

之。贵妃题诗一章曰：“秋草荒台响夜萤，白杨声尽减悲风。彩笺曾擘欺人总，绮阁尘清玉树空。”孔贵嫔曰：“宝阁排云称望仙，五云高艳拥朝天。清溪犹有当时月，夜照琼花绽绮筵。”幼芳曰：“皓魂初圆恨翠娥，繁华浓艳竟如何？两朝唯有长江水。依旧行人逝作波。”浚亦和曰：“萧管清吟怨丽华，秋江寒月倚窗斜。惭非后主题笺客，得见临春阁上花。”俄闻叩门曰：“江脩容、何婕妤、袁照仪来谒贵妃。”曰：“窃闻今夕佳宾幽会，不免辄窥盛筵。”俱艳其衣裾，明其瑯轳而入坐。及见四篇，捧而泣曰：“今夕不意再逢三阁之会，又与新狎客题诗也。”顷之，闻鸡鸣，孔贵嫔等俱起，各辞而去。浚与贵妃就寝，欲曙而起。贵妃赠辟尘犀簪一枚，曰：“异日睹物思人。昨宵值客多，未尽欢情。别日更当一小会，然须谕祈幽府。”呜咽而别。浚翌日懵然，若有所失。信宿，更寻曩日地，则近清溪，松桧丘墟。询之于人，乃陈朝宫人墓。浚惨恻而返，数月，阁因寺废而毁。后至广陵，访得吴公台炀帝旧陵，果有宫人赵幼芳墓，因以酒奠之。（出《传奇》）

## 郝惟谅

荆州之民郝惟谅，性粗率，勇于私斗。会昌二年寒食日，与其徒游于郊外，蹴鞠角力，醉卧冢间。宵分始寤，将归，道左见一人家，室绝卑陋，虽张灯而颇昏暗。遂诣乞浆，有一妇人，容色惨悴，服装雅

素，方向灯纫缝。延郝，良久谓郝曰：“知君有胆气，故敢情托。妾本秦人，姓张氏，嫁与府衙健儿李自欢。自欢太和中，戍边不返，妾遭疫而歿。别无亲戚，为邻里殡于此处，已逾一纪，迁葬无因。凡死者饥骨未复于土，魂神不为阴司所籍。虽散恍惚，如梦如醉。君能便妾遗骸得归泉壤，精爽有托，斯愿毕矣。”郝曰：“某生业素薄，力且不办，如何？”妇人云：“某虽为鬼，不废女工。自安此，常造雨衣，与胡氏佣作，凡数年矣。所聚十三万，葬备有余也。”郝许诺而归。迟明，访之胡氏，物色皆符，乃具以告。即与偕往殡所，毁瘞视之，散钱培榘，数如其言。胡氏与郝，哀而异之。复率钱于同辈，合二十万，盛其凶仪，瘞于鹿顶原。其夕，见梦于胡郝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## 浮梁张令

浮梁张令，家业蔓延江淮间，累金积粟，不可胜计。秩满，如京师，常先一程致顿，海陆珍美毕具。至华阴，仆夫施幄幙，陈樽垒。庖人炙羊方熟，有黄衫者，据盘而坐。仆夫连叱，神色不挠。店姬曰：“今五坊弋罗之辈，横行关内，此其流也，不可与竞。”仆夫方欲求其帅以责之，而张令至，具以黄衫者告，张令曰：“勿叱。”召黄衫者问曰：“来自何方？”黄衫但唯唯耳。促暖酒，酒至，令以大金钟饮之。虽不谢，似有愧色。饮讫，顾炙羊，著目不移，令自割以劝之。一足尽，未有饱色，令又以奩中餠十

四五啖之。凡饮二斗余，酒酣，谓令曰：“四十年前，曾于东店得一醉饱，以至今日。”令甚讶，乃勤恳问姓氏，对曰：“某非人也，盖直送关中死籍之吏耳。”令惊问其由，曰：“太山召人魂，将死之籍付诸岳，俾某部（明抄本“某部”作“其捕”）送耳，令曰：“可得一观呼？”曰：“更窥亦无患。”于是解革囊，出一轴，其首云：“太行主者牒金天府。”其第二行云：“贪财好杀，见利忘义人，前浮梁县令张某。”即张君也，令见名，乞告使者曰：“修短有限，谁敢惜死。但某方强仕，不为死备，家业浩大，未有所付。何术得延其期？某囊橐中，计所值不下数十万，尽可以献于执事。”使者曰：“一饭之恩，诚宜报答。百万之贖，某何用焉？今有仙官刘纲，谪在莲花峰。足下宜匍匐径往，哀诉奏章，舍此则无计矣。某昨闻金天王与南岳博戏不胜，输二十万，甚被逼逐。足下可诣岳庙，厚数以许之，必能施力于仙官。纵力不及，亦得路于莲花峰下。不尔，荆榛蒙密，川谷阻绝，无能往者。”令于是赍牲牢，驰诣岳庙，以千万许之。然后直诣莲花峰，得幽径。凡数十里，至峰下，转东南，有一茅堂。见道士隐几而坐，问令曰：“腐骨秽肉，魂亡神耗者，安得来此？”令曰：“钟鸣漏尽，露晞顷刻。窃闻仙官，能复精魂于朽骨，致肌肉于枯骸。既有好生之心，岂惜奏章之力？”道士曰：“吾（“吾”原作“君”，据明钞本改）顷为隋朝权臣一奏，道谪居此峰。尔何德于予，欲陷吾为寒山之叟乎？”令哀祈愈切，仙官神色甚怒。俄有使者，赍一函而至，则金天王之书扎也。仙官览书，



笑曰：“关节既到，难为不应。”召使者反报，曰：“莫又为上帝谴责否？”乃启玉函，书一通，焚香再拜以遣之。凡食顷，天符（“符”原作“府”，据明钞本改）乃降，其上署“彻”字，仙官复焚香再拜以启之，云：“张某弃背祖宗，窃假名位。不顾礼法，苟窃官荣。而又鄙僻多藏，诡诈无实。百里之任，已是叨居；千乘之富，今因苟得。令按罪已实，待戮余魂。何为奏章，求延厥命？但以扶危拯溺者，大道所尚；纾刑宥过者，玄门是宗。狗尔一眈，我（“我”原作“俄”，据明钞本改）全弘化，希其悛恶，庶乃自新。贪生者量延五年，奏章者不能无（“无”原作“书”，据明钞本改）罪。”仙官览毕，谓令曰：“大凡世人之寿，皆可至百岁。而以喜怒哀乐，汨没心源；爱恶嗜欲，伐生之根。而又扬己之能，掩彼之长，颠倒方寸，顷刻万变。神倦思怠，难全天和。如彼淡泉，汨于五味，欲致不坏，甚可得乎？勉导归途，无堕吾教。”令拜辞，举手已失所在。复寻旧路，稍觉平易，行十余里，黄衫吏迎前而贺。令曰：“将欲奉报，愿知姓字。”吏曰：“吾姓钟，生为宣城县脚力。亡于华阴，遂为幽冥所录。递符之役，劳苦如旧。”令曰：“何以免执事之困？”曰：“但酬金天王愿，曰请置子为阁人，则吾饱神盘子矣。天符已违半日，难更淹留。”便与执事别，入庙南柘林三五步而没。是夕，张令驻车华阴，决东归。计酬金天王愿，所费数逾二万，乃语其仆曰：“二万可以贍吾十舍之资粮矣，安可受祉于上帝，而私谒于土偶人乎？”明旦，遂东至偃师，止于县馆。见黄衫旧吏，

賚牒排闥而进，叱张令曰：“何虚妄之若是？今祸至矣。由尔偿三峰之愿不果，俾吾答一饭之恩无始终。悒悒之怀，如痛毒螫。”言讫，失所在。顷刻，张令有疾，留书遗妻子，未讫而终。（出《纂异记》）

## 欧阳敏

陕州东三十里，本无旅舍。行客或薄暮至此，即有人远迎安泊，及晓前进，往往有死者。扬州客欧阳敏，侵夜至，其鬼即为一老叟，迎归舍。夜半后，诣客问乡地，便以酒炙延待。客从容谈及阴鹭之事，叟甚有惊怍之色。客问怪之，乃问曰：“鬼神能侵害人乎？人能害鬼乎？”叟曰：“鬼神之事，人不知，何能害之？鬼神必不肯无故侵害人也。或侵害人者，恐是妖鬼也，犹人间之贼盗耳。若妖鬼之害人，偶闻于明神，必不容。亦不异贼盗之抵宪法也。”叟复深有忧色，客怪之甚，遂谓叟曰：“我若知妖鬼之所处，必诉于尊神，令尽剪除。”叟不觉起拜，叩头而言曰：“我强鬼也，虑至晓，君子不容，今幸望哀恕。”仍献一卷书与客曰：“此书预知帝王历数，保惜保惜。”客受之，至曙，不辞而去，回顾乃一坏坟耳。其书是篆字，后客托人译之，传于世。（出《湘潇录》）

## 奉天县民

会昌五年，奉天县国盛村民姓刘者，病狂，发时乱走，不避井堑。其家为迎禁咒人侯公敏治之。公敏才至，刘忽起曰：“我暂出，不假尔治。”因杖薪担至田中，袒而运担，状若击物，良久而返。笑曰：“我病已矣，适打一鬼头落，埋于田中。”兄弟及咒者，犹以为狂，遂同往验焉。刘掘出一骷髅，戴赤发十余茎，其病竟愈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